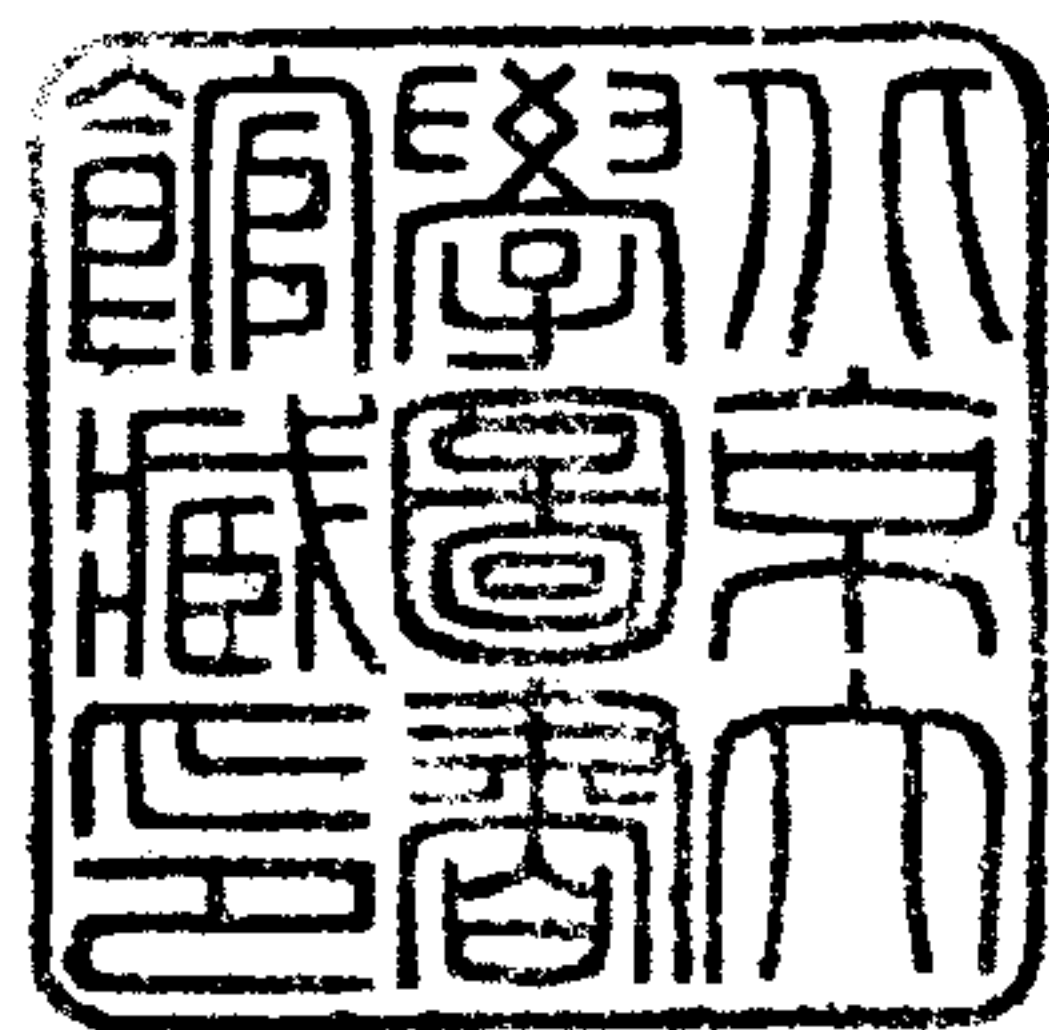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二・子部・宗教類

續高僧傳三十一卷（卷十四至卷三十一）〔唐〕釋道宣撰……………一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西來年表一卷〔宋〕釋道原撰……………三八三

2148/02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左七

表解篇十

本傳十四

附見四

唐釋 道宣撰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實通

唐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遜傳三

乙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頽傳四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唐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頽傳七

唐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一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唐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唐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唐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唐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
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
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

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
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書
令楊素負材經國任摠權衡嘗奉清猷躬申
禮敬叙言命理噎歎而旋頽諸宰伯曰基法
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
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
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
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指
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
趨遐迹麟萃乃續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
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剖裂詞飛戾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自余四
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
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寮中大業五年勅召
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
儒將觀釋府摠集義學躬臨論場鑿駕徐移
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于教門自
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
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
揖基而為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

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響而共嗟焉
有隋墜曆冠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

左七 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

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
攝論釐改先微緝績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

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
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執者

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
寓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

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盡介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

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賢暹者並明
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

拍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摠高岸倫儔談論
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目預比

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駭遂掩徽猷故不
為時匠之所班列

釋智琰字明琛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
貞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

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

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
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

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
儕童秀氣貞心早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

璩法師為弟子提屣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
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

左七 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

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
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

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
筵用輟因還故里親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

經法峯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
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

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
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

效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
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

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

少之質參請耆德通情則高銜折機縱難亦

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

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聊雜幽栖清曠屬陳
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
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
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
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
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
聞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
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
仁弥賞開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親覓食音
虔拜欣躍煬帝居蕃惟揚作鎮大招英彥遠
集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
負罪嗟以己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
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
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
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撫管武陽公
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
是禪窟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
花金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

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焚自起烟芬夕
鐘繞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弥陀像行
三種淨業五七修十六妙觀與州内檀越五百餘
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
與夫般若臺内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
也後見疾決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
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
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寤于寺之

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
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
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弥勤口辭雜味日
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
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
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家内外通博沙門遍
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号三英及屏志林
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旌
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
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
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
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

攀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然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千寺字

釋道孫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逸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

五七

五

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攝論為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為法嗣乃度為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叙玄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貧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情愛由生孫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為無不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番王府宰臺省群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

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為若此也孫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參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詭賦詩接晤綠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孫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形狀雄怒擐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趨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孫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誇乃形言色孫雖聞此曾不縱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孫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為過事屬孫身教導未通故為罪疊此則過由孫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孫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

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
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

左七

六

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旦復相
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憑登座正題已
告四眾曰世界法亦不久當終敢辭大眾云
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
覺失念經纔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
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

考此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
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匝披地涌出莖
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欸冬色而形相全
異七眾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
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
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
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慈之祥兆
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觀空處
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
感必神道有微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
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
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矣傳乎

慈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
有聞開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嚙
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願言幽遁曆觀山
水谷号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搗體
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
門談詭引心未曾虛左以貞觀元年卒于山

左七

七

舍春秋六十七慈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
闍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思悌為
造釋迦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為文
和尚諱慧額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末嘉
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
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
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
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
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真日積
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
且隸李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秘
要符籙真文并竿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
明指掌通曉又旁詒莊老三洞三清揚子太
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

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
尋至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
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
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剝落之後親親
乃知既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縉侶稟聽衆
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
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
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
行成著縉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
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
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
部遍覽衆傳難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
慧悟彌新深鑿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
弘揚大乘故得中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
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已任時閑屏
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
以爲來習貞慈守正不妄忝迎沙門智首道
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宵飲德欽風留連
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
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

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
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
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
焉琬深戢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
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
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辯宜各教自愛不宜
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
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
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
荅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
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任春
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
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
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
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
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
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
聽律進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
初年拔思關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
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

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
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
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
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
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剃落住同

左七

九

州大興國寺寺即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
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時
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
塵心而形解雄遠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
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綏相
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
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
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
焉衆以德望收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
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尋倫
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
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
寺極又淨地全無雖未執觚終染宿黃釋文
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

翻穢方進後文又常徒布產物貴新聞衆多
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
是厭怠不成聖法自介盡報躬臨說戒諸有
不來量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

之流淚沾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
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
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
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
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

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勅徵
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
而神氣清嚴願眄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
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
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焚流離從物因事
引生而性絕煩囑屏居弘業鄴國公竇軌作
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
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
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
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

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

左七

十

序控清置列瞻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勗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為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為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為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

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顓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

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

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建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

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

左七

十一

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

輕與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悅于躬顓為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淠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既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費於遠

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各一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曜滄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軍織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殺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纒竟疲役增勞即以塵尾付囑學士智裝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塔五層禪師

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使暇迫憑高當衢向衍生乎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左七宿昔得朋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十二余與上人情均道協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佇化利物收往衢鑄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迭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賁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巍巍長竦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杭寵公成實此公毗曇逮寵將亡乃

以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

左

十三

之情頓遣檐禽庭獸長往之志弥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既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弥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來儀深降恩禮對揚惟宸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謙延既摘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緣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爲戒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

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墜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遺諮祈佇承惠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介朝野明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輿悼有識含悲降勅加以賻贈并造靈輿送給傳乘付弟子慧鷲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夙

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群
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

左七

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

十四

緣記錄為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
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同師
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
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遠遠開皇十年文皇
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
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
高行為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
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拍此務歸靜幽林承終
尚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
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
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口
貞梗自課六時無憩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
等追惟求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
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諮承法教
正之箴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

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
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
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訶責曰昔人翹
足七日尚有傳揚尔今纔立顛墜心輕致也
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
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
卷餘並為抄記具行於世

左七

十五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
育三歲懷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
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
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
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
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
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
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高師入蜀凡
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
同号得意稜也及高下獄楞亦同繩身被桎
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
勅還釋放便逐高還既達安州糧粒勇貴旦
往隨州巡里告索暮達高所如常採聽往還

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推及曷力微四大退貶今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曷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曷患愈還

返安州常於曷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漫語白曷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曷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

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楞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執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

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彌須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

群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

李

六

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昶公講法花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

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荅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

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

設齋終日方退云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為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携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日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畢

左七

十七

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為實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兩分為三不衆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

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悟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清平住者閣寺恒在常濟講法華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堅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荅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荅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

遂即泯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嗟惋驚異顏狀如生加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為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傳執持威容不妄迴盼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卧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且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牀斂容而逝弟

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參拜間有異香方知久化加結

左七

十八

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于殮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為寺救苦法師弟子

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宴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觀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携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為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自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

十九

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号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刻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仁言極憤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甕被卧寢不辭汗浹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荅對冷然消散無帶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數曰他竭食亡吾無返

續高僧傳第十五

左八

唐釋 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瑤傳二

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唐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微傳七

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唐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唐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與皇

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
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
言今目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平徒侶將
千召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

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
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眾目疑明既有此告
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
公必駭眾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
對眾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
吾意決矣為靜眾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

傳坐告曰大眾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
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眾
恆伏皆慙謝於輕懷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
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與皇之宗或舉
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
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寶公

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座結軀三周及寶亡後
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
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
姚梁安寺領十沙弥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

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
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眾集義

左八

二

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
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為法慶
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
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于殿頂
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
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

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
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
八月十七日余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
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余遷
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
塔表放光地為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恠歎道

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襄川周滅法後南
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
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
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盧摠管等請在官倉

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賊圍各
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
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弘闡兼達莊老子史談
笑動人公私榮達眾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
裏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
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

左八

三

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
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
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
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并
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
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
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彩
襄荆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
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
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
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
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
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
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

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
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
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
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兩注
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
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
止龍泉漸便乾竭據斯以言亦通感之奇致
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
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

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
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
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
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撻略大乘舌即挺出
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
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
收入便舉往哲所誓心敘述惟聽大乘哲之
云云爲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
俗百日既滿即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
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

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
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

左八

四

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
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
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
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
水洒醒乃更大哭連佛懺悔用此爲常又勸
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
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
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
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
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
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填赴山阿爲建大齋
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
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
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
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
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
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調

便面孔血出迷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爲沙弥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高

左八

五

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床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筍槩長二

丈許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鍔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有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

十日寺鍾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二時皆鳴至三更據繩末加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

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懺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堅住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加坐如生刺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復具盡報云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没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剝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

言詞清轉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

左八

六

專尋經論時有智疑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益同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號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玄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抑身首煩擾冠憤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赦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伏其异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温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大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

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住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

左八

七

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時亢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為龕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為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槩而厭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群非類霜

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
剃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
道俗聽者咸竒理趣自介專親侍奉曉夕
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
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
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
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
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拔其銛銳奉齊趙
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
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末旋踵

上京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王
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
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
有胥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恒任
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
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迩清晏四遠
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
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
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
下勅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

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爲皇后戒師因
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
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
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
通正教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
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覩言令遂架山航
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覩形狀
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
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
寺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
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
奉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
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
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
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既
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
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
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
炎旱旣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
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飛

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万卿相價從僉以榮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差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

五六

九

貫習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舞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但務竒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敬兩田無遮供養自所服用麁弊而已講揚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于普

光之門宗正卿李伯藥爲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弥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被遠近追風提襍裹糧尋造非一隋煬御曆珍敬弥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微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辭性超然不妄領涅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恒閉徽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澁難通而徽安行限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此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糗粒拯濟寔多皂素賴之皆食法味便即四時長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頗值儉歲

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微以聽侶不安為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

左八

十

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鄧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近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為菩薩戒師珍敬道風誓為善友夏講涅槃解恣便訖覺少不念眾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微之

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唯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爐約數承禮夜不解衣一生恒介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誦仰于今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志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

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燼眾侶分散顛仆滿室鑒守心戒禁曾無愆犯食唯蔬菜衣則緇麻屢經歲序情無輟覺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耀奉信歸

左八

十一

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值飲敬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七眾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真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不可不造無容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眾乃送酒兩甕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警寤即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懺悔令

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俄尔鑿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尔馱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

其友曰自見鑿師已來尚不喜聞況當見也故戒節其感皆此之類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鑿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眾侶乖儀則糾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漢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為司命枉來取我生理塚中已訖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為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大大便尔賣卜鬼為通疑方遠皆詣謂為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鑿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荅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

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荅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

左八

十二

唱文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鑿聞

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為摠法師弟子自落髮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摠深會之解也舉為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冷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尔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讎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

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有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

左八

十三

之極末像罕遇也故摠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取下

問乃迴龍象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号無量壽遂造弥陀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任請講涅槃至藤地喻忽有異虵從椽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

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瞻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唯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也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摠師爲弟子服章麗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憧折蓋翹以爲標據即令大眾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爲銷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咸籬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求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與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

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與至山雨即通齊收葬于京南神和

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左八 古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為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綃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綃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昨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寶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拄之得免其命其為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

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噉之遂至於瘥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惟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為業道俗皆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

左八

古

解同推應斯榮命既歿慧日講悟相似會曷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葦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盛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干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羣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

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
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
為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
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觀相仍或至十萬二
十萬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
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今從用有在耳
其虛懷應物為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
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
身肉時逢儉歲躬糞糜粥親惠飢餒銜泣說
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
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替觀諸沙
門少者便給以此為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
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
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
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
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
氏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
故使徧洽時諺号為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
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任

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
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
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
道器冲深包摠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
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
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
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牀通夕
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
誠未可陳述素見別傳以貞觀十七年春二
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
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
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
皆尔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
命亦斷當取椽两根篋條一領裹縛與送無
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虞
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
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卧全氈不畜疋
絹篋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
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
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

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頭數至万者同侶欲為賣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蠶漁為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

左八

十七

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近逾信宿雖憤氣填膺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循擾述入苦之交侵雅會風懷背世情訣乃違親背俗投勗律師而出家焉勗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

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間裕講瑩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詞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開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

深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迦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寔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即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頓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帙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籤踵接登堂皆摠為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停輪辭吐既新領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詣藏並統關鍵唯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資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願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慄

課六時織塵或阻即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

左八

十八

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即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寺衆僧厨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

暨武德年內劉闔賊與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驚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世勳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住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

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持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往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

左八

十九

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頓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任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襍懸壁

上尺縮不居所得外利即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荅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他洗入夏已去不敢菜蔬於道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微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略文繁以為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寶山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勅召弘福時揚搆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叙故陳道弥會帝心故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

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

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絜法師任興善寺絜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弥發蹤能尔堪任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瞻群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伏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厲河北譽滿京師聞秦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互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敬稱微績時父住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堂祖吳

同任齊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
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遊其所
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
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
道皆此類也有道焚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
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飛聲彩周流法席

左八

廿一

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
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即奉焚以爲和上大戒
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
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
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
聞于天攝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

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
僧堅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開表創預講
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
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
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
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攸
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
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

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
山之北西極灑鄆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
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
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

盪偃仆或揚聲震叫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
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
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行盡報
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
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
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
不出院宇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
僧祭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
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
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宗嗣荅剖判泠然咸
共欣賞妙符經旨介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
既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
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緝乃隱潛
于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
離經享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

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飢餒道俗

左八

廿二

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為飯菽麥等均晝夜策勤弘道為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瞻精麗無乖僧法共餐業果遂達有年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敬奉芳塵上陳勅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勅

造弘福復被徵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倫亂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燒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十

年時任化感寺主智信為人所告勅使闡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梅過潤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中與

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燬餘白效據事以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投諸南裔驩州行

左八

廿三

道于時諸僧劓別帝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恒理勅令修道何有悲涼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莫不歎伏尋介勅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貞帙排筵弘闡涅槃十有餘徧與義泉飛慧流何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加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與著正智不介厭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号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淨根業興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房玄齡遇之稱

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
所望也不久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
正義唯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
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
超聰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
哀許情守自若曾無動容但為修冥福設會
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
喪浮艷彫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
直知叙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
七十七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
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
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通顯異
恒執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即無念性
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
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
體如來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
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深分義滅分
能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謂有
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
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唯有兩重捨得如

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
八處內捨惟識去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
塵想後觀無生捨惟識想第二刹那即入初
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
唯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
中說有摠別三滅又四涅槃維合義異兩處
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
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
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
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
糲食談玄為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
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
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
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
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嚮入道勗以教宗承
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
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
資傳道其宗罕接唯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
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

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厭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

左八

九五

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尙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網維無非令達乃勅爲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情清怒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摠持本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尋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勅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及一旬奄尙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

其故荅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綠池鮮榮可翫尋尙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睺羅來辭去也因尙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未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責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與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旣崩遍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露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

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會
慈恩申請搜揚髮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

左八

共

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
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
繫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
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柱
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
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

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亂
舉褒為提細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微研
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
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
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
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
鈿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
絕顯慶三年冬雲祈雪候內設福場勅召入
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
際義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
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為道
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曰

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
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
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
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
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嘲謔塵蹟天聽雖然

左八

共

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
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
斯為道祖于時忸怩無對便下座

又令褒堅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
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
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
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尔後諸
寺連請多以法花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
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
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眾載驅羣
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
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
傷久之遂勅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聘贈之
榮光聞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雖遠條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

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沉淪典詰以解齊綠藥病相翻斯迷斯覺况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與論旨准的前聖商權義方廣疏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觀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那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都邑名寺

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當塗復稱僧傑挹酌成論

三八

九八

齊鷲先驅者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摛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豎玄章不覩論文終于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為理依理隨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長儀範多雜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

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繫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侃德隆時彥業冠通賢綴述新

奇帝偏猷重奉為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
還道舊轍戶牖為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
於教理頗警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
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
甍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
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

左八

七九

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皎燭騰光於五湖螢
朗飛蓋於三楚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
護法而相嗣盛德弘矣逮于北鄴最稱光大
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
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
千餘慧光道馮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
衡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
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之領
袖乃万葉之師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
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
目意存行猷護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
網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
教東傳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
帝撫期師承護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

十善無缺六時永絕辛羶長齋卒歲言行相
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釋侶
顧視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
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

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敬佛理師承戒護每
布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
酒肉放捨鷹犬畋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
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
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万眾綏緝無塵法
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
沙門道安復補弘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遵
龍樹之江河響弥天之興蓋地惟武服道寄
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
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深衷瘁病成珠
竟于身世未有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
遭戎俗孝宣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
稍起而厭化草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
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
為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為
等級故二十五泉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

披化每日登殿座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日覽万機而耳餐正法于時釋門重稱

生

卅

高敞雖減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隨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聰鑣等驅僧聚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号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珎瑣群英詆訶龍象者復叵知矣其中尤最沙

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万乘頂足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寶道莊顏言於內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矣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

別館法輪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覃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為繁富世近易昭無勞顯述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為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致然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疊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

於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潤會剖符日下敬其名教微空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無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無弘誘或按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曾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

左八

卅一

義蹇塞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求妄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誥所被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未為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邪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迭文義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離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噉者用為通極誇罩蒙俗陵轆往賢眇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為真解以亂識為圓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愚辨俊異之前生顯頑囂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誠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

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
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
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
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獸

故世中論士妙會清柔初事含容終成陷黷
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盛拒輪必歸磨臆故
有王斌論並明琛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
聽其論道唯聞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
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
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各彥
琮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
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
慧光後嗣宗仰微列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
解相高內外通瞻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
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可師範世或譏
論以此為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
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覩其短多容瑕累見
心機動禍福相隣若不先知何成懲艾致使
裕公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
宣尼流無備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

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
受師禮而親執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
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
誦為珠璧猶恨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義解篇終
左八

璿反似宜眺他他了反又褒反補毛衷意中反知駭胡
反恆伏心伏也劫反鄉梓下音窅經字上盆有伏

下本太踰閫越過門反一有娠下音申撞
度二上直江直降也筈槩上音古罕反捨也窳去
反葦辛上音曷也矚目視也音獨朔捨之類也窳去

名芮城上而歲反縵莫半冠噴音素亂上音州
曠然反于廉反也曠日也梗槩反一加猛反也略也愛

覃思上徒南反延銛銳上息廉反下羊鑽覈
上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下胡官反去聲反旋踵上似宜反歲反利也鑽覈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此卷 達一

唐釋 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歸 慧系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鄒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 道育

齊鄒中釋僧可傳六 向居士 化公 東公 和公 去林 僧那 慧滿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鄆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荆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荆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懷傳十三

後梁荆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四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集玄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承 本關 梨智 耽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鑿

澈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

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

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撥巖穴言

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

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

論並知學唯為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

揚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

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

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

道頽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觀既行為物

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為嗟賞乃命

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

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蓬牖匡坐其間尚足為樂寧貴廣
夏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

連一

二

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
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
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
好經籍執卷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
自此大行父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
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

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
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
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
內因外搆更相起予不父卒於開善寺春秋
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
門外天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
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
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槨以乖我
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
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
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放
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
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
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續出守南海間
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韶明秘彩常
示如愚父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

連一

三

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
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真正焉以天
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
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
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因住心
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楚淡然人外晚遊
梁國住興皇寺閑房攝靜法瑋外映白黑諮
訪有聲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
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
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顛樹碑墓
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弥陀
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弥陀國

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覲禮旦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任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兩指人有捋者雖申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兩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肩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

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可斯須徒為虛死卿於振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陁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導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摠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眾也識者驗以為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勅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眾恒數百篇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廩豐溢必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頽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

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踈筍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恠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

連一

五

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尚存

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疑任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秦歸悟錄其言誥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

素內通藏典未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
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
時今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
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
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
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
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
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
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漢而昔懷語
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
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
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劫比就
觀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
恒禪師先有定學王宗勣下徒侶千計承可
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
來珍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
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
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
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俗府非理屠害

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
絕學浮華謗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
欣怖交懷海迹蹄澹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
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恒抱
罵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
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
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
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
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
槃者俞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
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
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
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
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
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
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
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
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

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

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

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

一衣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叅邑落有慧滿者榮陽人姓張舊

進一

入

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亦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亦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賣四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叙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

寺闢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

達一

九

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為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芩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為魏廢帝中山王勅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為達於林慮山黃華嶺卜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

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

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來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為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饌可將還後當為禮因令通為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

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

達一

十

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弥所謙

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妻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性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歎賦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尔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

北遊定州嘉魚山欽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秦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舍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

達一

十一

趙州漳洪山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艱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敗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署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躡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

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戚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既召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叔彭城王高攸等請至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

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日暮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捐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亦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介後弥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齊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

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任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齋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

達一

十三

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囑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余微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介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

十尺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據以齊軋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一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還寔深嗟悵資崇有嘉用申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

類也既而剋日唯勅四部弥山人兼數万香
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

達一

十

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
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塔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稱奉信出家知奇齊
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履履太行往還朝
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懼
山螭解虺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
氏躬為負粮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
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
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悞
而遁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垂衣頽山將移召
出在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
所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
道經行稠日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
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里為定使將作大匠
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
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
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

至將欲安處間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為
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鷓吻二

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

胡兒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

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

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稱云弟子有兒

歲歲為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

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

索水澗之奄成雲霧時或譏調於宣帝以倨

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

不至僧廚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

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

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

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

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

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齋折不受

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憊云因謂曰

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

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

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

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
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
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
之靈異頗得觀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

之乃投袂裝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
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因尔篤信兼常寺
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
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
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
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宇大業

之末賊所停營房宇子遺餘皆焚蕩余以貞
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
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眺焚燼頓噎黍離之
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
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菴是甘無求滋饌
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
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
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
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金蓋山白馬泉

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
舍今廵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

建一

十六

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
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
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屹望忽變為水經停
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尔時入水火
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
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求救援聰
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
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
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
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尔無害其日將
主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
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
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
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
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遶日

千方返王恠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任度人安之又勅徐搗就所任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聰任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暑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位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兩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夫官寺邀延永任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禪衆有肅清規禪講相參無虧曷漏所獲檀

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柏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未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即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坊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轡遂負裘公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

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

達一

十八

晚學宗領遂具受秘法詔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敬及研習大乘洞其根業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任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

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且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

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空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嵩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為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遼東後講

涅槃并授禪數齊王崇為國師以處眾踴雜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

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以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剋某月日當速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卧明日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達一

十九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為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

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眾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為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大殿尔日即愈是知育玉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懍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
侶清淨懍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
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味不著繒
纊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
勤勵莫倚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
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遊故山僧見者莫
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
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
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懍常賣法華
一函乃荅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
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荅曰此經是諸佛所
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
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
令威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棲默山以禪靜爲
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
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
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
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
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
步無他曾有人來欬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

而出將欲吐毒懍謝得免時枝江慧確禪師
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荅確
便兩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
方爲披說確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
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猶
仍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
所不測確云曾問荅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
所終

釋慧成姓段灋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
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
荆南佛法希妙承都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
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靈講學者肩聯
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顛
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
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
學問與吾彘干猶不得煖虛喪功夫惜哉成
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今自檢浩若霧遊慨
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
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中綫履欲得之思
命令送與成遂摠燒却章抄捐擲筆硯專志

正繫以必遠為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靡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

建

十一

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較天地懸殊思云智顛先發三昧後證摠持慧成及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弥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為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弘者為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掬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兩淚強引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

下掬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臥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别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嘗講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冥相符合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堂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纒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為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

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稚亮

達一

九二

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

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

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

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

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

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訪問

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

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備以

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

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

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繞黑子款若斗形目

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

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

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

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

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

舜皆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

可昭玄三藏言為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

之宜與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

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

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為國三藏實當仁不讓

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

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

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

達一

六三

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

南北踈通即為披浹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

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

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

堂崩厄也當尔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

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伎樂

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欬摧壞大衆無損奏

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枯大送珠寶錫

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

由尔名振二國事叅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

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

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

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寔於東郊門外滕

公鄴食其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

不窮弥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舉人也器量沉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楊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秉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楫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披于周環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如右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勅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

寶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壤味任報資給靜綠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連一}遘疾少時終於所任春秋六十^{廿四}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考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生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執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

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同季末曆正法頽毀
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
日卒於涇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
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
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

道一 圭

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間
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
林下帳獨靜道俗參訊略示綱畎令其任心
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
多而外無躡撓正住性行裁都無名貴經論
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

兩河言議超越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
公貴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
無顧盼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
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
萬術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
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
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齊來

湯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
滯志返昔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
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頴素承道訓
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
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
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
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
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華方禪師處即
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

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
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
遠訪嚴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
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
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法烈同侶先之圓備戒
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
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叙
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
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鏡

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
逕直望蒼谷以為行表荆棘砂磔披跨不難

達一

九六

岩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
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

標指雖艱必直達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

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
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

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
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徑陰霧昏便成失

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
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

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
有趙人遠至毅勤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

恩澤往見闍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墨詢禪
師來為請命王因赦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

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
之以身為鬚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

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誚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

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成物顯用成仁何
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

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
擬自介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

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
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

達一

廿七

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夏
矣初邁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

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戾哀切氣至
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

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介往化
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

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
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

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
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闍毗餘質建塔立碑沙

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

其過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末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

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
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
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士不
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
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
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
僧感其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
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
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
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
異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唯至
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
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
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既臨標據清敏傑慧奇
拔嘗有書生問曰尔今何姓外家何姓荅曰
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
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

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論對皆此之類及
履道弘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
時勸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
光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
履涉言教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
習由見起慢息即懷厭離便為邊地下賤之
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
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
皆周行禮拜遠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
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
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
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
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
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
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禮
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
高顯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
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
餘卷援引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
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門慧

日弘善寺是也自亦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
六時禮旋乞食爲業度慕潔誠如不及也末
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
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
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
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

連一

二十九

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
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
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
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網返道之賓同所
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
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
行教與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
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
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
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
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
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

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

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山城山慧命同師尋
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
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珠
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
息抑寡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
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
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
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
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
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

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
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
至期全云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
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
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
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
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
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坩酒食或
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述述來
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

音嫌隙反下丘逆私憾反下胡悖倭倖反上音幸反
志非得也鉅鹿上音巨下音一也
名而得也昨生反音伏也下音苦許起勿反渙然
潛扣候上反音一官反音口擊也下音道之鞭心更反吾
上音鑽仰深遠一官反音一不可及也道之鞭心更反吾

堅挽音曉一乃鳥反氣噓吹下音虛挾箒上音胡
九反也下音齊一也下音響散反羊歲也反憚畏也旦反臭潰
反也下音齊一也下音響散反羊歲也反憚畏也旦反臭潰
下音齊一也下音響散反羊歲也反憚畏也旦反臭潰

魚獸名下也沉反下九持一堅
取在音父留紫反下紫也立稔年於陵反反敗漁上音田
也取在音父留紫反下紫也立稔年於陵反反敗漁上音田

煩反上許也嬌國儲也下音除備也一縑一縑素反上側思
黑曰也此謂借嗟惘失志克威稜反上勢憎
俗之葉反也山螭反下知虓虎反上虎聲馴狎音上
旬善也順也下胡頹徒回反降直也豈恭
甲反近也音第也胡頹徒回反降直也豈恭
反締構結上音第也胡頹徒回反降直也豈恭

賜上音優渥反下厚也
賜上音優渥反下厚也
賜上音優渥反下厚也

也音善侂然上音魚乞反陂池碑上音確乎反堅口用
院下音率吼交上音呼反遮遏反下止也葛摘反丑知馴伏音上
也音善侂然上音魚乞反陂池碑上音確乎反堅口用

廬阜山音峽夾上必驃騎反上職名召潛汧下音確乎反堅口用
廬阜山音峽夾上必驃騎反上職名召潛汧下音確乎反堅口用

到反也志滂洩視也上音忙水澆兒音一覺下反古有
到反也志滂洩視也上音忙水澆兒音一覺下反古有

娘下音申誕音但湊集反上七奏鈔疏義也反繒
娘下音申誕音但湊集反上七奏鈔疏義也反繒

懣懣反也反綫履字上同綫眺望也反龕室舍反苦絮
懣懣反也反綫履字上同綫眺望也反龕室舍反苦絮

留反也也檝舟音接也林藪枯下音也綏理安也音輪
留反也也檝舟音接也林藪枯下音也綏理安也音輪

免下音味遶古漢反
早瀆旱下水到也反
上瀆登踐履下音踐
沒反瀆也驪山音驪
季末也驪山音驪
反樵徑也驪山音驪
反跨傾也驪山音驪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也翊衛輔上音翼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兼述慧暉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顛傳三

隋南岳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十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 僧錄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 女覺

隋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 僧錄

隋南岳衡州衡岳寺釋慧照傳十一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傳十二

隋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 法考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

也以梁大通三年辛亥歲生于湘州長沙郡

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

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
部名僧相謂曰瓊閣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
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
詩書體自疑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
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幾前智不驚
愚貞無絕俗道親物疎州間讚重年十五誦
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剝落學無
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謝據華嚴以致明
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
儀投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僊城山即古松
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
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
未至山夕壽忽恍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
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覩梵侶盈林乃命
至也超而禮謁即捨所住爲善光寺焉供事
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
御之津入道秉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戈
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
法音禪師者同郡邠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己
兩遂德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

定未經數旬法門開發詰質遲疑乃惟反啓
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
遇思邈兩師方杜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
稔預知亡日乃攜音手於松林相頤笑曰即
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
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
日精爽不謬正坐加趺面西念佛成觀佛來
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日又
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以
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倫
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構
甃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門
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沔道明
隋世初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采
高拔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
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
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
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
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遠學聲早被名高諸國
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經濁共混朝宗之

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舍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
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
限茲一卅豈如輿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
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
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
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
貫九部摠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
嶺法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表集
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
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種實
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
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
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巖嶺安龕詎
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
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覆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文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
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
蓋負松仍攜二辨洪崖神井卽登高心故以

才堪買山德邁同華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
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軒
一乘遺蕩曾襟胡開三達旣念鼠藤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
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招撫百家及
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
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騁歸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
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出膝情欣係獲遇
同進履未盡開襟遠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
脫屣幸然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浴九轉用
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告忍仙梁觀玉不廢
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
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
清軌室迺人遐弥軒襟帶餘詞殘簡望回金玉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
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乘機違順以
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
有無異軀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

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
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
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粹卓世雅致參玄
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
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
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惡
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
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加
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
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詳同應陸調合張
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
從道洗耳辟荼九轉充虛四肩排疾然後尋
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遺三患斯之德也
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
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
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削四序於風霜傑三
旬於朏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

魚聊追二子葦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
綈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獲難靜勞
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
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
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
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
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
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今朝
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遠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
晉書古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
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
計不相見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
厥姓傅氏所以禪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北
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積業衆勿
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荏令者曉去鄉歲
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客未
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
更延曉悟曰非今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憎耳
豈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裁釋

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念歎尔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鄙去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慈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

稟具足道志弥隆迥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瓊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眾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剋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

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勒弥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尔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眾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尔開悟法花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

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
述己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
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
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
雜精麁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
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
誅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
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
以避此難時真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
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
陽領徒南逝高鶩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
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
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
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
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
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
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
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
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學
士江陵智顛代講金經至一心具万行處顛

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
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
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
顛即諮受法花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
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
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
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
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
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
僧徑趣南岳即陳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即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
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
值一佳所林泉疎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
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墟僧用
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
終有今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
細尋便獲髻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
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
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
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

陳主誣思比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螫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為狗狗噉死蜂相所做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汗僧正慧高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矚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威往寺禮觀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政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去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介歲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

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花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緘念泯然命盡小僧靈祥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戛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目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茂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言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真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續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

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鷲服縱加受法不
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
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
道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
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
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
卷並行於世

釋智顓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
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孟陽公起祖
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

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
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
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
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
相慶火滅湯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
善哉見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
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
光道故小立二字參乎稱之眼有重瞳二親
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
大已來口不妄啟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

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
一遍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
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
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蜀元帝淪沒北度硤
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各
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
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
以北渡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
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
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
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
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昔
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
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顓乃於此山行法
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
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
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去非余弗感非我
其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
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真為披釋
亦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

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岳顛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熙天宮寺僧是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為時彥齊迎顛任機便動即而開悟白馬警部奉誠智文禪眾慧今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注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任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号懸流聞顛講法故來設問數開微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顛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譚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著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

每思林澤乃夢巖崖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握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顛上山顛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誓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曇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父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齋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顛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敬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閣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暗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介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

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握手相喚不平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人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人得住也顛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地佛龕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開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禪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搃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顛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陔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竭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

安今陳郡表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顛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百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顛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顛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悉凡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匝翕然痛止乃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伴安遠道邁光猷遐迩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勝法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鷲義和之戀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難駐有雖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

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
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
蕩一乘云其為天王信敬為此類也於即化
移海岸法政既闍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
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群臣釋門誰為名
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
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
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聖書重
沓徵入顛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
為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
顛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遂出都馬迎入太
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
於前主書舍人胡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瑾
闍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
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
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於太極殿講仁王
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
皆設巨難顛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暄執爐賀
曰國十餘齊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
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為榮望未可加

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覓不足及顛之御
法即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
舉事驗心顛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
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
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
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
休道顛表諫曰調達誦六万象經不免地獄
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
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出家由顛
一諫矣未為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
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顛
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先宅耶乃移居
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
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
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
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
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
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
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
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

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刻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摠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顛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閭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諂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豁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

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願唯諮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取峙峴於小運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方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為宮室必先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闡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輪罄隨於無竭善才云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學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摠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

大士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
可法名爲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
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輒奉名
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
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
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顓曰先
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
合掌尋送至干城門顓曰國鎮不輕道務致
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
返便所沫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
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官
鄉壤以蒼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
場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五泉山立精
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
地暴創寺之後使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
謂神怒顓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
虛誑自滅惣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感汗
不安出口精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跡請還詞云弟
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

無作昔年度奉身雖疎漏心護明珠定水禪
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爲臣爲子豈寂四緣
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厭
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類率先名教永夙法
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
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
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沉羣釋典
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欵成就事重請
棄飾詞顓答書云謬承人主擬迹師資願此
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今命弥匪克當徒欲沉
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
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非一生
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別說法第一
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以
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互官大集
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
獲交彩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
屈登無畏釋難如依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
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釋
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群流歸乎

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今得未
度今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
著淨名疏河東柳願言東海徐儀並才華
績應奉文義絨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
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
願救所疾願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
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
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願曰此相
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皆還起豕幽
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
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
懺乃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
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父告衆曰吾當卒此
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
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
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
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
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
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
陀佛波若觀音又遺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

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
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
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
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
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
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而其齋矣吾生勞
毒器死忧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
製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
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末
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選用仰別
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
願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
妙難測報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
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他寶樹易往
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
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
曰汝等願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孔躡者
訪路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只是
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
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

道支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
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
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
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
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
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
寺一還佛壘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
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顛降靈龍
像青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
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
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
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
殿堂廚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
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
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
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
十餘所顛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
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以買斯海曲
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上陳宣

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
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墮淚時還佛壘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
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
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
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
有蘆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顛若他
涉葦即不生因斯以談談道感矣所著法華
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抄
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
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
皆幽指爽徹摘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
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于
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
生塵以石門開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
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
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
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投以戶簾令自尋視旣
如前告得信而歸顛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
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

切經一十五歲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遠遠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遣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剋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追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眾稱為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号為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眾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

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眾絕形清可為周國三歲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為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末遺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概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炤即預百二十僧勅任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群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頹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眾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定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

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
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
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
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淨智一區用酬國俸帝
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于時釋教
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爲追
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埽八十
万口帝以功業別賞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
衣及皇后所服者摠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
開皇十一年晉王鎮撫揚越爲造露盤并諸
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輝太虛京邑稱最介後觀遺相接衆具繁委
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
辛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
還無擁宮閤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
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
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干本寺則勅令
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
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
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

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
餘人送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
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旛竿無故自折
門外汲井忽介便枯衆恠其由也及至晦夜
崇道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
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
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
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
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
越便持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
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
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
慧日道場并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揚州
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
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
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本
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
遍履名山果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

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寔輕清之
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迹人世五十
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
物雖形表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弥厲以仁
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
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隨北嶺後收窆
於山南奉造三層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
定業與級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
巖服道往還絡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
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歐斯份
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
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
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
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太行禪道蒲虞晉絳荷
襍相誼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
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
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
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篤將殛告
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

業粮粒既斷懶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
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
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介正務若吾終
後不須焚燒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
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黃
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
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
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虫不勝其酷
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
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
會悲慟先迹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
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瓮出于
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
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製以貞觀十五年正月
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
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
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
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
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

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蓋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既沃乃心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徂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介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為儔罕足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為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為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玄覺曰吾欲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尔後異香充

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嘗願生世為善知識逆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保澁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運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述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謀後任京師隸莊嚴寺統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得榮觀帝壞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生博通憤素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桐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踴雜纒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課寫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

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起班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淨髮弊服忘食屢結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賤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

日勵念如初卒于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瘞于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起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叵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為雲門官供當疑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達以舜無公貴素絕名聞依勅散下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之衣就施歛因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懺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道林泉

釋智錯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顛公修習禪法持有念力

顛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引敷之
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亦是所長
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營綜
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
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
之下勅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
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
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為知
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
屬炎熱而加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
無臭腐送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
今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為
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于時岳陽殿
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
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
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
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
粹又誦法華万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
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

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晦迹已後台嶺山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
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為二衆依止四部歸崇
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勅
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
皇帝獻后崩日設齋祝願每獲百段曾不固
流括州刺史鄭係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
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
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

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彼若者俗姓高句麗
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
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
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
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
最高峯名為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
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
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
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
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壘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舉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因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諸業授以禪那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燒試冥坐怡然不于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智者門徒極多故叙其間見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習禪二 達

達 具推顛 語豈錯 苦買琦 音疑遠 陵上無銳 羊
利也 州 閣 反 力 居 襄 汙 音 相 平 下 僂 城 音 上
仙 館 音 也 二 管 引 舍 悅 焉 往 上 梵 侶 下 音 呂 駢
羅 天 上 步 闕 倒 戈 反 古 和 祁 人 夾 上 渠 祛 起 虛 反
僅 渠 渠 反 鑿 反 甕 蒲 曆 反 古 子 布 祛 起 虛 反
貽 與 也 之 反 涇 水 名 混 雜 也 本 反 沫 濟 子 禮 音 珠 下
水 正 名 牧 羊 放 上 音 目 負 笈 囊 下 其 業 反 支 道 下 從
高 僧 汰 音 大 枿 先 擊 反 璩 音 擊 昨 音 詎 音 巨 袂
名 祭 衛 反 尺 容 櫻 下 音 阮 肅 阮 籍 音 也 古 人
彌 出 洪 崖 下 吾 皆 反 蓋 紆 定 反 泊 其 器 反 愕
吾 各 軒 之 忍 反 胃 襟 下 音 今 誤 探 餐 飲 上 反
下 於 去 也 反 招 撫 雙 上 居 運 反 採 土 舍 反
會 誓 上 音 俱 會 反 下 鷓 鴒 名 焦 察 二 音 一 芥 介
髣 髴 物 上 反 又 因 反 下 蟬 蛻 脫 音 也 蟬 鄭 城 音 上
云 隗 館 也 上 愚 每 反 高 係 襪 上 音 計 下 遽 其 預
也 脫 屣 下 所 統 也 滄 浪 郎 下 音 濯 纓 通 上 音 冠 下 也
古 詩 云 滄 溟 之 水 抱 甕 下 於 貢 反 冬 暖 下 音 反
清 可 以 濯 吾 纒 之 水 抱 甕 下 於 貢 反 冬 暖 下 音 反
愛 春 日 微 妙 小 道 也 反 控 引 也 扣 音 也 反
濕 和 也 微 妙 小 道 也 反 控 引 也 扣 音 也 反
一 音 惡 尼 六 反 分 墟 下 起 虛 反 諭 音 也 逾 虬 龍
口 音 惡 尼 六 反 分 墟 下 起 虛 反 諭 音 也 逾 虬 龍
上 音 惡 尼 六 反 分 墟 下 起 虛 反 諭 音 也 逾 虬 龍
以 蕞 無 爾 侔 音 也 撒 也 去 也 發 均 松 反 竹 也

絳構 上音 滬魚 上音 醫網 上音 子也 反 翹
翔 上音 善 反 高 反 葦 上音 生 反 一 名 廣 木 彈 言 上音 也 音 丹 搗
思 上音 下 勅 知 反 舒 上音 帝 上音 向 天 余 瘞 以 上音 於 例 金 箭
鎔 鑄 上音 也 正 去 聲 作 諱 日 反 上音 許 謂 宏 麗 上音 也 惠 萌 反 也
攀 始 音 也 炤 字 照 顏 毀 反 上音 蘇 再 反 反 玷 痕 音 點 也 屐 姑 下音 破 乃
反 氈 之 延 反 俸 房 用 反 匱 竭 上音 未 位 反 貧 空
也 觀 遺 上音 惟 醉 反 旌 表 音 也 寔 慘 下音 七 之 也 反 愛 上音 考
廣 也 捋 其 上音 耶 活 反 旌 表 音 也 寔 慘 下音 七 之 也 反 愛 上音 考
疾 分 布 之 結 反 急 手 一 曲 大 上音 符 分 反 磨 踵 下音 之 勇 反
荷 禱 也 上音 胡 可 反 負 一 零 房 上音 各 一 音 也 靜 謐 下音 寧
也 將 殛 反 下音 息 也 焚 燎 反 下音 燒 也 酷 毒 也 反 爆 聲
火 烈 必 反 榆 山 上音 羊 馴 音 也 旬 深 澄 下音 小 水 也 反
高 峻 反 兩 派 下音 流 也 反 賈 也 賈 雜 上音 喧 也 雉 直
雞 也 刺 股 反 下音 南 人 曰 勝 脚 也 反 髀 上音 米 也 反 王 文
下 必 之 操 反 下音 七 貧 餒 反 下音 乃 母 反 嶂 障 音 尸 極 下音 馬
入 推 塞 反 下音 復 貯 重 上音 息 也 反 勇 幹 或 下音 古 旦 反
汗 也 淳 粹 不 雜 也 反 恂 恂 恭 息 也 反 勾 麗 反 下音 音 侏
離 東 媯 也 乃 鳥 反 弄 我 國 媯 也 一 首 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蒲州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道 訓道樹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隋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

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

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

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

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姬夫物就會決之得於允卦會告遷曰汝試辨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姬驚喜曰實如所辯遷白允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西家曰色女子奉口鬚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允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允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條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

也當時先達頗憐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達三亦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漆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騁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眾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道泰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窺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

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
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蹟當尋唯識論
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纏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水片甚訝香美
覺罷所苦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
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為月德也爾後每

達三

三

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
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金
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陽
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羣盜
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眾可哀彼愚迷自責
往業各捨什物為賊營骸冀於來世為法知

識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齊
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
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
智璿等並陳朝領袖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
妙善定門璿禪慧兩深帝主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菩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為法城整
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冲奧有欲以聞
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

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梵侶生平果
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
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
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
獲攝大乘論以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
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
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披之家國承周
道失御隋曆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編素
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
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騰翻
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
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徑何道慧
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為松下塵沉浮從
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霑巾
餘之名德並有綴詞又失其文各執手辭訣
登石頭岸入舟動楫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
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
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
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真寄有屬言
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於

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屬
賓為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

建三

四

近欣赴錫為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捨之迷目
所住為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
寶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為始
徐州總管毅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
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
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

有緣於慕望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
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
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道俗竝願德音坦
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
迎望歌梵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
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
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權乃譁其家屬從受歸
戒初傳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
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
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
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護
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

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食德限以朝務
實讓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
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
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
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
揚法事為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

建三

五

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
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
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
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
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
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
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
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
初闢投誠請祈即為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
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
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
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
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
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

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煥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僞又屈膝食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爲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己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

故舉世紛紛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者九是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與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勅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逐一獸入故窰中既失蹤跡但見滿窰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然曰弟子庸朽乖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王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

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勅河南王爲泰岳神通道場壇越即舊朗公寺也齊王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

達三

七

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僧名僧來住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褻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與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劔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

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即以遷爲寺主旣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旣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

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為世尊道為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

達三

八

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舍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眾或濟接

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疎傲為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虚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

焉雖才人沉鬱合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癘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

不聲與食不眠常於喪所右紫而卧既舉柩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為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陌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

達三

九

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為眾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况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寶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摠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為之行狀觀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鄭人家本巨富為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父口噓唱乞錢不復下舍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

坐則儼而加趺眼光外射皎皎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為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兩兩月精乾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鑿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繞扣此機衆事成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鍊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鐵槍擬打橋

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鍊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還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邁疾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爲文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跌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

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禪侶三百
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今往山西啓請
未悟慧以學日既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
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号幽絕山勢窮
美因登遊觀又為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
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
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
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
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為人也諒直剛決
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
希華靡大業元年餽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教
授坐禪禮懺不減生平復覺肥充恐有學者
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
為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
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
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
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俟又
聞異鍾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既至潛
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閣維收骨起塔於麻

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
遠承稟玄奧學慕綱細受具已後偏業毗尼
隨方聽略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
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即目卒難制斷如何瓚
聞之私賤其說時樸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
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前避地南陳流
聽羣師咸加艾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
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
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
伎為基道間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
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陀行蘭若法心則思
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
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
晉名行師尋警滿二河道谷傾望秦王俊作
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
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豈熙聲榮逸口至於
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德便止法
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
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

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

連三

十一

崩禪定初構下勅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見于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于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謁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慮爲先逢廢教道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

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途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林中爲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間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燄經于

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竄異之爲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燈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

連三

十一

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還乞貧人或見道浴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履屣藉穢汚是處皆縫洗鮮令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捷廁擔糞有穿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以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踴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潰王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皆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摻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敬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

余初出家依于山名畫則給供清泉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

文帝又請入內為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

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為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鶴飛來純房內在衣笥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

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

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

達三

十四

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褒美厥德為叙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室著集十卷頗共傳之程法達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

女寺為禪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格為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亦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亦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惠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鷓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劫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

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
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
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
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折手加罪既至山寺禮
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

達三

十五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
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
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
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
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
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
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
執物呪願摠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
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
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誼寺三日
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
四投僧寶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

隋崇提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
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
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莫後法開用
為承緒及隋開化並摠發之經籍廣被端之

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
勲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
鉢一鉢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蓄
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
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
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
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
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與福力故今
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禁日
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惟
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勅送舍利於豫州屢
放白光變為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
為銘文至皇帝鑄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
外敬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
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
端道悟羣心勅摠網任辭不獲免剗臨僧首

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憊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贅情之

連三

十六

士俊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故禪林寺廢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

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

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

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

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還往

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

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為若此也給

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

弊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

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

不為一女授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

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

信其言以為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蹋汝牛尾業影必當不

起即以足躪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

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

報其女家積粟數万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

舜並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

方為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隣

連三

十七

聖之極矣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

外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

服或淨其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輦

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

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

深慕出家迫以恒網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

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

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

息短長觀覺安立冷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

銷形人世捐略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

候嶺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

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

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

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

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
從德義送於終南槿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
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慈樂

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
十歲已後剃落敦肅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
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
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
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依在釋門淪廢法
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

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
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
說法乘機間起食椹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
塔締構栖巖巖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花
躬運掃洒恒稱讚日常瞻暗善由已積通
為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
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
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杵自折
識者以為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
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

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
為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

達三

大

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耶
至晚乃開目正視良父不眴狀有所覩旁侍
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
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花蓋塔廟莊嚴初
夜又迴首眴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
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
明何為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
恠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
山地動搖門窗震裂羣雉驚雉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
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
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
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眾經禮
懺發心以往生為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
捨命弥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花大如五
斛甕許又見青蓮花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
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
而與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

斯並近事故傳寶錄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爲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

達三

十九

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廓經途負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虚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象夢感旁人足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鼻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歇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

違世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卅

智若成人齟齬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

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塾倫

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

寔宇宙之精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

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

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

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

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剎

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歌詠欣然

北面承部寫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建

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奧

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滯

託雖末見後詞而前傳真會時五衆別部故

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清靡

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

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陀追建
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

達三

二

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
味妙簡纖錄入室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
之一用資形累通夏麴足攝慮觀佛誠策勤
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歎雅相標致時舉咸
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頌教一乘二十卷
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

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
導引之說當今敷化宗旨莫與儔之時暫舉
筵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
藹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頗感微異乃高恒度
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遺周滅法不偶塵蹤獨
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
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
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初弘
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繼業
名振渭川道俗崇拜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
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

射楊素就宣勅旨躬延謁見照頌知之告侍
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
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
不覺慙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通信
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
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又時少解乃以

達三

世

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擅越善意相
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
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
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
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素賚
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
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迭供
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
處身心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
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
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造者一不受之
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為
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
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

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

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算人物而住房連而與眾比居整畧貞嚴希言寡涉高眾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捨履潛步畱然超越也其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閭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勵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眾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達三

璜 才 講 剖 正 口 反 析 爻 上 先 擊 反 分 判 也 象
繫 易 有 胡 計 詞 也 周 一 嫗 老 婦 也 兌 卦 外 反 豸
角 小 兒 鬢 也 反 卜 筮 下 音 遊 易 曰 憊 也 輕 也 抗
言 上 苦 浪 也 反 喪 貶 也 下 音 檢 反 延 然 也 揣 也 初
量 竄 逃 也 反 羣 思 也 下 音 南 反 延 然 也 揣 也 初
也 擊 補 也 反 脆 取 也 反 劫 掠 下 音 青 瞻 反 七 每
晃 胡 廣 聯 翮 二 音 邦 江 寒 上 音 進 必 也 反 確 反 七 每
也 別 檝 音 棹 窮 賔 反 國 名 則 替 留 為 音 擁 篲 上 於
下 句 燼 也 反 過 雲 上 於 沃 鳥 萬 也 刊 定 寒 上 反 若
削 持 帶 也 反 關 開 也 反 刻 迹 反 上 初 准 隼 又 上
也 湊 至 也 反 仇 未 音 迭 使 結 反 也 適 主 音 橋 音 春
字 下 魚 也 反 也 仇 未 音 迭 使 結 反 也 適 主 音 橋 音 春
覓 下 音 智 之 稱 也 仇 未 音 迭 使 結 反 也 適 主 音 橋 音 春
下 力 照 禮 也 音 宗 代 音 安 堵 同 音 親 林 園 下 布
祭 天 之 禮 也 音 宗 代 音 安 堵 同 音 親 林 園 下 布
音 綏 撫 安 也 音 雅 反 大 也 音 獻 餉 反 詩 尚 二
鑰 下 音 外 屏 餅 下 音 風 瘦 下 音 稀 磨 也 又 力
主 北 麓 鹿 音 舉 樞 音 同 前 陷 地 夫 音 聲 牙 時 直
反 立 觀 縷 反 委 曲 反 序 也 主 鄭 人 名 在 音 妻 縣 里
也 志 幹 且 下 反 穀 既 步 姑 下 音 詳 覈 反 考 開 華 鐵
鑄 下 音 徒 內 反 才 鎗 正 七 音 憫 然 上 音 敬 座 於
反 也 陝 州 下 音 夫 蒲 坂 下 音 蔚 成 勿 反 傑 昂 梁 上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達四

唐釋 道宣撰

習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光英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瑛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旣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徙轍遂屏絕還願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

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盃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乃定心更增幽蹟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感來入室床前庭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鷲鳥見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合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間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加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荅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心南山太和寺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耶賊吾尚不怖

况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恠色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命也羣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加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儕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選窮尠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穴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勅勞殷重崇敬殊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焉胡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阿崖迴曲地稱天因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

聞笳吹響空道俗敬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泉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漆之本偏所誠斯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默隨任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初開奉法履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法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用攸厝安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

家犬為受三歸自介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
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眾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眾望開皇十二年
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
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
勃城內別置五眾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
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
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
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
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

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
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逸
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遵親許道師事法流水
寺酒法師為力生也酒乃吳越冠冕釋門梁
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
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筵道映雄伯
負萎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
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
侶同萃言晤成羣但久厭城傍早狎立壑遂

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
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鑿問道弘結舊齒晚秀

達四

四

成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
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
乃纒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
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
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塋
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園墳惟周風情閑澹識
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
烟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
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
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虫篆尤工草隸傍觀圖
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
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
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而壯麗當陽彌
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
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

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
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
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
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
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
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傲猷於貞紺揚清

達四

五

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
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倏
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
足知止學摠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寫食風
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細頹綱繫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
坏瓶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窻
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
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垆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穎川穎陰人三歲喪父共母
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
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
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

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趨殿下口号鮮卑問訊眾僧兀然無
人對者藏在末行出眾獨立作鮮卑語答殿
庭僚眾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
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
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
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
年二月剎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
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
以百納食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
琪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
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
既荷冥資但勤勸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
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唯藏山居依道
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
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
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
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
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

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

達四

六

若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眾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

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眾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臣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

顏乞刑都帝幽顯同見誠其本心亦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類經九奏安詞弼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

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万年長安藍田整厓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達四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龍飛即改為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朱門頻登御榻達四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伏苓棗杏蘇油柴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

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任以爲佛寺
藏率俗課勵設万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
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
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
任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
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鷄則知
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
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殂瘞于
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
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
長依法傳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
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
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
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
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
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爲寺宇度僧
網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
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
人百一心淮安王劄結兵旗于斯寺宇因受

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弥隆恩報同
極畢由造寺伺隙未長王便物故本祈不果
藏亦終焉達四以貞觀二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
武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
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甲屠上黨路城人也體道懷貞
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
寺禪念爲業雖略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
行途不泐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楮花
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
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
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
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
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
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無
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懷信者多
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
奉禮交并及七年冬微疴不愈即告無常合
寺齊趨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
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

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續扇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兒通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闌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

連四

九

月中剋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闌輿以繩牀坐如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破荒就墓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群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龕誓訓迷途爲世津導丹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決加修寂定如救

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冥坐之暇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介而已其香鑪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旣感冥示即便搗略營辦食具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旨往取檉栢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世亦介事並經勅隋國旣亡後生百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窳滿於江溪天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

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篋上立意謂墮水將船
往救僅到便無因介梁篋皆不得魚互相報
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
鑪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
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
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
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
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
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
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
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
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
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
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
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
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
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
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
今去勿介開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

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床吾不負信施不
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行道
力不負人弟子因即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
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
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
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
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
早須齋吾命須臾亦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
辭還又曰既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
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任當尔之時皎日麗天
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尋
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
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
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
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
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所
寔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群凡小
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
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弘又聽

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
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歸
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割弘大法
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
笈奔注衆雜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
用攝疎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
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
朗白黑交臨預有參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
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
法雖有緣苦請未即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
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
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
意靜觀狀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
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
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瓚
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
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
文帝追璜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
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

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
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達四
十二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
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
皇別勅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
義府躬往禮問觀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
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
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觀曰弟子濟拔蒼
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既登
京輦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
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
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
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護
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用安朝寄武
德五年檢狝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
情果敢烽燿屢舉罔弗因以太原地接武鄉
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
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
流景行光問遐迹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觀滿
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

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墮學親召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嗟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遺誠勤有沙門道

達四

十三

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為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眾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類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纒止飢

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深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眾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晡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鉢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慄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甚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惻惻違違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業齒曹上座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木三迺斯絕百卉為羣麕麀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兒如恭敬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

言巨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玄宗更聯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達四

七

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避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歿世網摠領徒眾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

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疑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已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誼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

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數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洎拯師歿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

達四

十五

至德元年從智顛禪主出居光宅研釋觀門類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荆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矣止邗溝居禪眾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與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眾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實禮情敦

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万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真外散騎侍郎張軋威送還山寺施三千段甍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畫錦斯寔海西之壯觀也速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竹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官王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繞云籍後遣信送還觀

遺隆倍國清百餘元大業元年約江陽名僧云須立名經論之內有阿房目可各述所撰狀自詳擇僧有稟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國別清劫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帝云因清劫取大寺千殿勝以碑黃書以大業造內史通事舍人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摠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間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衣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昱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變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潔雪兜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兒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暉頰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

終云吾生堯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諦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定于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嚙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深患將絕衆

達四

十七

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拈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湧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

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過鍾就講顏無懾懼賊徒麾幡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遠一時退散常於佛隴講暇構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搗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為兩段厚薄等均

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顯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瑛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瑛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縗釋便染病疾類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瑛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瑛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

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
憑法師以為弟子逃聞智者執行超羣為世

達四

十八

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
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牀
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
明旦諮白曰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
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
四年末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
鎮所環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
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
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環即問之汝是何人夜
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
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
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
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
而喚環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
人了矣環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
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
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環謂防人曰命由業也
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啟

王云尔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
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環即滅五留一行
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
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
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環又因事出往
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草

達四

十九

設環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
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環十
里方及見環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
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
須見逐驗之道力所熏故毒不能傷也又隋
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環銜僧命出叅引見內
殿御遙見環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
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環還山為智者設
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
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周土墻大
業六年往揚州叅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
送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
施寺物一千段觀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
涿郡叅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

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
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
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

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為福事蒿艾
以為殿塔不俗談戲唯志崇法有僧乞食因
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
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
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
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為弟子智者

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
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
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
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為業同堂坐
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
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
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
所名法京未為善稱可改為普明此名曉朗
照了三世懺訖啟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
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

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
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營造當欲鑄時

達四

千

盲人來看明懸鑿機知相不吉果亦開模鍾
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眾中支不具者
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鍾今
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
遠房頃空地純是礪石仍懷念曰若今此石
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

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
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
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
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
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
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
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
沒還返舊蹤砰砰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
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
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
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

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
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
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
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
故破者換衣纜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
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

達四

九一

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
報寺主慧綱合眾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為性
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
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悉蒙命
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
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
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
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
傍為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
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
萬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
法權處俗中為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
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

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
敢睨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皇三年乃
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終世之所也即昔
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息
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
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
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
為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
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
物等仍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踐者皆
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
聞法要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眾以積善所
歸乃處貞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
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
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
十五然藏青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不
欣榮泰時居與善官供類繁願存乞食盡形
全德縱任居僧務夏雨冬冰而此志罔移終
不妄取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陀自靜

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宮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

達四

廿二

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若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兒魁梧峙然峯嶸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槃坦不易登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穎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顯禪師為其保傳顯道素溫贍有聞同侶後任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顯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顯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

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荆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為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爨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卷餘則專以禪業繫

達四

九三

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隸京師任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為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擊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弘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為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

都無污賤情倍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
 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來問疾並為痛者陳苦有問其故荅云病
 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
 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
 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
 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
 眾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通旨理
 暢顯神心而為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
 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眾伍
 驪山南阜鄉号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
 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
 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
 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
 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
 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
 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
 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
 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
 已及勿事踴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

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
 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
 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述四如何更生樂處北四
 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
 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
 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
 幽隱可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
 寺僧屬其儀兒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為窟將
 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二
 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
 吾欲露屍山野給施眾生如何埋藏違吾本
 志雪平荒迤可且停行眾不從之乃安窟內
 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
 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納衣
 方見為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
 論寔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
 青溪禪眾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
 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即依行計
 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
 望懺洗清心布薩安卹貧病回是常宜衣弊

食鹿誠其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顯高僧傳卷第十九 遠四

法援 救下音院也 剝反必角 悵反良刺也 挽掣上呂列反幸

馮翊 馮翊下音翊 馮翊反翊 馮翊反翊 馮翊反翊

笥 上音相也 笥反相也 笥反相也 笥反相也

筍 上音相也 筍反相也 筍反相也 筍反相也

涿 上音相也 涿反相也 涿反相也 涿反相也

醴泉 醴泉反醴泉 醴泉反醴泉 醴泉反醴泉

木松 木松反木松 木松反木松 木松反木松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音宏 音宏反音宏 音宏反音宏 音宏反音宏

佛壘 佛壘反佛壘 佛壘反佛壘 佛壘反佛壘

告許 告許反告許 告許反告許 告許反告許

羅素 羅素反羅素 羅素反羅素 羅素反羅素

僅到 僅到反僅到 僅到反僅到 僅到反僅到

負笈 負笈反負笈 負笈反負笈 負笈反負笈

溘然 溘然反溘然 溘然反溘然 溘然反溘然

木松 木松反木松 木松反木松 木松反木松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帶上反博

疏淪上音疏下音淪 阪泉上音阪下音泉 峒山上音同下音山 歡愉上音歡下音愉 戾叙上音戾下音叙 浹旬上音浹下音旬 吳閩上音吳下音閩

十日上音日 上抄上音抄 執戟上音執下音戟 旌旗上音旌下音旗 擣許上音擣下音許 為賦上音為下音賦 然雄上音然下音雄 悍勇上音悍下音勇 驚遽上音驚下音遽 磨礮上音磨下音礮 沉痾上音沉下音痾

下音阿 浮誓上音浮下音誓 山吸上音山下音吸 噉地上音噉下音地 剡縣上音剡下音縣 越地上音越下音地 陶侃上音陶下音侃 毒葷上音毒下音葷

名衣上音名下音衣 絮下上音絮下音下 息意上音息下音意 鑄音上音鑄下音音 了亮上音了下音亮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也車上音也下音車 磔石上音磔下音石 其形上音其下音形 如磔上音如下音磔 泉溜上音泉下音溜 下力上音下下音力 向反上音向下音反 正也上音正下音也 嶺山上音嶺下音山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北宋

達四

惺上音惺 墟上音墟 安邨上音安下音邨 瓊上音瓊 飢荐上音飢下音荐 驪山上音驪下音山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達五

晉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 道誠靜安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操

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

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

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替洽博詣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

徹恆理而混斯聲迹撫謙藏用幽贊之功諒擬前饒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

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圍遶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管絃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析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親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彰行符隣

達五

二

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于斯時也遐邇嗟歎氣結成陰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慶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下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

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明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衷允恆望情加以明解經論每即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熾棹即屏絕章疏便修定業步畧守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

五後諸學行倫巧附其塵者宋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穎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攝具戒已後止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旣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

述五

三

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任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舉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默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旣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旣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任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蓋庶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

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旣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九年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長城故人仰慕聲範遂發塚迎柩還歸整座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為起塔於城西二重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哲迫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巨務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在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導時接初住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臣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釋曇榮俗綠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

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玄範略其詮致乃投裕為師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

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條暢開結乃更循講肆達備聞異部偏行大業故以地持為學

達

四

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再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遂稱病設方諸有餐飲

咸歆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人百從運預踐丘飢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深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榮寔其功矣嘗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僮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人

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摠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怖停其事當夕怪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

達

五

舍利宛然挺出布往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扶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問宗曰和上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

何必致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
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因說
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
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徒出
其遺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
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過於八尺詞吐温瞻
風格道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
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廚問
其監膳必有事漆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
方始還房自親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
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温煮之所故預沽門
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
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
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人初聚正
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
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
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
知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
原焉幼齡背世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

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太弘佛法七歲
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
惟非法也自額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
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
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隨氏啓運即投曇猛法
師猛二事相攝經于五年猶事沙弥未敢受
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爰初受法未曉清規

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為諸聽先又
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
採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
舊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散幽
旨並驚所未聞而膏臆所懷猶謂不足展轉
周聽溥遍東川蓄解尋師又至蒲晉有沙門
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
燠雖復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下座處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
通而今耽著彌因此不可也即捨講業專習
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穢
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弥所開

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弊食鹿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糧罕繼便誠以却粒之法孤放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繞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後聞

達五

七

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_五 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送舍利於華原

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揚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疑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蘇夔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為舟為梁高陽道雅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

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彦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競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來自尔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高不哲悟此一言致訶歎伏由是秀穎附津稽疑重資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像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閭浮備殫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在大德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琳立意雖綠攝慮資道會隋末壅閉唐運開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勗以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律師道王開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奇倫位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

皇家帝業請戒第宅隆禮頗繁國子祭酒蕭
瑒士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

達五

等並誓為弟子備諸法物恒令服御又以徒
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
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
稱最乃至沙彌淨人盛明律相談其功矣忽
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
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司

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憊此生未貪來報緣集
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湛由來不亂曾有
問疾者答云以已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
想諸苦趣故也便摠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敬無累尔神即
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處
通冷唯頂極熱迄於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
鮮艷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唯舌
獨在再取燒之逾更明淨斯亦弘法之力矣
弟二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百日
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摠四萬餘卷并造
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是發中

天廣布擅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
著名每述至理玄疑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
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於雒
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轉於俗務逃流山
數使弟子度之若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姦
於德者罔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拒諱監

達五

九

獄者深知情量取按無由事從慮過釋然放
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
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服壞則以紙補之床
席暖則坐於簣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
不緣語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
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善惡敬慎之極夫又
何加兼以行位難測蚤虱不歷於身縱輒捉
者尋便走散斯債負既抵故所報類希焉嘗
君山谷須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九一劑可
有升許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收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難拔時
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安樂貧苦嘗在
講會俗士三人謀害一怨兩人往殺其一中
悔從琳受戒歲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

忽死心煖及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殺事其受戒人稱在伏引琳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藍曾不涕唾

逮至名高福重觀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及後為福万恨無財出以下之琳曰都下憶有此物也斯寔據道為務情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為師鏡自往弘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闐闐招慰安撫隨事優承而度雜公私憲章有叙故使外雖禁國內實通留山林望而有歸軌導立而垂則逮于沒後此法彌崇所以京室都寺五十有餘至於叙接實禮僧儀邕穆者莫高於弘法矣又寺居古廢唯一佛堂僧眾創傳仄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殷積客主混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慧

由道來還供道眾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格語有由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為

州助教而情狀煩梗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頂剪落尋即歷聽經律相公兩載觀講席喧

連五

十

撓唯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秦州梁父既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后云背禪定厥興下勅徵延乃旋京邑于時名望盛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麟翼而斌夏第最小聲稱彌隆衣鉢之外更無箱樸容質清素挺異恒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像季清嚴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慈救為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蟲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唯急要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囑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為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二

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唯論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已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

世五

上

世儒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受敬無因朗齒迫期頤鐘鳴漏盡今古斯絕生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遠之會建義并一區仍樹豐碑用禪其德其銘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願我復一朝棄子山川滿目雲掩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暮

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與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王檢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禮之國居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胤智量過人精厲不羣雅度標遠猷世從道貫微藏俞而二親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

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婚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窟林野親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却從伉儷初則合沓為蹤終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禮也唯置一床超乃

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床儼思加坐勤為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積禪師積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積親閱驗之便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略固乃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北于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洗洗無威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

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

達五

十三

民流溝壑死者大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變爾情鏡業既臨逃響何地眾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像賊乃投伏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隋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即率侶晉陽住疑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

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連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眾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弥厲但為貴遊誼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

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之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閑表意在度人還反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聚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瀆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驗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住誠累殷勤示以禍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嘆賓主齊慟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佛禮五百禪結四時身誠眾侶有虧殿罰而自執香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禪眾也互相懲誠纒有昏睡親行勸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

懷如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性而檢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繞若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見其儔謹慎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傳者皆預末違蒙諸慧誥既親承其績故即而叙焉

釋曇顯不知氏族高陽人初狀世出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訖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

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光彩昱耀亂人心目如是嘉聞數澄神悅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岳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本小寺二十餘歲單身弔影處以瓦窻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唯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澗谷自外峯嶺坦然退淨韻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隙歷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戒文成其部表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背負繩床在鷹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往懷聞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遂投于比于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爰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

顛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
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喪本業無毀以夜係
盡攝心無逸幽栖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
曾不棄捐任其味吸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
饒土蚤既不屏除豈如疑血但自各責願以
相酬情無怙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

達五

十五

順忽無蚤虱顛猶自責曰計業不應即盡當
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
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暇超公乃兩道流出
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于
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爲患蠱主懼焉吾德
不及超何爲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

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常願寫法華誓願
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生無爲而
至告云善解抄經顛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
乃安于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惟其行
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禮觀目前不見及
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收乃委于林下箱
僕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
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

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
禮佛常策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抄倫其
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
春秋八十餘矣自顛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
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隸公籍不行已任凡有
所迷職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
尚虛玄文章書隸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
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暉德
盛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冥
難追累日詳受薄知希何因求度脫傳聞出
家要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
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譬諸輪翅遂周尋聖教
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傳採單衣節食見
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屯赴因而結衆於箕
山之陰晝則斂容默念中夜昏寒爲衆說法
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
云省約有云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
死當自在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
自運耳時以爲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

覺不愈纔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
踊履兼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加坐發遣徒

達五

其

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眷世号寒林衆不忍離
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
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
矣因而發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
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

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瓊禪師修涉空理
亟沾徽績瓊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
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
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
衢布以成化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
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

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
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
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
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觀西方
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
俗子女赴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

道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甚
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指珠口同佛
号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
毀者及觀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
為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
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

達五

七

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
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
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插蓮華不
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
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亂齒新生
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
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
人念弥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
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
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
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槩子以
為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
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
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

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鑒
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
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為體儀兒充偉并
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
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
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
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
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進名往赴既
遠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
情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
生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
宗紹存焉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志忠恪
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
莫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
無緣世習而衣服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
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費
還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
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
路旁豈非為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

者對而敬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
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類有此
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為山幽地濕形報苦之
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
聞遠流靈祇叫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
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
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
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
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
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
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
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兩告以所須一無損
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
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
其名得弘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
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
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
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
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

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
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
玄齡躬造淨所請重新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
自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
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
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
七日之末又降前澤連五四民懽泰遂以有年勅
乃擢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
叵測但以京輦誼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
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
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
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遺相接云

釋慧熙益州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
文筆所趣究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
名俱為沙弥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
弥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
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
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就三論是所
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
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任州

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
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
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
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
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
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
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
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葶苔青絮衣服弊惡僅
免風寒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置
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方

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迥預有元席皆共憚之
年九十卒今見在者具諸聞觀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
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
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
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
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
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
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
人形甚青色狀兒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

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春法師講下所聞詞理究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專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度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

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連五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廿鑪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戒肅成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荼蓼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日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者是也遂依而結業蔭以石巖汲以下隰積歲崇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務勞倦中宵軫結晨行巖隙見如潤濕以刃導之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其居重增簷宇泰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

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
私榮慶請徹以為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
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閣及徐王部降
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

供弥隆俄復還山固崇前業性在慈仁弘濟
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獸翔於廡下年
踰杖國未嘗病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
收衣結加趺坐顧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
戶唯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命
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
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初未終之前三朝
山樹通變白色橫雲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
赴制以心喪禮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
官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華六
出淨瑩如水如雪衣以承之不久便散三載
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為之易簣而衣服一無
霑汗乃就加漆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脅之教
抱兩楹負手之歌以為相好像設開合識之
尊嚴法慧聲光寔超生之津濟遂就京邑奉
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經兼叙言行引

送本寺聚眾立之度支尚書唐臨昔在萬泉
讚承俗務性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
修供養願惟德本便勒碑銘云
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達五

昂不吾剛斌不致中汾州分上符蔚州營上音箕州居上
其瑜命音續紛天上死須飛落見文銳指羊歲反
舟航刑下不尸艘棹上語荷飛下直孝天盱衡兄

子天同前戶盤臣上竹周天下韜俗上音叻識
開拓下託音翁至上正道遠上自親使的由疇疇上古

作天下用鬼天正道遠上自親使的由疇上古
天迴趾下音止涼燠下於六真貝世彈音也

背叛下音壅閉上音璣玩反好環音維音也
落大辟下死刑也一簧上床音真一劑下去

關閩上音還下市門也封仄陋上音充州上音甌

山證上子純粹下音執扇下音之都渡囊上音甌

也頭養汶水在上音問水九遠下音具推禪音也
璋玉下音章嶧陽上音亦童亂下音昌謹天小
娉妻上音正逃窟下音義也伉儷上音天下音

唐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衛傳十八

唐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唐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

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解開腹之患有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

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詣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空國寺當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鍾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覩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

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兒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

達六

二

明至寺怪異謂羣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鹿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踟躕謂弟子曰

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踟躕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係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

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
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
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
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卧唯離念心以終其
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
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

連六

三

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
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羣犬相將於
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
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里
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
還即拚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卧倫也有

興善察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卧
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
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
無底空花燄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
淨察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
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相續而機緣不

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
執見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

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
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
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
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

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
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闕在已到屈膝
死後蓬蓬衰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
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
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
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
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
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
兄道慈法師慈道王晉川備如別傳又以付
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
大法爲己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
法不學周遊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
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
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
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實主兼善

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各預上座學

達六

四

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任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怠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

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于任寺春秋八十有六有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成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顧寺目為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武道喪墮壞仁祠昌與俗惟移而律議無缺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

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一佛與卅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緇素翹誠始欣有奉彫造未畢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為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

達六

五

不日而就兩寺園達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末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眾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知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

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花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屍為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真于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祥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綠州歷縣紛黷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懇結眾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

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礮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沉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帶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際便還秦隴開皇十年授管河間王特屈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

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厥親焉

述六

六

釋道暉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迹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居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荐臻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浹旬忽有六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寶冥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亂地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不亡有顛禪師者荆楚禪宗可住師學會顛

隋煬帝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
侶四百許爾成林遂依座遊聞所未悟但夙
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鍾暫扣已傳秋駕韻師
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觀
與盡斷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
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達六

上

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荐羅戎火
餒殘相望眾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介
且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永莫之能獲自
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
凶威自亦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
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
生之秘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
尺八部圍遶彌天之所造也其寶冠花帳供
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
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
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蕪
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清定水矣而
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
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微

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眾戒因
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
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
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
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
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
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
及葬疑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漢零荊州都
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
銘之于彼

釋玄奘姓劉南陽人早修聽行見稱鄉邑弱
冠成婚妻少而美然奘貞誠清拔志高蹈視
如革囊情逾厭離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
肆道有空俱涉未聽龍泉寺琰法師欣然自
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蕪州信禪師所
伏聞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
坐不卧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
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微三年十月九
日遷神山谷時襄部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
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

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
門廓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網惣

達六

八

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爲
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
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
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
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

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
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
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
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任處衝要九
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
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還

適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文年載既久埃塵
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締
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尔後年漸遲暮夢
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
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
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苦

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
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
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
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
像來入房首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
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任願與諸衆爲

達六

九

歷劫因緣遂卧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
亘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
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
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

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敢釋教
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
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
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鯁惡獸
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
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
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
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

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娉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号聖尼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閣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

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達六}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鍾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卧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

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徵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

達六

十一

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劑爾許可爲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劑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花香及紫金花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

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入澗澗水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墻浮圖高數十丈裂開數寸又有雙鴉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二十里黑雲圍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虫血污穢朽腐之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虫耶不然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幡翊其左右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亡恒

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

達六

十二

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禰夾之歎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與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體二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太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僞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殞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

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

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

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

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既有一子誓而

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

達六

十三

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

乃迴心剃剪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

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

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

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

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

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虫爲偶無所驚擾利州

道禪師素交既久請入劔閣北窮腹山徒侶

十餘賣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臯

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万遍

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

楚叵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

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

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

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
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為若
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
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牝日謂人
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
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略智勇過
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
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為虎賁中郎將
雖身任軍師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漉囊

所往之處漉水養虫以為常事及偽鄭之在
東都黃公蕘行征伐相陣間將應募者多黃
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偽鄭大將人馬具
全按轡揚鞭以槍刺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
共沒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
以槍刺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
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
頭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
四十審榮官之若雲遂奔入舒州皖公山從
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

身訊道誓至陸雲願特捨怨無相撓擾既山
藪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
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卿
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
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
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
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
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死獵者悟之所獲並放
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
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閻丘胤威
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既
暘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巖曰郎將癡邪何
為任此答曰我癡欲醒君癡正發何由可救
汝若不癡何為追逐聲色規度榮位至於清
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
非癡如何唯佛不癡自餘階漸貞觀十七年
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為
累出處隨機請法僧眾百有餘人所在施化
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用通故俗聞者毛豎
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瘡人坊任為

其說法吮臙洗濯無所不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禿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卷經目覩七行一聞不忘

走六

十五

貞觀三年竇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介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為聰類佛教兩用踈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

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介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斬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為鬼神受戒莫敢

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為吾殺生愍尔愚癡且恕汝命後更尔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

婆州二人同載績麻為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牀衆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赦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為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為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任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為同侶食蚊蚋為私

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
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為崖准顯慶五年行

達六

十六

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既久忽告
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
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亦夜衡州諸寺
鍾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
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

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
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
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花彩
甚盛至夏大發豈人眼目其剎不遠有清涼
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
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

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
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
遠徐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
不暇諮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
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
晝夜剋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為教人令解之諸佛
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為燈照見心境界欲
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
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

達六

十七

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
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
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
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禪習止可長生
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
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
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
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喬禪師者住忻
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
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
興歎者号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
見在祈福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
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
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
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歎曰
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寔可舟航遂
入茅山依足法師剝除周羅服勤請道足與
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筮無所遺隱融縱
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
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冥默於空靜林
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揔持
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
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
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
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於
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荷揚聲脚蹠
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
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
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
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
還無阻又威羣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
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
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

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願
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則朽壤驚泉
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
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
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釜經
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
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
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
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
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
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鍾
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
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
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
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
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
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
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宮
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鷄籠山幢蓋笳簫雲
浮震野會送者万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

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為延陵之望家為
娉婚乃逃隱茅岫吳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
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碎支佛窟
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
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
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

達六

七

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
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燬燼嗟乎回
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在幽
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奉討值執藏顯法
師者替留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
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即內外
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略粗畢還隱幽
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
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
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
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官商玄
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
俗咸欣求徵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靜
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

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
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推及登元座
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日聞
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眾道俗
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介後乘茲雅
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有前修
負氣望日盱衡下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
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
遣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
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為一時一席受道
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
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
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
故使聽眾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
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
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素
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
一寺置三十人餘有遣歸編戶融不勝狂酷
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
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

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
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實王五品之
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
按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
護之誠喪形為本略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微
之中睦州妖女陳碩貞邪術惑人傍誤良善
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
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
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
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
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
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剎知歸退飛何往
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
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
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
於塵境斯為巨蠱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
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
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
割減不奕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
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有勞倦百有餘

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苟憤
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
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
相顧諧會瑟琴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
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寔斯
人矣時有高座寺豆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

達六

北一

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
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
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
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
聞靜或為是機器覆塞為是陶化無緣明昧
迴違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豆
良久憮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瓊
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
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
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既達建初寺有德
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豆遠來歡愉談詭而
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豆曰吾為融來忽輕
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坐控舉文理
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

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頰頰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纒得充軀肩肘絕綿動

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軟慈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而情志取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詈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摠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于心故其安忍刀

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杆以生誹滅跡內以死虫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各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犁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眄喋喋

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利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淨之交達六質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九二實斯融斯言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持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敏念仍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任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綴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弥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穌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縈於巖室氤氳三日衆不測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崗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葛崗人形長八尺儀
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
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
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
人卓異尼孺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
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

達六

二十三

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
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
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
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
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
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

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
大虫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
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
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
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
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
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
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号曰

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
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
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
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

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
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
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
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
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
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
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
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
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
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
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
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
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
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
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
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

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
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

達六

六四

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
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
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
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
舒州峴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
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
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
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
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今合城同時合
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

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
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
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
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
見雙峯有好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
來遶並為受歸戒受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

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
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為吾造塔命將不
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
尚可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
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
忽見天地闇冥遠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

達六

六五

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
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
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
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
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

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
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
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
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
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
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怳怳如人割斷因落
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
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

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陵空喻斯人矣
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
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為先不久旋返云往
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遠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入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收發神遊覺
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
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
味不殊莫非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
輪迴諸界未曰波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
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
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麗
妙慧開通局遂有摠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
釋教道東心學唯斯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
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
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
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為
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
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
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群顯異

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開
正級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

達六

北六

內有心學者摠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
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
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
波涌相陵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
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
垂教正像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
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
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叙曰原夫正像
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
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
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德
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機
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純會理
叵階攝靜任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修
明相似道流為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基
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
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為
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

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纒毀攝持皆耽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年

達六

六七

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任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卧群聖同美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體亂為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唇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者眾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群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

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寶寶重之冠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網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冥天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冢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老難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穀抑當其位福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是

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逞慢逞惑

達六

北八

此則未開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璠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璠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失在對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顛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越之拏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竒相僧定之制強賊節操如鐵石志槩等雲霄備彰後傳略為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

所通法依為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為時喪致延違帝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即承瓚流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類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

達六

廿九

定學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掛珠亂搯而稱禪數納衣乞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遶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執以為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纒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

爨飲噉寧漸宿觸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
善友莫尋正經卒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昌
言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已明
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淨還緣心住附相轉
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真
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水
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
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
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
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日照隨妄
普賢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之
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
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之
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
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奇其源可尋斯並古人
之所同錄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達六

右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見內典
錄保唐寺藏經

爾 烏 猛 斬 州 衣 上 巨 瘳 音 抽 病 砧 槌 上 知 林 反
汴 州 變 上 皮 浚 儀 反 上 縣 名 歐 出 上 作 嘔 口 吐 也 揜
掩 琬 反 烏 阮 籛 條 渠 除 一 音 蘇 困 儕 流 上 助
也 朋 桑 梓 鄉 地 音 木 名 今 謂 憩 丘 息 也 反 俱
玷 首 點 股 肱 俱 上 音 弘 反 下 墮 壞 反 毀 也 彌 於 例
睽 苦 圭 反 煬 帝 上 余 反 睚 睚 音 開 鍵 下 音 蔚 爾 上
勿 離 也 反 餒 飢 乃 每 也 反 確 乎 上 角 反 口 永 徵 下 音 禪 盥
俗 洗 上 音 貴 也 疑 然 上 山 立 反 角 反 玳 似 宣 藹 烏 蓋
稜 郎 登 巫 殺 上 音 無 輪 奐 下 音 潛 然 上 所 灑
也 瑋 反 羽 鬼 租 米 反 上 子 姑 辛 鯨 下 音 星 也 嗜 慾 視
二 辛 臊 下 蘇 刀 反 魚 臭 腥 併 什 邠 下 方 同
在 廣 陵 豫 樟 良 木 音 草 有 娘 下 音 申 羽 反 縣 名 輔
一 音 方 險 音 檢 寶 音 五 音 郎 虎 賁 下 音 恰 至 上 苦 螫 呼 各
行 毒 也 豺 狼 二 柴 音 郎 虎 賁 下 音 恰 至 上 苦 螫 呼 各
龔 具 音 恭 又 按 轡 馬 下 音 秘 捨 剗 反 上 正 作 浙 七 羊
反 割 跨 馬 化 上 頰 挾 上 音 估 亦 聽 持 下 崦 公 正 上
也 胡 捷 擾 高 上 文 巧 反 胡 估 亦 聽 持 下 崦 公 正 上
顯 反 胡 捷 擾 高 上 文 巧 反 胡 估 亦 聽 持 下 崦 公 正 上
吮 膿 上 詞 軟 反 高 上 文 巧 反 胡 估 亦 聽 持 下 崦 公 正 上
乾 燥 下 蘇 忌 憚 反 下 懼 也 脂 音 猪 賂 音 遠 也 筮 之 音 上
遊 也 倨 傲 上 音 據 下 輟 止 也 喟 然 上 大 苦 自

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脫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感廢業頌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像運攸憑學惠階漸治身減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踏諸坑壑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辨心以超律學之秀勅爲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

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愆日但略舉綱要宣示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弘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慰并令有司葺鍾山開善寺墓釋道禪交隍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

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已而重其馬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住居之此災遂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造奉真筌乃以未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微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干風彩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盈百兼樂減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花無布口有濟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未居于寺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爲憂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秋七十矣

釋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樂傳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諷詭能出新奇變

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爲人說辯既清靡理亦高華時人号
之聖沙弥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
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
不禁諮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
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

達七

三

遠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
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
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理由是因循多授律
檢先是四分未廣宜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
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
行略周當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
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
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
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
周羣部乃從辯公衆學經論聽說之美聲聽
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
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
述所聞兼以意量參互銷釋陀以他日密觀

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
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
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
而流涕會佛陀住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
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露其席以素習
方言通其兩譯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
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
嚴涅槃維摩十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
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
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僧曹僕射高隆
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
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
香請雨尋即流雲原隰民皆利之又爾朱氏
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
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
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既克明
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
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
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既坐
判事塊落於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乘

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

連七

大見天官來下遂乃投誠安養蓋從斯卒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

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温室仁王波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以爲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行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雲所製以爲七卷聞以意會捷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云失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時光

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投選行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褒光乃將入數中褒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爲先即坐盡虔傷聞其晚頓足誓願畢命歸依然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号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逢境

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衮在光門低頭斂氣常
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盪滌凝澱温羹
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
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纒動粥便已熟
無問陰晴此事常介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
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衆率先供給
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
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
崇奉誠約誦習羣經凡三十万言日夜通准
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
精勵弥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
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
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
寺延住供給未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降
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
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
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
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
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

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祖背終身衣鉢
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
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
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
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
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爲
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
在成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
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並經
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
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
征鄙倍弦韋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
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
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斯張自介恒當
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
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
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
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
仍勅瑗公摠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

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
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
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
時也京邑屯閭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
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
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

達七

七

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
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
弔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
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
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遊
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
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
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
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
水結餘波悵望傷遊日辛酸思緒多涼颺慘
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
秋風徒自急無後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
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現便告衆

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
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
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
教言訖端坐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
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爲立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
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
文之始夢觀梵僧把松枝而授曰尔後誕男
與爲臺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
寶田智成以爲師傅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
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衛生
死亦乃組織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
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
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彙公文初依辯學
後歸彙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
年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
律藏陳郡殷鈞爲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
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

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
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

達七

俗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
母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
晏講授門徒彌繁季代宣帝命旅剋有淮淝
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
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
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

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
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停寢介後凡所詳奏
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
江撝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
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
綸言旣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依
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人案法澄剪尋得
無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梯莠絕青田
之蕞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
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携妻
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
有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

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
一即定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

文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成器圓淨
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
罕有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
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

達七

九

戒心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等各有著
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
兩卷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
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惠峙惠嶽智昇
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
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
安寺講塵尾纒振兩峯俱落深怪其事以詢
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
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
僧禮異以仁壽之歲志爲樹碑寺內慧日道
場釋法論爲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
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
則白衣言揚緇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

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剝落日賜幽
與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
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運僧猷自東夏所傳四
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
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
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且孤映羣篇挫
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
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
也時以其虛泐空敵号之爲律虎焉至於斷
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迺下
勅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
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網管善御大衆
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
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
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
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
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
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遠於願塔致
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

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
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
持晚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兢肅遵若文宗
緩有違忤即不參諫故說戒序引有言習白
之者既無正制号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
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
令也太爲剋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多滯
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
志慕清遠依隨和上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
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
度論講解無遺妙尚冲虛兼崇綱務時屬周
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
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
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
藏之本師素鍾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
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欵綢
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
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
惟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

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饗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即通寢殿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開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万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

弟子儀見瓊美竒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遍又講觀音一百二遍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花增暉且矚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饒利益弘多咸蔬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唯稱念佛支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寤於奉誠寺之南山基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

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

連七

十二

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摠萃曾襟學門再啟遠近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厭皆將送豕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漂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

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斯悞也遂誠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

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

連

十三

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曾律要弁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豎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喆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䟽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䟽仰及便置之座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

千計時爲榮大也齊主旣敬教門言承付囑
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
早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
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
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
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
類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
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
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高岳德不孤峙
衆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
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
令住興善示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
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
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
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
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
住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
爲通律屢停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
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預升法位

罕有昏漠開悟之勳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
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
赤二光連七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
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祇受肇命撫育生
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羣
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
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
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
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
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
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
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
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
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
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干
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
又雨銀花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
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花繞塔久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
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

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花則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摠集而

達七

十五

觀歎木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適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諧僧衆亟光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

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弘量故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略採焉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統化被中山網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

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

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堂又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井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羅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誼朗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頓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靜法末馱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廁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
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

達七

十六

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
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
聞乃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闔州白黑
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眾即
為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既爾約束以佛為師
尚不敬天況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

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
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
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
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
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
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
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
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
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苦
薩戒後有獼猴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
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
介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

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
君出世時号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
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
為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
百餘獸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
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

達七

十七

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
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獸擲
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
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
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
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

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
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
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
明日食時俗人驚去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
客僧數千人八寺今何所在尋介午時主便
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
剛蹇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

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
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
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
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
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
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
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
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
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
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
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弥峻園
蔬漑灌水雜細虫直咸高視但論事辨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
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撮鳩聚身送厨帳其
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
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
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荅云觀其來陰
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類以
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介所陳殿宇
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歆然毛動及後百

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
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
所致也故僧侶懼其風威有涉鄙悞者皆懷
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羣一食充軀
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
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親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
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
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贏長殘水餘
賊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
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
日可得外許親看温煑命淨人食之有問其
故荅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
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
瘧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益塞其口痢則
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
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
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
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寶碩德

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提筋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筋而起曰寧敢屠兒食此洋銅何得敢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

其在衆昇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兇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腋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

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劔閣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

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擗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

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劍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來迎携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道禪下時瑗音鏘七羊詵所中乞句下音隙
上音元下音習綏緝入上音同前下音同前
高曰原下音習綏緝入上音同前下音同前
也諺云反上音習綏緝入上音同前下音同前
故下音習綏緝入上音同前下音同前
上直流反帝九反擺撥上必末反搜擢上
音或作也下郊桐下俱也藥鹿上音鹿也
水分反蔡具惟反欬然上音起自反韜音切塵
尾類上音尾可爲拂組纏二音荷也今取馬輕之

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
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
學稚且略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
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爲師本定慧衆
善自此而繁義理相符敢違先誥所以每值
律徒諧聲詰問隨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
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
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尊重五
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
道滌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
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
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
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
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
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
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
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
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
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尔旦夕諮訪挺出
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
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琬滯
者皆沃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
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擅拔
及玄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綱遺緒
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
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
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
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
帝壞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
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
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
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
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藏衆經四年
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
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
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
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
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

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崇映天網遐張再啟殊文統疎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

連八

三

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蕙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羲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素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講座或有愷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

所謂大摠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弥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開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鑿以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即摠綱任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

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墓創
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
井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
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是衆共嗟
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
術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
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
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
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
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
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
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
箴艾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盤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
前事說欲陳淨倫所誠期每講出罪濯諸沉
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
絕余嘗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
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覲異
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
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
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
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
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
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
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
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
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
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
專精律儀聽遵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
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講揚攝論方
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
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璉善能御敵乃
摠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
以防擬璉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
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
誅蕩璉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
刀反縛奴僕大設饋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
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
與開顏各執璉手健道人也飽嗽而旋唯取

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璉後從乞以銜前額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

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墮者聞璉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網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

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璉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逃家于相焉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齟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

四分指爲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微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

達八

六

大義乃周兩載統略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成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載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開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與命駕解契昇堂行敷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相照律觀高邁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卒于故鄴日光任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儀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爍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任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達八

七

踵本師涅槃真體摺撥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
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弥
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
輪馳慧業略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
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
誓志營復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
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
感冥通控引成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
上天雨花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
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
相逾圓即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
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

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
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
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
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
慨運距象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
乃鑿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
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
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
于今任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
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捐
對欣振誥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
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
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
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
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
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赦掖問
德禁中投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
顧有餘觀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
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
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

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裝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遠八謹勸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偽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緇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万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歇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

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整無不宜但琬夙蒙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遠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合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毀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毀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啓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

別春季斷肉停殺慈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
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
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
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玄琬道德踈微由蒙顧眄謹率聞
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
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
表闡鷲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
凝照玄門因以高步弥天隣幾初地遂能留
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
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
立言師傅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
但行慈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
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
因用斯真祐餘文不載其言今之行化及此
類九年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
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
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
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
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任持設內外

而為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
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
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
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蹟聽覽琬
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
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
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
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
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
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
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
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
又云餘廕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
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
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
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
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
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宮懿感御相重
臣並捨金貝榮嘉賜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

特進蕭瑀太府蕭瑒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萬前僮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介時雲

達八

十一

高風靜木淨油香七衆弥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閣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焉東宮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百藥製碑立于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王客同慶焉又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執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寔資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

者莫不悚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爲縣人焉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徧宗四分闡泰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任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

達八

十一

仁壽中頰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為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云又兼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為峻刻蕭以許身為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遠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弥崇法會蒲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

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為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為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

安可講乎時以為貞而且諒又懼俟諸後學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歷仕隋唐為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銷饒見便寒悚僧儀道具觀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

達八

十二

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為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道俗洽聞故父親付囑後擢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任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為恒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常於廊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為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澆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焚斯戒德之威

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續前聞引之今在其年奉勅令住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連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者時僥倖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為尼所住事連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既行是非自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

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達八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遂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歎曰余伴既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乃至開首重勅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為業毀安公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勅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荅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介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為之銘頌見于別集手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釋惠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

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觀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猷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

達八

十五

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禪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叵難齊競陰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謝擲棄公名褐襪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廡門隨逐禪蹤

無遠必屆沙門惠瓚道王初川又往投焉定宗師傅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素

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墜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賦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

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
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

達八

十六

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為務旁慕律宗有嚴
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
焉即嚴之所住也自介專攻四分無忘日夕
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
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負秀才者居幽綜
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為披析開發

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
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
唐運初開勅為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
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
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為
建律廷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

日隆介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
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
年春秋十有七矣

釋道自姓輔京兆始平人祖任上黨太守遂
号長子焉性聰敏樂遠離行年十四遭母憂
與哀誌志報恩難極為母出家志敦孝始年

二十住并州請印法師為和上得介也可年
八十五歲也令送至城門見多人著赤衣多
鬚來迎云是綿竹所放生者因即蘇自此廣
化立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今並見在
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殃福立應祈禱血
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逞受戒乃將佛像

達八

十七

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坐逞
為受戒自介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主
受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所逞行至者皆
為受戒至今不捨由此道俗歸依發言風靡
又於綿竹郫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成就故
所祈求為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于本寺春
秋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
大雨雨皆白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
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
詣大光寺求出家僧眾愍之二親苦求隱避
不失眾為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
交橫死者山積興為沙弥語諸徒曰人身難
得持戒第一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

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遂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與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為負至蜀共分與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正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竒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為微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廷每年講席極為替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為重法故介即以懇懇鄭重為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勸衆聽者垂泣恩海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與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

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為受三歸已為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求微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為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

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
五衆敬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
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
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
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

達八

十九

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耆宿
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
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
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
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
云畢東入會替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

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
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既
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
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
擾獸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因
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康薛
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求崇供覲而懷志栖隱
終日戚戚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

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虻甚多
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
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
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

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
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
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
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
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
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因讓諸德
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道遙自說凡講經律菩
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
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
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
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
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
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
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
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殞葬律有恒儀
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說吾何言矣斯

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達八

二十

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世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餐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任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中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憧播剋日齊舉導出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勅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導

袈裟將行禁勅導曰袈裟勅度所著非勅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

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預

是僧尼同時摠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返導

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摠召僧尼唱反此

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

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

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

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敬導曰

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措模非時之食對

俗而敬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

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

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

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

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成集導於清衆有

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

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礪兩師聽受成教

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

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

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弄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勅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網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為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跡所欽羨焉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與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開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為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

駕於戒道衆聖有隨於行衛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溥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入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介後瓌穎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道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迹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鄙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

較世該妄習備愚叢婆羅部律本未傳
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眾所傳非
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
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
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
事其中類聚自分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

達八

廿三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
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
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
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
神略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
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
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
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
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五僻斯之糅雜
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
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

釋師号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
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
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
再造文疏廣分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
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彙通号命家然
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
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

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
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
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踐徑少乖得在略文
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
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
法願眇視兩家更開亮穴製作抄疏不減於
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
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
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
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

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道開業關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出尚僧祇而能間行達八四分登座引波其從如流剌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殊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軫雖欲屠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燦勝藏典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非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經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

曷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号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糾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措模後業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尔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聞繞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網猷中原喪亂于戈競接洛邑凋殘涓陰荒墟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憲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厯厯法律寧通時會弥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

科兵飢交買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
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
錄未弘必假傳授臯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
疎略粗知大旨密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
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
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
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
願行之僧叙戒箇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
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細當時無
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
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
附故有排委戒網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
小乘毀淨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
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捺抵如指草土
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網領趾已不達於清遠
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闡長心曾
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窞取
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
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

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
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
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諸達理教
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
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
諸識生死無崖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
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入正降斯
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
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
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
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
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
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為煩累形神弊其
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
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
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
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效容師拔尊
摸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
為師行絕網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
毒去取正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

愛大憎小為迷一也若能開鏡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焉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為存道行凡學止在名譽於是離討終身博綜詞義輕

建八

廿七

羨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曾臆謂捧鉢為鈍丁号持瓶為豎子半月說戒唯列麈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滅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為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二也若能探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尊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疎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

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况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畝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既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為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吝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寔希操擾經營之夫騰擲者泉庵法易染妙理難弘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寔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眾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思弘瞻魚眼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梯釋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此卷 承一

唐釋道宣 撰

護法上 本傳八 附見四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 慈宣

周京師大興寺釋道安傳五 慈宣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勳傳六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資養

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
 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
 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
 尤明論道故使七眾望塵奄有繁開最厭世
 情重將捐四部行施弊誨多以戒禁為先亟
 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
 眾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邳鄆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羣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号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

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今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書今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遣尚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挑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温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

史籍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群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

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

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

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

已既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

尔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淘漸德化所

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

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

帝哀之廢朝受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

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

也近真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

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

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

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

而觀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誠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

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

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

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

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王贈諸貴遊

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

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尔時道士呪諸沙門

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

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

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街道

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

命上統令與修靜摘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

恥之况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

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

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
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

承一

四

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白呪諸
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
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号為內內則小
也詔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

天子處內定小群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
無言文宣處座自驗戒否其徒尔日皆捨邪
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深剃故斬首
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
飛遊悉委屍于地偽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
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蘗是味
清虛焉在胸膈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
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
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
度聽出家廣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
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

此寰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
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
其骨則千里駸足異世同駕以克取人失之
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
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

承一

五

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為書生博志
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與吾宗黨其
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
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裂愛縛
情分若石遂獨往瓦官寺依和禪師而出家
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
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
謂敬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
門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
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
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
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
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

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績異宗成其通
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
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
流宕志返不思懲艾乎自介誓而斷之唯以
釋道東鷲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
入白鹿山逃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
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
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謁求道情猛欣所
聞見私度開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
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
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道
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
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
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床廓無庵屋
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癘徒誨示至理令
其致供日就嗽之錘屬膿潰橫流對位而無
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
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
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

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
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
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
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勅取繩
床圍遶安設致敬坐訖詣徐取論文手自指
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
令其傳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
每日再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法
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怏怏
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誠心造惡有
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
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未出世根
緣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辯具儀者
離此其開蒙敷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
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
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可止
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
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
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号玄門二
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

諮藹取決讓謝良父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口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杯野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

承

七

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覩僣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讚明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眾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藹聞之嘆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眾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滯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未分俎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

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

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

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焚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禮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携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貨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費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

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彿天望忽見五六段
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
十斛承一因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
色黃白卷舒空際類瀟無脚爾日天清氣靜
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宮府道經
園土北見重墻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
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荅
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
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絨篋筭
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叙
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
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
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
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軋更張琴瑟
親臨九服躬摠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
之不固遂頌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
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
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故事旌表傳芳
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

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
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
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
斬纒無力毗黃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
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關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與賓主會遣
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
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
之再興耳自請入法行大慈門繒續皮革一
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厭身情迫獨
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加坐盤
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
掛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
面斃折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
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
但見白乳滂流疑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
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
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
門慧宣者內外博通音有志力痛山頽之莫

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
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謁書
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
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

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
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
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
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嚴松
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眾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為覆沒
願令眾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苦根究竟
願令眾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摠持
此報一罷 四大凋零 泉林運絕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蠅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汗塗漫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狐狼所敗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為酬 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 毒蛇之籠 四大圍繞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眾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弥陀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壽三途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寶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際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三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眾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眾緣既運湊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秉以恬虛靜泊凝心騰境誦肅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粗涉大綱而

承一

十一

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謂濱盛場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姑寺常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疎通雅調翔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

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提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為物宗師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筋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

擬理非徒尔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換道眾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皆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

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荅曰陛下為民故出貧道為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骨髓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鏘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技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辯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俊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露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巳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眾僧

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紛各隨情

承一

十二

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

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靈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

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墮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

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齋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荅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別應爲九教摠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

合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祈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搏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與斯教哉雖後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駢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文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筌

不為兔將為名平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卿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弥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真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昏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構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

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減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普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帛弁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攜母相近每旦出觀手

卷

五

為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苦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未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諱不護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憐伯虛白可守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求誠其一曰婦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殫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大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各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婦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唯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

弄同學奔相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
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
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撲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深濁空爭長短銖
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
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且自洗
沐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世
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
富貧尚其清淨自利利人滅之所重一米七
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侍縱遊逸身意虛煩
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且改自新其五
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
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
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
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
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

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
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
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
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誨汝各宜自教其八曰卿已出家性
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
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
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卞悲卞欣邈尔絕俗超出埃
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徠俗因
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
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
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
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
野外著傷學存廢厭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
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厭修令改過服道並

藻逸霞爛煥然可導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
羣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
嚴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
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
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
三藏譯銀王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
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
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
必具其中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
據圖雖奉事未詳雖校遂不遠卿聞躬聞帝
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僥情趨競未辨真
偽更遊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
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
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
出家老子為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
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
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
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
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

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
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承

十八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
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
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
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為中上類例
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
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
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
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末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
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
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
屋傾頽僅能壓人故今修整昨過視之殊整
頓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
宜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
多愚人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
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
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

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都雅神
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
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
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

承一

九

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佐天宮永
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
時旨延問對酬荅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搆聚
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澗方就邪宗一一窮
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
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互解乖張道俗肅

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
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宗粹
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
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
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
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
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
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

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道
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
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
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
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
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
于雲化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
有異光小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
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
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
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
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
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
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
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
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合
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
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
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成否可出頭來

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丰等行
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

承一

干

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為佛法大海然應對
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
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為衆所推又忿
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
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
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
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
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
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
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
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
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
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為前
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
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
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
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比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

多造罪過好行婬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迺
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

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
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
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
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

承一

北一

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
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
時必須鹿脯百杵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
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
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
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
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
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
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
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
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
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
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
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承二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十 附見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唐隰州沙門釋法遠傳二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瑒

唐京師大捨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法行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序

唐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唐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 圓勝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為慮本晚住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為師傅每有眾集居于座元酬問往還以擊節為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挫挫時人目為豹選者也及揚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為甲坊以武德

寺為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揚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黨摠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踈可依軍法選時在眾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奇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尔晝參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勅通被放免故合眾獲安誠其功也又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與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趨防者攜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眾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眾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搥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為餽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縊縷皴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

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網大

承二

二

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還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尔識同耶但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弥勒之妖誑誤無識其徒不一聞尔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尔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邁疾淹積問疾者充何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梨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尔儔綽曰若尔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

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績庶可凜雪彤心頹祛鄙悖叔緒護法闍士折斯人乎

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洒面通雖

承二

三

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門者通便答曰我捨柅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即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即絕粒竭誠達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達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

放經日不食夜又狐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介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人宿犬咋其脛尋被霹死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

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住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叙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華凡弘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明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任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俊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

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任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任大興善衆觀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洙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為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尊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為不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即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

申避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東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介類系元選僉議斯屬下勅令任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

承二

五

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坵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床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教爲宗帝大悅因即下勅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

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照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恒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起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平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

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辟設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寶助供餽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辟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尔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閣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瘞于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燬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睠至四

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惣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

承二

六

江左舊任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為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開泰為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住園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燭公處座嘆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惣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任仍号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揚由來不面因過值講

即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愈此王聞之弥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号龍象成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擊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開陳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

祖東巡岱宗鑿駕伊洛初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豎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集縱橫駁駁因弗喪律亡圖高祖目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揚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

承二

七

大業六年有勅郡別棟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勅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與諸論道皆為折暢靡不泠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勅為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勅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面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庶正道自登咸嘉賞讚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

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偽亂地僧
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
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任同
華寺乘等五人勅任京室于時乘從偽鄭謂
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
命住勝光秦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
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叙
三宗衆復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
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
孔教此上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容禮令老先
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
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
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
宗先敷帝德餘一無所慮既最末陳唱諦徹
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綠業有
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
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已下爰逮
群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
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

不躡響風馳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
其道群公拜手請從弘業黃巾李仲卿結舌
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轉門慧日更明法雲
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
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
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
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
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釋菩提晉音翻
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
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州
聃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
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
卿向叙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
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
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
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
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與宗師周易五
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

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
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
德及物為道穀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
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
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

卷二

九

金冠身被黃褐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
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
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
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
獨據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
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
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
崇善奉為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
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
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于舊房
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南山
谷口焚之私歛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
琳為製碑文見于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
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

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
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弄中殿面對天
顏神氣蕭散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
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熏塗香申明供禮
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
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
偏能明讚清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
隸倫則京邑後附多響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
譎詭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為言先十一
出家住大揔持寺聽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
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
皆鏡其深義開其闕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
雄毅政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
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為秦王威明寓
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
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
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
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嘆曰此
小師最後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

可長數寸光映額額沙門吉藏摩其頂持其
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

承二

十

成德武德七年檢狃孔熾屢舉烽燿前屆北
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
給其妻媵任其僖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
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
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抵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與異度事或彰

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
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
每遊鳳闕恒過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塵
慈雲於舍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
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揚於後代豈
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蕝蕘恣此愚情述斯頑
見嗟于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旣斷終不
更生折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
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群目息於譏
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暄而更通慧燈晦而
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
轉切備辦軍器剋日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

述斯珽逆壞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
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擊
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
帝云此道人大度付法推劫即被枷禁初無
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
勅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

承二

十一

俗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結貞觀
元年勅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
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
書於杜使曰沉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
清信之名採李之年涂息慈之位雖淺智褊
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
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
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
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殺
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
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訐天
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
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
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

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踈慕
實嘉聲震千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
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
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

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
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狷被
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
預知塵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
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
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
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天樞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
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

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
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
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

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代今鼎
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

承二

十一

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
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
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
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
是屬乃擣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
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

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
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
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
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今
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
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觀字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
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
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
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
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
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

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
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
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
事如前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
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

承一

十二

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
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
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涇陽之三原焉信心之
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
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
各執床角昇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
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
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為法以為慨然近
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
時卒於大揔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真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鄽不執錢寶
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
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
故四遠道俗而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

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揔持故塔修奉
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為己業病轉就篤滴
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
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

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
問以終事荅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觀
于山水未有親踈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為要
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
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為立靈廟夜別四
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揔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淫
繁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蒙然
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
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禿丁妖語不勞叙接
應曰妖廢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
獨侮慢奕不荅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篋
條勁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
治通諫藹蕙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為呈達
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故言奕
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

人杜口不對斯亦慙悖強捍僧傑不可抑也
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揔持

承二

十四

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
立衆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
如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日之爲高行
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未粉搖動物敬
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圖續之銘其相氏即
勝光裏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

寺饑餒煙火不續揔斷持名勝普應爲先結
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
投者日恒僅百風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
念起厭怠懷即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
惜他食乎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
問將接多辨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
休合後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
年德盛鄉閭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
氣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
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
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

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謔之談
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遺累
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
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
申訴請肆釋門并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
入緇伍隨情任寺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
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煥神用通簡
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士
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
咸贍資糗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
約而能攜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
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
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爲而不恃加之以
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
凡有福會必以蕭鼓爲先致令其從如雲真
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徵六
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
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
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
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岷岵之恩又

承一

十五

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寺莊所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賈昔在荆楚梗繫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購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偽葛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茲釋宗擁帙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

寺至武德四年有大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

卷二

十六

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導其邪徑通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勸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素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敬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上智

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矣乃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

承二

十七

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

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迷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寡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達途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

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寔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

覺二邊頓遣萬德斯敲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與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皎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

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裴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諫今書

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承二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各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造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誌上分身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唯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與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蹟聖覽不可具觀伏惟 陛下布舍弘之恩垂鞠育之德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群篇

野無道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熙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遂得承二

釋門重啟琳實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傳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諧搆扇黃巾用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唯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勅既下莫敢致詞五眾哀號於棗街四民額歎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氣禳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穎川陳子良注之并製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探

噴布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不測猶能
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起
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疑玄
迹混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
色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姜
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
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有道
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
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遂著斯論
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馳黃
馬之峻爭驚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但此
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深之名理恐好事後
生意有未喻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
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
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
未聞爲之注解良文學雄伯羣儒奉戴誘勸
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
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任之衆所
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
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

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宗罪
當罔上帝勃然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互
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勸琳扼腕奮發不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紲下
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
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
言備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祗謗黷我先人
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曰文王大聖周公
大賢道遠慎終昊天靡吝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
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理當
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
恕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
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
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
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
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
謗毀家國自後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詞具

狀聞奏勅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
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令自念試
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經極枯內迫刑期水
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
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為願應至于限滿忽神
思飄勇橫逸曾懷歎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

水二

九一

對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
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
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
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固執
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之力
咸資發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

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
觀音唯念陛下勅治書侍御史韋棕問琳有
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琳答
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
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
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
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且琳
所著正論爰與書文倫司一句參差任從分

錢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
聞遂不加罪有下勅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
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
序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
及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
乃召諸闍傍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
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
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為敷化之訓
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為家操本
任京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
俗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開口用接遠賓
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書侍御史韋
棕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
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為之教實隆未有身
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薪煙其妻禽
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
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
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網健羨未忘觀繳

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姪
俊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恠其死晚

承二

九二

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
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
績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焰弥穆又善應機說
導即事騁詞言會官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
罕嗣矣

釋道會姓史健為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

遠寺器宇高簡推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參
候猶以蜀門小陘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
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
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
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已蜀會上疏曰
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

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
即日劔門雖啓巫峽負國會請躬率徒隸振
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
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
為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
多度有道士宋莫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

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摠管段倫
陳牒改觀為寺其郭內任者並是道宗不伏
移改囑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
違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
訴噂咤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為寺此
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皇

承二

九三

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
高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
會現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
為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
服繼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為事
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

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
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
尚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
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
緣之慈想升錘以代鶴履不輕之行思振錫
以避虫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
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親獄吏而魂飛清
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且灑穿襟與中

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磴若竟不免滿壑抑亦仁者所取書達即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為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唯張綱埋輪東雒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誅梁冀威攝四海者捷為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荅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或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虚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既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為心每處眾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

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

承二

九四

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高法師講眾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尔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任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任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矣

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港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欬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卑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承一

六五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拚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三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索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

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恒心而於世歎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漆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子介隻身投於林壑履服草屨用卒餘報遂登峭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兕常思難施時或弊睡心行將微迷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祛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勃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具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糝粒固窮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介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徵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感慈哀

舍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姆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唯為利益眾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眾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戒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顛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岬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漆少疹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時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聞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躄死乃歛藏即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

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慰問賜給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為福利者賢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網理無以肅清乃勅藏為大國統任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霏霏覆所講堂四部與嗟聲望弥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

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揔試令知持犯
 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厲說法嚴飾佛像營
 理眾業鎮以為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
 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
 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
 感舍利在諸巾鉢大眾悲慶積施如山便為
 受戒行善遠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革
 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
 遂通改邊服一唯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
 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
 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
 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
 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
 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
 曉志存定攝護法為心與藏齊襟秉維城漸
 及同返國大啟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
 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錄構
 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
 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闕觀夫至人之降
 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

法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實兼濟而成津是
 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
 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
 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眾暢決蒙心顯大義
 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
 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吉常行其務遂有揭
 捷植於靈岳聲告但為任持重結法於剡洲
 教旨唯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任法
 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曰斯皆助
 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
 來世故使湮殘屢漆尋復還興豈唯凡謀蓋
 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峯堅慧
 菩薩端拱脩羅之窟斯並引生趣善為物持
 身致及慈氏降靈迺相弘扇或摧裂愛網或
 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為業應
 接若雲雨之相投為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
 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魏多徽号標
 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号任持行德相高
 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
 極勿高身子良由闢樹園之福地蕩邪寇之

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即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顯其德

承二

廿九

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壇側褚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万代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德可紀效言可詳而閩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達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量如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弘李衆然其邪辯逼正邪偽而正通妄作亂真真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無兩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万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制約指剡洲化境通括像正任持梯

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唯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復金匱玉韜之祕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纓撻刃辯載戢妖氛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即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刺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環世号武鄉仲狼之謔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弥隆酌緯候之譏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之胤張賓乃彼之餘異響同心脣齒相副競列封表曲引遊言冒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元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弥天二論既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條靜藹上賢當斯頽

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遂菟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

承二

三十

軌道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觀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矣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為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朝

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于時緇素相望愕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眾或漏言及觀其屬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迷釋門之有人焉眾乃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平惟天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實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

辱心清則固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誠九有之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唯往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諾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任投鼎鑊其如歸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承二

卅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護法篇下 承二

瑋羽 琳音 操七 到反 暇音 夏 綜子 宋反 丘

墳下 音 焚 孔 欣 狎 反 許 斤 反 下 胡 甲 軍 旅 下

五百 師也 為 故 也 又 朝 憲 法 也 音 擊 時 然 筆 上 直 不 遠

自抗 拒 音 法 反 也 殺 音 六 陷 聲 一 守 去 憚 懾 反 上 徒 旦

業 懼 也 一 再 遺 贈 一 去 薛 迴 蹕 下 音 必 警 一 下 之

七 全 汾 州 上 反 奴 隸 下 不 帝 反 止 行 者 也 一 下 之

反 初 鎮 反 下 先 擊 怡 然 反 上 悅 也 銚 道 別 音 也 房 曉 錫

然 反 上 干 顯 賜 也 列 反 服 膺 反 下 於 陵 反 身 也 探

取 止 合 反 明 也 都 鄙 下 邑 也 反 時 反 在 約 天 瞻 下 音 也

圍 廁 尺 上 音 青 下 詢 息 同 也 駭 胡 買 反 創 楚 初 狀

也 肇 始 音 也 蓄 反 丑 六 巢 穴 日 樂 跌 居 日 穴 暨 器 其 初 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唐釋 道宣 撰 承

感通上 正傳三十四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魏滎陽沙門釋起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 道香 僧朗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魏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魏太山丹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四

齊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

齊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 傳大士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捕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嚴傳二十五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 法齊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區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唐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 揚祐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 智傑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唐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任元魏洛京永寧寺善

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蔡母懷文巧思多

知天情博誦每國家管官室器械無所不開

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
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莫有聞見而提視之
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
一蠕蠕容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
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
莫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
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
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
成彼此提曰余勿輕他縱使讀万卷書學用未
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
提曰余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
懸測高深圖圖踰塞不舛并合提笑而言曰
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
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余知其上
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
鈞版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
有何形兆計斯實謾言也提拍蠕蠕曰此即知
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
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
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瘞死無核

斷許既子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
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
下或旁或側抽線映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
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
閱疑者文自剖看按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賸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
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
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
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
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
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
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
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效提還床如舊
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
涼耳余勿恠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
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
有之乃收付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
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
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

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攀急不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唯逃矣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收數百僧五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且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返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後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觀地獄眾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夏敬禮起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介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容彫鈿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落大家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物為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

僅得四年隣國殫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湯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崇慶因改舊額爲感通寺焉故今摸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白石隱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号爲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罔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辨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

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地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地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地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地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地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深意已行博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志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間至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綯十疋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賣綯束撥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綯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耶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亦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

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闍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亦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詳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嘆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別衣裳赤露而卧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為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悔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欬作蟒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摠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趨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歎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恐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惟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踈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詳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沉博遊化已住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迷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

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過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今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閤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進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

稱觀世音恠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眾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叙之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今相贊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傀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後去俄尔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

余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且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城彖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撫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管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禮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

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恠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鐘噓表其遷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志公之類矣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介安恬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去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介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

奇瞻勇荆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
多鬼恠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
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任一間餘安經像
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
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
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
復逼耶欬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
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
年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
容耳於此迷絕簡任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
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
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輜輳所擬舉城
同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
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
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
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
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諫請乃
下勅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
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

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
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
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
軍覺投計悽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
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
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
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暗冥知是神
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
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
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
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
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
詣虎前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
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
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荆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
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
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
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
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

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介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今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頃匿散在地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曰兩具亦有金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去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搗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公掌曰唯敢聞命彼迷剖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日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

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
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
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
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
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
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
除却牀頭物及發撒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
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
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
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
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
今道成即是佛也亦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
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
大眾前側手指霄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
畫像語不能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
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
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
所偃即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
像耶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荅

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
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
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今汝等有谷汲之勞今
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
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
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
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
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
踈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
所患纏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
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
汗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
荅曰涅槃通以素業相公宛然若舊乃以經
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
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雅有
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理湯藥曉夕
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
此為佳客遂釐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
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遍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
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
誠曰修道不欺暗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
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
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
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竹林寺
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
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
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揔持等官寺百餘僧
爲一番通時亦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
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誠通勿傳此妖
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唯客
僧見投非常疑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
異焉乃各贊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
谷東出少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
老公手巾栢額布袒短褐執鐙開荒二十餘
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勿道人不依徑
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
官寺於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
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鐙來逐群僧十餘望各

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
使入山餒虎道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
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
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
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叙
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焉合心性
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
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脩竹干
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
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馬
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
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床
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
通禮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任官寺厚供難捨
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
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
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
來入振手遠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意不
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

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任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許歛見峯峩巖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者舉鑿驅僧假為神怪今通獨進示見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壽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鍾鳴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

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魚魏都魅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誼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淨故感見多彩近有從鼓山東面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給珍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行得其寺眾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弼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擊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弥近門聲妻乃遙應曰眾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

腹嚴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舟舟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靈謁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今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為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雜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井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云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特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間更令誦餘率皆如此

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万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任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叙之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任寶明寺襟帶眾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眾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眾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今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且將昇草座失雲所在大眾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不墜昇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任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醺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黥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何出歿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亦在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之案業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闕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幘衣來觀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僕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蕞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自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

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彌勤本業遂卒於所住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使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經論名高東夏禁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闢化深惟昔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

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

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權應道躡躡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胃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真心感掖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齎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菩薩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任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

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為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霞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

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

陳撰射除陵為碑銘見類文也

釋僧明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剝落栖止無定多在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散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大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散飽已餘者用餒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大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之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

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醢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頰或復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嫌掉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問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知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

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虀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眾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

遠度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貨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弥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尔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夫若離要必當尔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爲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疑水湜湜知入定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疑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真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恒准客到其門湛然即覺起共

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與王濬襄惟三蜀礼以師勸携至陝服阻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款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礼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於梁秦寺造四天王每六齋履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烟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袈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挽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皓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為嗜睡如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

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
舍利即爲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
秀作鎮岷洛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
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
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
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
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
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
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
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号爲仙閣梨焉開
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
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端坐
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
云是聖人仙閣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
悟其旨最爲得意名馬於市衆所推美詮每
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
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
一食衣服麗素略無寸積願步鏘鏘雅有風
澗末出江都偏弘十誦講誘前修聽者如市

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
所知且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
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
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拈之雖伸還屈時議
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
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忍獨歡笑戲
於寺中以物指搗曰此處爲殿此處爲堂乃
至廊廡厨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
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
返鎖其房槌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
赴闕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衆依言締構鬱成
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
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鵝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
九隴精舍慕禪爲業屢食弊衣卒于終老開
皇中來至江都今通晉王時以其形質姪陋
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
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
遊履必賣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

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
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荅王力也及從王
入磧達于涇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
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
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
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
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
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鷓鴣吻下觀
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
尔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弥重之威
轉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
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
時摠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
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唯安一衆居
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
任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
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弥須慎之及至寒
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
帝時不以為怪送極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
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

頭床邊口流涎溜每至并許為異時復有釋法
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
長安為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
給白馬常乘在官如有赤患呪水飲之無不
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
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負含
生便尔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長半寸許
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鍾打之一月
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
服勅送于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
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千人別日覲二十五段
通計十餘万疋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
家珍云

釋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闍
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
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
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
之猪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

自介偏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靈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德法師所德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德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幘遙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其然也至明年六月累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余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去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摠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聞深知神異隆禮敬之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微應及後事會咸同合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

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實遵平等而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摠持顧僧衆曰不久此寺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爲卓異共性輕誕及遭法誅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露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漫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裏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爲徵兆也及鳥感起逆諸軍並著屯項禰額如其相焉感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鼻感逆黨並被誅翦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釋賈逸者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

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而爲無識所恥有方等寺沙門慧曷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曷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拍例如此也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挨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伴狂岷洛口老百歲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示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

以惡代辟親遠成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
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
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
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
搗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
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
而不倦食則同僧道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
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
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
也順時躬親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
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
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
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
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
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
無舐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驪山
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
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
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嗽者
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

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曰薩埵者
生來患龍又張蘇者亦患生痘順聞命來與
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瘥復武功縣僧毒龍
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
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即釋然
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
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
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
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至覲所事躬爲捍擋
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
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
言問曾襟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
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
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
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旣峻滑雖登還墮水
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遠復門徒
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
野多有鄙夫利其則食順言不涉世今不留
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塵弊卒無兼副
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

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禮崇敬儲官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平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四衆良晨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臯華嚴攝論尋常講說恒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感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埗悟人北嶺悟法

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介管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而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止觀無相思塵諸要槃節深會大旨遷亦重之語諸屬曰介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唯道英乎自介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供僧有募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言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宿初無頓眩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供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為勝汝不及我我不可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于六

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盆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其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

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今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却捨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群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惠褒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燄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以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纔下一鏹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臨卧地驚懼周十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柩上至于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亡摠集不負身世誠斯

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矧弊年有凶暴毒厲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獲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未然略如對日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爲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未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鑿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茗然山表

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閑閉同房僧不知靈異号爲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爲衣食行往遮障鑠門鑠檀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飽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辟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費糧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悔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任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常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

業其尔耶若指聖懷斯實凡庶余不同也左
 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
 而達體道為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
 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
 折蒿藿生死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
 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
 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
 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
 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
 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
 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
 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
 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
 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尔
 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
 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
 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沸
 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
 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

貫後既辨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見行
 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眾皆止之而達付而
 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
 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
 請及至明且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
 擬大眾各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
 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饌連車接轡充
 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
 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今盛業京
 輦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感通上

承

漫提音上莫潼州童音瑱反也賈反古雅 綦母音上
 二音覆音上 器械音上 送餉音上 抵掌音上 孺客音上
 軟也音上 衣皮音上 造寺音上 團圓音上 踰客音上
 伎音上 伎音上 伎音上 伎音上 伎音上 伎音上
 越也音上 漫言音上 憤氣音上 核音上 核音上
 古音音上 眼音上 眼音上 眼音上 眼音上 眼音上
 疾死音上 撼頭音上 撲音上 看閱音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承四

唐釋 道宣 撰

感通篇中 本傳三十九 附見四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黎傳二

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傳三

周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周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前梁益州沙門釋尚圓傳六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後梁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隋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隋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隋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隋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隋代州耆閣寺釋道幽傳十五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十六

隋襄州禪居寺岑閣黎傳十七

作咳善愛反 經跨下頰化 重縫下音 繒帛自上
 反不肖以下音 笑牟盾下是時一尹非謂之 一牙蒿
 藿上呼高反 下徒皮核下胡隔反 愁慘下七
 也財賄每下呼 僻上偏亦反 寢處上七錦反 下處
 勘當下反 間然上苦役反 餘長下音文 安處

隋丹陽天保寺通闍梨傳十八
 隋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九單道琮
 隋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二十旭上
 唐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一
 隋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二
 隋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三
 唐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四
 唐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五
 唐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六
 唐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二十七
 唐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二十八
 隋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九神辯
 隋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三十
 隋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三十一
 唐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唐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唐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唐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唐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唐京師定水寺釋明濟傳三十七

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宋尚禮
 唐兗州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承四

二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号
 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
 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
 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
 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
 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
 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遥喚雌雉一女
 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
 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
 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為
 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
 為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浩
 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
 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閣黎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
 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
 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
 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倒坐已了香令

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食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介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鷄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鮑鵝

承四

三

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萊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何為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閣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床授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

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盡壁廊倒旦共往視試撥椽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出沒時有預知号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郡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鄂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日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鄂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後方驗度戴皮相皮鄂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姓各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侍傍曰世人洵洵貴耳賤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伴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伴狂漫

走人逐成羣觸物摘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關移任野安自制琴聲為天女怨心風弄

承四

四

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為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亦造關為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詎曰我是長

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迭送至京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

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為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道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窺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窻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

著鐵枷鎖祈見位曰大家何因苦困乃尔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

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

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

大家何不任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任之然

曹司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

承四

五

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

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

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

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父而不已

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

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

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

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任聽我一言諸

鬼合掌位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

自尔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

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

任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任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廛每往清溪路

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

臨終說諸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迷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遠巡間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為宣帝懺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為及也傳曰以為後梁續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有河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祿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追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傲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感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床羣

虎縱吼穆心安素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峻壑西顧深

承四

六

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禱應時雲雨如此衛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遁之賓咸歸竭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綴叙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挂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為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任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元帝當辟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醮便問此術能致道乎荅曰錄既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

不應道士曰余借飲水致無有赴次更七日
口絕水飲道士又曰余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屢滿塵冠昇天而氣
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
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
曠曰尔家塚内棺枕古井移墳開甕必獲襪
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眾咸憚之
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鐘可掘
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為詭惑鞭背百下無慘
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
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
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十
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
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
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
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
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
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駝
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
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前驗於

往矣至於梁元覆敗王琳上迫後梁國移並
預表蒞有一宰鴨而為齋者鴨神夜告便曰
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尔便斷曾度夏水徒
侶數十欲任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
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
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
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離弋僧告曠知
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
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誠犢子疾當
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實微不可
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
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
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云二年預云終事
示如脚痛問律師曰阿那舍人亦有疾不未
答間自云報身法然及遷神後手屈三指仁
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蘇見閻羅王
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
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
飛泉時降佛跡隨慧日道場法論備見若人
為之碑頌廣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

承四

八

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持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巴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入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往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狸鬚根大蜂野葛鴉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令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

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急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亦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

承四

六

亦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

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關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伴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以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

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投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官歷三代大與眾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歎曰毛中有人不可輕慢介後不見益州人前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顏狀如常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隨高下狗騎與伴三人筋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慮以事除之作兩裏餅啗一餅裏一具生鹿角一餅裏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噉鹿角全無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獨詣超化脫其大鍾塞孔以乾飯六升投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

者恭獨拈之如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

承四

十

明當兵至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為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為護寺檀越羣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弥口作吳語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恠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弥出後恭抱厨柱起以沙弥衣置磔上柱壓之沙弥來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為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敢辛腥在

田農作以鐮刃爲鍾磬步影而齊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虫蟻一昨空中聲曰進聞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閻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

承四

十一

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境率天請弥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躡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材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襍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荅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即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觀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

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憊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摠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款余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如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尔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釋道幽代州耆闍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伽波若并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

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為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

承四

十二

之以畏死答云為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往幽手中尅時來迎及覺見

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蟬蛻而去于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而沒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

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眾尚得六根清淨我何為不禮諸佛出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万五千佛依經自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

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蔚亦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

承四

襄州禪居寺岑閣梨者未詳何人任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

承四

十三

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亦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仍挂杖頭入眾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鷲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

庭中塙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悅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噉衣及箱以告於岑岑摠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齒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為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滌中迂記某處為厨庫某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

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開訟不可任耳未徵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揚通閣梨者任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

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綫如指大以用絛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汗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鑊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責不以爲

弊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窟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

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窺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撮臥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疑觀寺有夾紵立釋迦舉高

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捨塑纜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

承四

十四

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蘇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

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疑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蘇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亦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更濕方食之

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儀容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是唯噉土飲水時俗命爲人壇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

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為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他開悟道俗以清簡為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尚自誼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

承四

十五

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來往都不為害諸餘僮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躡被啣山以水洗之尋亦還復後還天勅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床下虎躡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即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介來何為曰父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關梨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介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為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

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伯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親如

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為旭上也年九十八釋法通姓關京北郭人小出家極厄弱隨風偃仆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鑒所願尅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親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彼向有三升母以為物忤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驢馱筋通敢始一驢孃呼遂覺餘二失之自介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不以為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竊取裝袋安在柱下戡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為通笑為舉梁抽取戡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

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為此
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

承四

十六

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為懷至通後捉
摠攬兩手急搦一時血出外憤彼即蟠卧在
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你手碎去
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
通為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
命為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

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
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
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
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花常誦
為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

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
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
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
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
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
次腹忽如裂水出傍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

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粲賊
擾唯悅守山盜來求減以惠給餘更重取責
而不熟慙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
地不動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
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
之人得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

承四

十七

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
至山觀悅風儀秀眉蘊服請受戒品又遺厚
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襲以奉之因
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
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
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
羞虛歎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沉泳之屬故慈
善所重或飛來肩上有或得伯手中雖衣弊服
而絕無蚤虱時又巡村乞虱養之誠勿令殺
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
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擎錫跣足自云
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
号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沉密訥言敏行人共

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
衡岳思師所成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
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
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
地禪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
師聞志焉相携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
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顛返鄉歎爲故鄉不
乏賢友足爲模楷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
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暮告
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開
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
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
九遂葬於內華末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
寶利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
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厦梁右軍
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盧舍那
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
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
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

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參請唐運大通
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
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
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煙乃獨止此山
草庵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
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
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
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
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羣豬來
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
擁遶哮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
救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
部毗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
卒於本寺

釋法施姓江武當人少而弘直神智難測形
無定方出處不滯遊巴陵顯安寺安羅樹下
宴嘿而人亦莫之顧也依荆南記云晉永康
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
一樹生逾疾成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
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尔已後樹長便遲

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俚築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之竒迹也隋末喪亂稱兵非一蕭銑時為羅

承四

十九

縣令施拊背拍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後果王之米極平賤施誠深藏人不測其言於後米斗直万五千飢餒者衆如此記授來事若指諸掌趙郡王伐偽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雙銅筋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牀側人

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邁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万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

者皆為死計散費資糧為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設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羣之美至於筭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為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昏曉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為他厭及八營賊主揚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即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号为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荅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為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泝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國像隨身又留一影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

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
悉參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

承四

二十

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
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
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取出祭之逢高
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
斫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間有何道術
荅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
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
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
人得信在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
明有儀止巡講採聽隨聞便解有疑錄出以
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
爲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
襄郢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
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曾聞見行至禪
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
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

非唯寡少更增諠譁相接曾未經涉恰如其
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
鑿徹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姓
者請爲圖其墳塋巡歷峴原示其一所曰此
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
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伎言掘
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袁
山松者博覽經誥時号儒宗聞辯學廣故來
尋造以揚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曠辯曰
揚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愚徒無聞智者松
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
述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於
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卧夜便露視審宿度
之所次察字畫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
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
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
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
獲本請爲披決辯得欣然即爲銷摘此僧茫
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弥天誠非
虛稱學統弥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綜無

承四

二十

遺要約包富靈臺斯盡于時月臨井宿便云
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
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
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
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道甲六丁
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
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
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奉
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豎
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揚為魔
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復衣夏坐墳
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
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雖縣先有育王浮圖琳
忽一時歷林借車三百乘云欲向雒縣迎浮
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
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枯師不測何人
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
來八百年矣曾為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賣
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

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
故

承四

七

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
足攣臂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
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荅曰以檀越常喚
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
攣臂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尔汝但
閉目吾為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
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開目將欲謝恩失
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尔精誠
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
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
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
三矣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
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賞專務
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
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
弥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
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不見

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其山守靜獵者奪獲頓盡顯述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表周遊法

承四

三

席參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

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介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潘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

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娑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為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又見兩人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臉上掩師便頂禮請救其人曰汝殺昆小遠從何來答昭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真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逐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遶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遂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塔塔存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

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
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

承四

九四

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
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
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
坐熙治如在父定其五臺山有故宕昌寺甘
泉美岫往而志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穀
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

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為神聖
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
曰大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
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
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
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

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
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
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起塔所
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
殊既遇聖者奄復丈夫曉悟花嚴經義乃造
花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

許卷近龍朔中主上令會昌寺僧會曠兩度
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
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鳳門郡府鷹擊
郎將時年四十款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
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摠召家屬曰

承四

九五

吾為尔沉滯久矣旦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
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糗負襆獨詣臺山飢
則餐松皮栢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
偈亦無所參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
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
慨跏坐不動不食不息已經五日守令以下
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在一坐三十餘載
禽獸以為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
厭俗為道以解脫為先自今以往願為善知
識非尔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
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
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
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為對礙遂學大乘離相
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

釋明濬姓孫齊人善章草常以金剛般若為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濬荅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濬自介精苦倍百逾厲至二年三月卒寺眾咸聞異香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傲怙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賓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慙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卿舊與

相知何為不能書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握手不能別 撫膺聊自傷 痛矣時陰短

承四

悲哉泉路長 野風驚晚吹

共

荒隧落寒霜

留情何所贈

惟斯內典章

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中洛州宋尚禮者博學有神明好為誦詭詩

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鄴戒德寺貸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貸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態時俗常誦以為口實見僧輒弄亦為黃中所笑及禮將死謗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任魏齊故又生於兗部冲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為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為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迫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

安州高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細周濟乃分僧兩處

承四

廿七

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眾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一六十人纒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眾行殊道業理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弊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成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閑習內外款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術纏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晃聞默然逡巡而退尔時大眾歎曰護法菩薩

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奧典沉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蒙盛習此經即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眾任冲轉教即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

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為承嗣所學歷然有據

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 可禪師後榮禪師 惠禪師 盛禪師 那老師 端禪師 長藏師真法師 王法師 理已上並口說玄 可師後善老

師出抄 豐禪師出疏 明禪師出疏
胡明師出疏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
道蔭師出抄 冲法師出疏 岸法師出疏
龍法師出疏 大明師出疏 不承可師自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承

唐釋 道宣撰

感通篇下 正傳四十五人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璠傳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榮傳九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瑳傳十二

隋京師隋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隋京師玄法寺釋道順傳十四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景暉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三 法願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遠傳二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遠傳二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嚴傳三十三

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沙門釋道嵩傳四十二

隋京師靜法寺釋智疑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歲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思既開理致通衍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暹興法翻譯爲初勅召入京任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姝毋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

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

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

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見天佛所祐勿憂

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

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

祖乃割宅爲寺內通小門以見委尼不敢名

問後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爲龍驚惶墮地尼

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

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

與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

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

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

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

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

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與由佛法而好食

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

樂聞鐘磬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其龍潛

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

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

利並放光明砧鍤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

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成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善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瑤氣旋連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昇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送于鄂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旋遠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爰之下沒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遠塔三市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

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之弟子

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印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又奉送置塔葦州天雨異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來懺歛獲雙目捨杖而歸風雙等病其例皆爾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遠雲間閉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卒於京室關提斯那任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

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慶希有乃某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威將有百數闡國稱慶佛法再降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速度疑是登聖引入大寶殿躬屈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貪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千別館供給華膳去以酒醪和麵擬為餅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使用水澆煮之與常餅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華虛空藏也又問天華何以答曰似薄雲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綺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

福地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願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址梁代彫飾隋初顯敞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室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感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爲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即與令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三十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曆有号大同至今歲紀髮髻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像一驅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

于時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度信文
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微猷講授相接終
于本寺

釋明璨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
其中途尋閱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
未及三夏頓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淪
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
岵慧遠率侶登之璨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
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
疑善通問難精慮勃興未曾沉息加又福德
所被聞見欣然勅召入京任大興善仁壽初
歲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
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璨情存傳法所在
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
遺及諸闕本隨得施利剋剋傳寫末又住大
禪定寺弘法爲務春秋良序類住藍田登山
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也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
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
攝論履遊名教清迥不羣大任大善博綜機

要榮達叙願辨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
勅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
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于
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
爲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
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
江直趨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
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數丈青
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利合州喜捨紫雲
覆塔兩金銀花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
色相鍊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泛旋轉
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爲文帝造塔有一
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
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觀此瑞無數千
人將下之晨又兩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
改革前度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
三佛餘則跏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道爲任
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亡法毀潛隱太山迴
互魯充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

駕請謁一見便悅下勅入京住勝光寺講揚
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有
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貞吾
師友仁壽初年勅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寺
即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
布雪滿山邑天地奄暗逼日無見及期當午
忽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
丈圓如輪蓋造有見者望其蓋上赤光赫奕
圍圍直上速連天際墜于覆了雲合光收還
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
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晚入京都住仁
法寺講散毗尼神用無欺時程俊舉後學欽
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
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勅送舍
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
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病夙痼飲無不愈別
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
持戒來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
演終于本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
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華
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輦便任勝光訪
道求賢栖遑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
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
忽放大光通屬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
放光明遠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
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
井水深且清輕夏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
而無竭濁莫不嘆嘆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
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
譯下勅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
失好任空閑味誅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
通滯罕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
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窠像背文宣陵
藏中諸彫刻駭動人見芬引舍利去州三十
許里白雲鬱起從寺至攀長引不絕耿耿橫
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且將曉
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

衆同見傾目巨論識者以爲石窟之與鼓山
連接密介竹林仙聖響應之乎即至山塔東面
有泉自生飲皆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
經如費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
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爲先遂廢
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既久弥呈心過遂終斯
習後入京師周訪禪侶任大興善垂惟斂足
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略不露口吐言清遠妙
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州四年又
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管石函本唯青色
及磨治了變爲鮮錦布彩鋪螺又見僧形但
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爲佛火焰神儀都皆
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
之像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
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
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撲樹乃生
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
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
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
禪定寺唐初即卒年九十餘矣

釋曇瑒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大
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欬而以慧解馳名每
往法筵亟陳論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
諸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老皆揖其
精府反啓其志瑒乃爲斟酌通問槩梗自江
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
爲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瑒入住內史
令蕭綜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
家僧薦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
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熙州環
公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
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
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
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實爲清勝瑒巡此地
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
疋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
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
天本亢陽人物焦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
不賴幸又放赤光流燭如火行道七夕又放
大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蒙斯瑞及懺罪管

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爲業詞義性度寬雅爲能而於經中深竟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非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貞士也晚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閉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覺疾多載聞舍利至昇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道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覈志勤策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囹圄中無緣拘繫假託良善文書既刻方便雲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爲囚隸說法勸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云

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軟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召送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花如雪下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巡栖山也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之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即往修理先有主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爲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位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寤氏生平志尚禪寂爲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寡欲不爲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微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

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舉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斜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歎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懺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釋僧世青州人負表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途

李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刃當時談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任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勅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尔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叢焰非一遠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目者無不同覩後及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遠城朗徹無異及至舉瓶欲示大衆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刹教化舍利

二粒見于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粟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晤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任曲池之靜覺寺林竹叢萃蓮沼盤遊縱達一方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學如同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為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生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文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任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為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同諸僧侶住在長

安晚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
戒業言語隱伏時特識記高祖昔任岐州登
有前誠既承大寶追憶往言圖像立廟爰彰
徽号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
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春秋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
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
寺仁壽下勅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
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
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際眇不可測
因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
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
初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神
色無異願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怡然
神逝

停寺內其夜銅鐘洪洪自鳴連宵至旦驚駭
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
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酥
先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
名秦瓊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
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
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住弘善寺
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于秦州之永寧寺下
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
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之
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文
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
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歎
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
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臺省仁壽
歲下勅造塔於廣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
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
靡唯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亂

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左盤上相當而住形極廣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為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勅召置塔于觀州初至塔所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合五色有若花蓋綺繡錦績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

但奉文言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舩前緩飛乍來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脉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也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尼開剖篇乘不阻名聞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任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悚然仁壽二年勅召選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華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為紫比靈輦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紉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狀如鸚鵡

色甚青黃巡行基址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又青石爲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紋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尼像合掌向西函脣西面又見卧佛右脅而偃首北面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而行至卧佛下任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已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輪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歎怖希遇歲歲既了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塔外咸見幡蓋圓遠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遠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

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任真寂寺掩關勸業仁壽中年下勅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臺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日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

釋曇觀荊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及進具後尋計義門偏宗成實祛折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嚴整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銷砵邪障高聞周遠及于天關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任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待欽德受法觀寬懷敷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素然衣鉢而已時俗流酒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

相對制同神造彫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
置內恰得相容州民會巨海者患痘六年間
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色如
黃金乍沉乍舉及見三佛從空而降即能陳
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

釋靈遠恒州人先在儒門備參經史唯見更
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終淪諸有未免
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
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輩
慕義相從晚住延興寺退隱自守端斂身心

終日禪默衣食鹿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
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聞有異香
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
者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
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鼻塞又
兩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
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鏤下舍利
訖有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遠後連尋定
業追訪山野不顧名貫頭陀林冢雖逢神鬼
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

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踟躕如在因合林殮
於杜城窟中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篤道法津周聽大小
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
導戒愚智衆通誼靜昕一其正度恭慎橫經
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衆見其低目寡言絕
杜論道皆号爲朦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
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答
曰勿輕未學妙德常箴夫惟大覺方能靜照
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執物時有通悟唯

目兩明殷鑒方取會通不得以法累人致乖
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
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
後入開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
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
重勤助躬事率先擔撻運涉仁壽中歲置塔
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初至公館有沙門曇
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
業一無所現即解衣爲懺燒指爲燈竟夕供
養明旦出光通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

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四月七月初夜放光赫赤欲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簷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光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收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琉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而數重漫覆其函又加磚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花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華皆彩未下塔前有張世謙者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擊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羣僧各執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華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帚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微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兩天花滿四十里塔基

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實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激發達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任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遶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花座并有菩薩俠侍嚴儀從列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任弘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逆發有尼智曠冷症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

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舒又揚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所見牽來至舉乞願末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既訖西北雲彩雨華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華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群犬非常禁惡一見此狗低頭畏敬不敢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象六牙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衆瑞非一並以事聞接晚徒迹終南居閑禪寂登陟巖藪往而不返

足攀跛十有餘年委杖自扶來禮乞願尋得除瘵放杖而歸範目覩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行次漣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弥見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任淨影寺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者多難用緝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接匡救有儀雖具徵治而無銜怨各懷敬嘆登自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辯馮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浮圖權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唯一丈漸大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斷截成函三分去

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懼日愆期
內懷憂灼比曉看之其石稱函自然分析不
勞鑿琢宛尔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
拖曳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衣期限深慶情
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未究成
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玄文踈條本幹
時傳富博而性殊省事不樂談說苦祈敷散
精理載揚任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
厚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元
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峯帶澗面勢
高敞多挾微異事遵清肅故使行僻之徒必
致驚悚由斯此衆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
利到前山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
自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刺刀三十三枚用甚
鋏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
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碼碯光似琉璃內外
照徹紫焰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以衆
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火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巖事了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
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未聞隱義重玄
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
求攝論意量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
改容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爲業仁
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寺基帶
危峯多饒異樹山衆盤屈脩竹蒙天寶佳地也
剋日將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
于體上金石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
漸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善哉
聲清暢微心追尋莫委又舍利函上光高三
尺狀如化樹本送舍利函上分爲二粒出琉璃瓶
相隨而轉並放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
如雨相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迴旋塔
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無量於此之時
華州城人見諸仙人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
當斯運欣慶嘉瑞說不可盡民皆捨物積之
如山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爲
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獻后昇霞

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露聲教講誨時揚器法難擬任興善寺卓卓標異目不斜眴威儀安恬衆敬憚之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日介爲舍利可上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即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爲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即舐人手夜即舉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隻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干塔所旣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爲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任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

於本州普樂寺初管外函得一青石蹟磨始了將欲鑿飾變成碼碯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班駁維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隻翱翔緩飛遠塔而轉塔西柰樹枝葉並變爲真金色及文帝旣崩置大禪定延任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爲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乃存友朋殂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爲函磨飾纔了彩紋間發彪炳光現山海禽獸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

深開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顯常樂正觀掩閑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妄者謂爲庸劣同任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任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疑爲蔽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世矣

釋法楷青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具後專攻四分雲華兩匠振綱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隋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闢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鶩楷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爲安而能遷古人所尚

久在塵垢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任揚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楷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舉州治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舉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見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景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華兩廂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重沓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已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傍立聖僧午時復見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中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

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

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一菩薩及黃師子已

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

師子躡踏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

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

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為宮殿樓閣佛座花

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

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

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諸天寶蓋

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衆

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

又見光影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

華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

墜地狀如桃花巳時帳後見三諸天三師子

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并立菩薩合

利忽分以爲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

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紋生又見大

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

指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之以流傳內自仁

壽創塔前後百餘感徵最優身高於楷後以

常業終於本寺

釋智能姓李氏懷州河內人希意遠塵東懷律

教收聽今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

隨奉資行任轉輪寺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

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

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時

創開此額初置基日疏山鑿地入土三尺獲

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

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

大放光明燄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

轉變狀叵論能晚還寺更宗定業林泉栖託

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終卒

釋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

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經接叙時俗亟

發歸信爲衆賢之賞入京遊聽住具寂寺文帝

下勅召送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

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得石

期至叵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

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枚底廂及蓋各

是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

臺省良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庭前有古栢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即傳所云李聃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世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恹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

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上造基掘地得古埽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遶呈祥同歲大塔嵩還京室任熱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遊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巖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晝摧俗緣今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

也十三拜辭即蒙制落更詔大部情用弥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鳩快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教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召送舍利于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觸具表上聞疑任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勸業弥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瞻頻仍講授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舉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發鬣垂布屯聚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榷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麤

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隙言必詳審
深推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惱頓
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
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人去也何煩累人故於
無常得其旨矣

程沛辨姓車齊州人少涉儒門備問丘索孔
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
具嘗薄通幽極後羅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
門息緣靜趣開皇隆法入任京師依止遠公
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遠尚受攝大乘積
歲研求迷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相乖彼加
言誇辯終不雪及委由問答曰吾思其初結
交也情欣若絃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
高之後勅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
即陳宣帝爲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陵風
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迫駭程憂惶
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直去即蒙風止安流
公下既入湘水汧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
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

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岳頂
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塔
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
收獲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初
此山僧顛禪師者通鑿僧也曾有一粒舍利
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
揚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
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
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
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弘福思與衆
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
後見聞之事爲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與禪定
復請任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暑物理
相會有若自天况乃神道玄謀義乖恒應而
可思也故聖人之爲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
以攝生爲教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
規模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大
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空絕形
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

道窮微非曆言也然則教敷下士匪此難弘
先以威權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輪發信然所
以開萌漸也像未澆競法就萌離神力靜流
通感始絕二石之世澄上揚名兩蕭接統誌
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蒙俗情多
浮濫時陳靈相或加褒飾考覈本據顛墜淫邪
妖異之謔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之
拔濟信而有徵大聖之道夢華實相半斯則
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想像實假冥
緣故得有倫虛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圓通
之遊聖寺照達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
矣前傳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
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之應或
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有晉嘉相雜杏
臻焉曇翼之感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後繁
華難具陳矣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
屬於羣物至澤通於疾厲天花與甘露同降
靈芝共瑞鹿俱程空遊仙聖結霧來儀水族
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皆備潛通君臣相
慶緇素欽幸其德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

即世或墜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
神達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煬帝鑄高陽開
模之始其像頂含翠髻身曜紫金靈光通照
顯五色之希奇瑞花滿庭開六彩之殊相上
下同泰無德稱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
響斯厚澤荷福無壇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
復兵飢荐集宗內分崩亡曆喪寶卒于身世
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迷
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
禍及凶終何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溥薄
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遠
筭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之爲言班
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
所以爲然何異見羅紉於篋笥而未識成之
由機杆也觀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稌
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於
業業繫於心心發既其參差業成故亦無准
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辟迷因果
之恒人謂徒言而不應故正馬遷嗟報施之
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感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斯皆觀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
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
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
吉凶之雜起故禍福而同萃唯色一也等面
異而殊形唯心一也齊自他而無定故無學或
業盡於此生往業或終於即世有縛感由於既
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懷
疾惱目連威雄之達士終纏碎身至聖納諂
於祇園王子被讒於清衆儒宗絕粒於陳壞
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命
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世崇
建塔像令業起於將來交運相投無識因之
致惑隨遭兩鏡通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
濟寄神祝而銷灾慧日法安憑斫石而流水
轉明之越巨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而邪像
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矣其徒繁矣既
云神化固不可以由來擬之輒叙篇中識僧
倫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感通下 承

琛 采 二 同 舍 階 反 戶 皆 昕 反 許 斤 揆 反 求 於 馭 音 指
音 買 萬 反 鳥 弓 疑 反 且 力 通 行 反 下 羊 美 銓 衡 上 七
反 戶 應 亦 母 反 上 女 買 幾 絕 上 渠 也 蒲 坂 下 音 劭
音 石 礎 上 知 林 反 作 疑 下 直 洽 侯 央 反 晃 發 上 胡
先 明 黃 鵠 下 朝 三 枚 下 數 也 梅 伯 反 其 器 反 華 州
上 所 欵 反 許 勿 風 翳 脚 下 卑 益 反 下 瘞 反 下 於 倒 坵
中 反 欵 反 許 勿 風 翳 脚 下 卑 益 反 下 瘞 反 下 於 倒 坵
側 高 反 丑 逃 竄 下 麓 羣 僚 官 下 音 寮 酒 醉 下 音 教
也 楚 辨 水 洩 下 所 有 反 曹 陝 下 失 基 址 下 音
顯 敞 反 下 昌 兩 莒 州 上 音 沂 水 後 反 陟 姑 下 音
析 疑 反 上 先 擊 志 幹 下 且 反 威 稜 下 郎 博 綜 下 子
隨 止 下 音 魯 充 反 下 以 漢 仇 隙 上 音 求 下 丘 屏
毀 上 音 餅 赫 亦 音 許 容 反 下 潞 州 上 音 痾 音
之 病 風 痾 下 音 餅 赫 亦 音 許 容 反 下 潞 州 上 音 痾 音
聲 明 字 上 樸 木 上 必 木 反 百 礪 下 音 二 牧 下 正
巫 陳 上 記 反 去 老 耄 下 八 十 日 反 年 捐 反 伊 入 宗 在 宗
紫 繞 上 音 遠 經 繫 反 下 流 燭 下 燭 俳 優 音 戲 也 躡
疾 反 上 正 作 變 必 亦 精 覈 反 下 開 萬 困 固 音 戲 也 躡
也 拘 繫 上 音 俱 下 知 訐 音 告 也 桎 梏 上 音 竹 下 名
械 別 囚 隸 下 音 同 前 驪 山 音 寗 氏 定 反 徧 狹 上 音
名 也 反 下 侯 史 斜 穴 下 音 例 萊 州 上 音 言 晤 下 音

悟稠會反直流叢萃上自紅反反馴狎上音旬
 前反如絳反下音降紅色也或紅峯疎下息反
 秀立也山高少反美小卓犖下音紅角反
 上息淺反少也謙牧下音穆和也正風勁反下居政
 下音恬反少也謙牧下音穆和也正風勁反下居政
 蜻蛉上音音有青又音精也錦績對反無傲告反
 慢壞異回反古童稚下音直正溜水力下反泥滓
 深泥也反強禦下音懾然反長自錫反陝州失
 淡經紉下有俱鸚鵡二音欲藏瘞反下例雜沓唐
 反祛析下先起虛反開也判也巖壑各下呼銷殄
 反減也浮侈亦反昌流泗下音酒也周鏤下音瓚
 才讚艱差上於貢反鼻翔音祥飛昕反計斤鶯
 道馳上音粉膝叟上音箴音針也下甘反
 執箒反下九激發上音擊小起也又恐俠持
 上胡估反冷症下音注眾夥謂之多也楚人紛
 正作快反疥疥反徒迹反上音移也巖敷下音變
 霏下上芳文反反徒迹反上音移也巖敷下音變
 反力負反下屈病我瀝洛上直連反輻湊上
 如車下七秦反或作軌緝諧上七入反反斷斷車
 下正鑿琢下音全反拖曳上音他下卒幹古下
 且反想本高敞下音兩反行僻下音錙利上息瀛
 枝幹也音華州中反所斜巧視下音題舌舐古也蓋
 州上音華州中反所斜巧視下音題舌舐古也蓋

飾上鳥也與瑩反光翔翔上音高反下音殂落自
 胡也彪炳上音彼林反下音兩汴州反皮杞州
 起音子遺單居也反鴛鴦音務蹲音存一沓重
 上唐飛颺下音羊又郁烈上音於六反一山參
 高自正作崇迥瞰下音視也一栗反良吉壘發
 力上去記反又紀毫州上音聃反甘盈長下音
 樞細下音昌俱反反靛雲變代二音嫌郟反丘逆
 一際楚叱下音昌俱反反靛雲變代二音嫌郟反丘逆

論文

褒飾上博考覈下明之諺俗言也反林蒸之下
 陵反或荐在見反賈誼下音義反羅統下音
 作藟誤若音也下相機杼下音梭也反倉廩下
 篋箭上音若竹也下相機杼下音梭也反倉廩下
 反錦稌稽日稼色二音種機杼下音梭也反倉廩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承六

遺身篇第七 唐釋 道宣 撰 正傳十二 附見四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傳二

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隋雍州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傳五

隋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偽鄭沙門釋智命傳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唐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唐梓州沙門紹閣梨傳十 志名字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一 志

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頒天下覓之時會之父老奏稱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舊号齊

山武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以童子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日新月六年三

齋供不斷但以坐禪為念出禪則誦經恒常入禪百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窻中遙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焰彌熾遂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自槌者又有頂禮讚歎者至身盡唯有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僊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僊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

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僕衆奔散蛇
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尋爾

承六

二

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
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
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
訥澁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而合大理經留
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
之取火乃將大爐炭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

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荅曰須火却
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曰得道
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即應
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
容禪師陰異之未即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
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
而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
禪師喚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
動惑亂百姓荅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
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
覺鬚髮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
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

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
無所吝惜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除三
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以周
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
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
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以爲僧

承六

三

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荅曰
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
空荅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
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
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額大衆曰真解
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
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
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
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
香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烟焰
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
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
時或心念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
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

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焦頭耶於是
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
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
今爲爲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
法也闍境士女聞者皆來遠數万而崖夷然
澄靜容色不動類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
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
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
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
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
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
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
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
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捨身
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者年
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
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
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
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

俗十餘万衆擁舉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
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
薪積欣然獨笑久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
若木偶起言曰時將欲至仍下足白衆僧曰
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於城都縣東南積柴
壘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
之崖緩步至樓遠旋三而禮拜四門便登其
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
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
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
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
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
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
垢重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
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
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
允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
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
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
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

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

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誦大義終未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塗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擅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

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
棲之上如日出形並兩諸花大者如兩斛承六
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
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
息及崖滅後鄂縣人於鄂江邊見空中有油
絡聲崖在其上身服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
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傘乘空西沒又潼
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

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
蔭會仍兩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
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
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叢舍盛光
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
不見焚身心懷悵悵夢崖將一沙彌來把裹
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達於勝下火
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
用熏病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
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藏
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村為
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

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
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
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
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
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
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

承六

七

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
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趨
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穰人牟
難當者於乾嶠山頂行獵擲箭聲響舉眼望
鹿忽見崖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
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
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
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
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
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
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
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
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
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

皆具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
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
武之初來遊三輔容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額

弘緩有丈夫之神彩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
頭陀為志樂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輒
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潛
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
常坐繩床斂容在定用心彌到不覺經過晨
夕有時乞食暫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
夜有強鬼形極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
毛垂下徑至其前圓努自觀之都無怖懾不
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
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即欲剗施便從索
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悶委
地村人明乃問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
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眾議不決乃分其屍
為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
儀執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跡坐修禪至

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
手不釋卷常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

承六

八

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啜草咀嚼咽
飲都不為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
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既滿
即事捐捨引眾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
自投而殞方遠填赴充於巖谷為建白塔于
高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
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經典大品法
華徧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
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萬眾
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
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
公籍住京師光明寺眾聚山結樂聞經旨濟
弊斯誼擾遂遺名逃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
終南幽巖獨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
尋便失來徑余曾同聚自悅斯人衣則百結
相連鉢則纒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
則藉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
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

義如行爲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
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爲
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
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
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

承六

九

事盡晚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
禪思准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
揆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
連蹤禽尚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
奧資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爲物或露
形草莽施諸蚤蚤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
卧亂屍用施狔虎望存生捨以析本志而虎
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
踐獸蹤冀逢食噉于時天地既閉像教斯蒙
國令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
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摠召詳集州渚其心
幽密安處自居顯靈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
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亂世智士安其在歟
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

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
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
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
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
白澤者奉勅傍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樵
梓谷內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
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復歸
所止前後遭難曾無私隱皆見解免例如此
也時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藏
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
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
安曰今蒙免難乃唯華嚴力耳凡所祈談莫
不斯賴因請藹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
造非一藹乃與安更開其所住具如別傳隋
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樵
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
欣茲重復以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
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烟霞不接浮俗未有
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
而住之初止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

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
 窟石遂依言進避餘所大衆共恠安曰華嚴
 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
 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殛與
 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
 離弦手張不息努眼舌紫立住經宿聲相通
 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
 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
 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
 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
 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
 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
 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
 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
 內罵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
 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
 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
 棺殮安時先往鄆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
 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
 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

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
 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
 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
 除棺器覆一管琴以當佛座令和遠旋尋服
 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
 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
 搖逸道俗承六崇向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
 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
 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安形
 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疾母既見不覺下迎言
 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於時聲名更
 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
 大方村中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
 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絲線大女
 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鹿布二尺擬充布施
 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
 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
 倍此周遍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
 簷一把亂床用寒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
 授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

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
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
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
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
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柰何作此
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
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
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
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
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
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修法義不殺生
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
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索錢十
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
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
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
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服並失明須
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胫肉曰此
彼俱由耳猪食糞穢爾尚敬之況人食米理
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

市以鼻喙觸若有受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
里內雞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此
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
勸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
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
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
天台智者顓禪師顓觀其形神灑落高放物
表因名爲大志禪誦爲業苦節自專四方名
匠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
眇昧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
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
絕能清嘽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蓮華山甘露
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
虺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而不敢山粒
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觀不
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業
無斷晚住北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
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探孝

經庵布爲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
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
耶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
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
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
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
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衆見其
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
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爲
衆說法聲聲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
入定加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
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御練縷布艾鹿素
自此爲常形極鮮白脣如丹畫裙垂半脛足
躡蒲屨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
從來者便捋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
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
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爲善知識也僧
爲強禦難奉信者有見此誓無不掩淚今廬
山峯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

遺誓用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釋智命俗姓鄭名頽榮陽人族望清勝文華
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爲羽騎尉
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備歷講會餐寢法與苑
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被乃
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
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
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
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
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爲中舍人官至五品
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
積年踰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三
御史大夫僞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誅廣略有
國性寄于斯時也今上任摠天策御兵西苑
李密鴟張蟻結魚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
外煎迫上下同懼頽弊斯紛梗情慕出家頻
請鄭主爲國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
刑科夜則替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
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曾襟決心
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從

之更互剃髮頰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擎錫徑至宮門

承六

十四

云鄭頰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頰問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唯旭旦未合行決頰曰若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頰厲色唱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惋

恨即偽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頰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領有富貴相但以眇眇後顧恐不得其終頰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頰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誅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 大幻莫過身 安心自有處 求人無有人

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為比丘尼見住

洛州寺也

釋玄覽姓李趙州房子人昆季五人最處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進山谷北達汾州超禪師所見其言情博遠即而出家今既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窟不免捉獲口

承六

十五

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摠作一襤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澄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因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惟其不歸顧問無處便開衣襤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露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

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玉肉山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方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割染玄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闡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彌藏經披讀以爲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顧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曠諷門人唯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漆故他行登知命便但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凜紫風霜人有與語唯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曰余唯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厭又少常懷快快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

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云

紹閣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虫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虫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虫前虫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重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處立茅苦而坐虫並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虫鳥而彪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

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

眾且隨疏出示爲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
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願習投終南豹林谷潛
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
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
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燭發烟火俱

承六

十七

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
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
遺骨爲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
比立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
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
頓絕穀唯嗽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

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荆
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
面目眾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
以火炷妹頂請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
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
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座洞舉一時火化骸骨
摧朽二舌俱存合眾欣嗟爲起高塔近并州
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

燒供養乃集數束藁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
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
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陰近有山僧善導者
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唯
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爲彌
陀經數万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
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
導曰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
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
西望倒投身下至地死事聞臺省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
頭陀爲業在寺南驢山幽谷結草爲庵一坐
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
已隨處而食還來庵所七日爲期初無替廢
所以村墅有信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
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
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山門然後乃返積
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
之端拱而卒眾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
迫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焉仍

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四年冬首余
往觀焉山北村人接還村內為起廟舍安置

承六

十八

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
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但三衣
不服繒纈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稔
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噤即
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便取一重披
之遂便覺暖自誠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
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縫綴即
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
生業道者罕有蹤也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
諸僧皆以布毼而為袈裟都無繒纈者縱用
以為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國
見今養蠶唯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
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
說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無耻當
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風猷上達下達
之言昭揚經典皆所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

唯道居尊唯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道是
非體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達
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筭之若流
唯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
能常保然則宅主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弘因
用清心惑或挫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
僮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剝剔以窮癡本纏身
為炬且達迷塗然臂為明時陳報德出燈入
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乳海之能備聞前策
斯皆拔倒我之宏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
之朽宅寶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
若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實唯
命六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上賢焚體由
其通顯下凡仰慕灼爛寧不失心然僧崖正
身於猛焰言聲不改大志剗臂以熱鐵神操
逾新玄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没法安亡形
於縲紲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不可掩
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腸樹表條肉林
中舒顏而臨白刃含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
又可嘉哉然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謗徒八

承六

十九

千受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濟行杜我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而摧集本未聞其旨請為陳之斯立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相屬我為集本如烟之待構生重唯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諺所質唯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肢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舍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鼻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姪惱纏封恐漏初篇割從闍隸矜誕為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深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加之

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遺訣露骸林下或沉在洄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墳豐碑承六紀德或乘崖漏窟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二十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饋膚剝則謂遺塵勞剋目肢解言傾情欲斯途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少祛鄙悞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之熏勃得失相補豈能兼濟遂有蛆蛹涌於內外烏隨啄吞狼籍膏於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泥土葬埋於崖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禮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唯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槨擯勝絨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寔葬行者猶希故掩駱埋齒朔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廬陵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必同行土葬紕紕難紀故且削之若乃碑行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之微功阿含之所開明即世彌其昌矣至於

埋屍塔側尚制遠撒邊坊親用骨塗實乃虛
通詔附又有獸割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
望存九請既失情投僞悅從事道俗讚善頌
從相催掣感不已放身巖壑據律則罪當初
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贅疣雖符極
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

承六

世

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
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
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
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
之新關鍵後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
賞時澆負饗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錫赴壑
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淫祀為終
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世
可為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
齊餘未詳論而忽厠以凡心籌詣聖道通成
愚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悟無
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身碎身之相
權行實行之方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

略也冰情有著終累言於厚葬虛心不寄則
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因略言矣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八人

魏秦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一

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隋眉州隆山縣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傳七 法遠 僧恩 智暉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齡傳十二 智證 宗公

唐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立秀 史控

唐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法連

釋志湛齊州山在人長明公曾孫之弟子也

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會默

而羣不為亂住人頭山遠谷中銜草寺寺即

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

承六

廿三

人頭山街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獸不敢陵汗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

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摧殞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通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焚齋達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

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遷于山室云 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

承六

廿三

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特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凡可送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闈官自慨形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勅許之乃賫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復丈夫相遙狀奏聞

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華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

吟誦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齋
齋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
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
迥來伐蜀規既降款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
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
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
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
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表十卷迥曰何
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
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
懈怠今始得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
屈惣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
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來並
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
壑其吐納音句呼翕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
松聰明者纔聞餘音情踈意逸者空望塵躅
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
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
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為
摠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

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惠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

承六

廿四

佛法之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
安聽採恭長往荆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
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
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
觀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
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
如泉涌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
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
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
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
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
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
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
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頗
隨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
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得無
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為
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

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已始欲聞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

承六

廿五

兩四種花樂則嘹亮振空花則霏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梵訖花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是穢死死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泐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即剝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裝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笮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搥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

高聲唱言如能爲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襍而不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襍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擊之死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三千錢償所漉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成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帶及裘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被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即移所在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康人稟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命公薦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亟移歲

序自隋初廉定北入嵩高餌藥坐禪冀言終
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揔會帝城以超業行
不羣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
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
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谷之悟真
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慧
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
屢辭矻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
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
并爲經始伽藍繼綜羞粒大唐伊始榮重於
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成就極
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
後卧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
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
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
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
餘日顏色不變天策上將聞稱希有遣人就
視端拱如生自起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
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
成等爲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
法華爲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
從聽受法一染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
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
誼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險重障巖固
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
遂終于彼同學昇屍置石窟中虎啖身骨並
盡唯餘體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彌紅赤柔
軟勝常過後方變紫靱如石道俗怪而敬焉
俱緘閉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
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
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坐然後
開之立性沈審慈仁揔務諸有癘疾洞爛者
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
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爲補浣時有問者積云
清淨臭處心增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
陶練耳皆慕其爲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
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
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

嗟尚乃就加漆布輿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
涅槃其例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
帛素迴向遠志尚敦愨情捐名利徵入會
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擇
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蒙俗罕知時弘福
寺有沙門智畢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
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用雇人前後出
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
斯業無怠今摠寺任彌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小年出家清貞儉
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落
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
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
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
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
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
德經行擁市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
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邛諸縣並
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
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

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
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
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
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紆紆頗相陵侮瓊曰
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并座
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
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為
勿妄怨也初如未之信既安又禮依前崩倒
合衆驚懼舉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傍
縣道黨相將嘆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
皆受菩薩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誠敬承風
敷道更於州寺召僧弘講闔境傾味自此而
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温人博通羣籍統括文
義逮于九章律曆士曜盈虛皆吞若臂中指
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
剝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
采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勵
奉法無殆沈穢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邑寡
學文字紕繆至於音詁衆議紛然雖復俗語

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羣盜衣裳略盡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繻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

承六

其九

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褌坐都講纒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勇心承習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間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濫慧又師

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驪戎玄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逃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擲俗典茲此玄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頓客旅推重經教其有未曾親者要必親覽

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爲熏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象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

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以長逝又不臭腐乃合牀內于窻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弘和弘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斗帳遂即退海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若此矣誠奉佩訓曷誦法華經以爲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住雲花綱理僧鎮而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各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既局狹纒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剝迹開林板雲附景茅茨葺宇寔躡踈簷

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

承六 三十

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橫造華嚴堂陞山關谷列棟開慶前對重巖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

号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纔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觀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啾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微言

已歘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後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化行未嘗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台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

承六

世一

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浴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絡舉傍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未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父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芴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

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
言略計十年之勤萬有餘遍

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
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
塵身子故密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
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
出家既唯一已二親留礙乃於父前以身四
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即辭向藍
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資麵六斗擬作月
糧日飯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異自然而至
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
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摠計三百
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
稱唯遠道俗所聞下勅徵延入住禪定唐運
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
請大德十八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
行德風意又請住持供事彌隆極光恒度而
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泉行
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
說導不疲開悟逾廣後爲亢旱經時山泉乃

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
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獄

承六

世二

峙器局川濟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羣有
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
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三十五摠有十卷每
講開務極增成學聞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
常行方等毘法賢劫千佛日禮一遍常坐不
卧垂二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迹以貞觀十
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
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
振古罕儔視其髀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
眦含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
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寧爲
文云

釋慧齡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瑀之兄子也父
仕隋爲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
沖粹姑即隋煬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闈
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秦
孝王女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
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剃落

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輦住莊嚴寺廣聽衆部
而以攝論爲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
被用爲模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
東宮中舍文才之舉朝庭攸屬每歲春秋相
嵩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爲難兄弟
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宋公之兄太府卿

承六

卅三

之子也略榮位之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
擇昏曉證與兄鈞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
弘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華皂
素稱富特進撰疏摠集十有餘家採掇菁華
糅以習臆勒成命氏常自敷弘時召京輦名
僧指摘瑕累或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
以時四事無怠故封祿所及唯存通濟太府
情存好善讀誦爲先從生至終誦盈萬遍在
人抄寫摠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僮者執經
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轉讀朝伍仰屬以
爲絕倫自釋化東傳流味彌遠承受讀誦世
罕伊人蕭氏一門可爲天下模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開遊止雍州醴
泉縣南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

唯誦法華爲業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
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
望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不須
露骸埋之十載可爲發出舌根必爛知無受

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爲起一塔以示感靈
言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詩
知故就墓發之身肉都銷唯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
舌於湯陸村北甘谷南崖爲建塔塔識者尊
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又京城西南豐谷鄉
福水南史村史呵擔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
行安樂行悲忍在意不乘畜產虛約爲心名
雷令史往還京省以習誦相仍恐路途相識
人事喧涼便發所誦故其所行必小徑左道
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初不告倦及終之時感
異香氣充於村曲親踈同怪遂理殯之爾後
十年妻亡乃發屍出舌相鮮明餘並朽盡乃
別標顯葬又黃州濟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植
溫恭爲志常誦法華每感微異未以爲怪時
屬炎暑同友逐涼遣召秀來欲有談笑既至

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
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後門其徒彌盛上望
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鬼神乃知其
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慙謝朋從遂絕秀專
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洒
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
無時不誼及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
十餘年夜自篤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
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
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經終于即世然身
絕患惱休健身習冷食鹿衣隨得便服情無
憚苦又志存正業翹注晨宵蚤虱流身不暇
觀採遇患將極念誦無捨剋至大期累囑道
俗以念佛為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囑當
燒散吾屍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
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尺財無勞僧法又同
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觀之直用寫華
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
潔不畜門人單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

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賞所讀經贈同行者
但捧勝天王一部以為終老即擲公名趣雲
陽巖中擁綠送死經于四載遂卒彼山並是
即日近事且夫讀誦微感其類繁焉別有紀
傳故不曲盡略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為業也功務本文經歎說

承六

此五

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
聞持崑竹不斷鳳音寧顯義當纒登解髮即
須通覽揀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偽雜錄單獲
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
鎮心神廣說緣本用疎迷結遂能條貫本文
釋疑滯以通化統略玄旨附事用以徵治是
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
誠也世多情學愚計相封以尋理為諸見用
博文為障道故調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犁
盤特薄拘之寡約尚叅中聖尼斯等議未成
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
則障道焉有多聞能為道障夫聞本筌解封
附不行此則滯指亡月正達出要是以愚夫
當斯一計莫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

田上音嗽視也時反鑽注官上子副押胡上音旬下鳴

及上許憚苦旦上反徒蚤虱早上音庸俗容上音承六

剖疋判口反經緯下音單復下音膏育下音壅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承七

興福篇第九 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護

隋天台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音寺釋僧晃傳四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因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靜然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曹傳九 法素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

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尔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癩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万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恠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駢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欬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鹿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

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孳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卷七令行不移暑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日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荆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調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釋僧明俗姓姜鄜州內部人住旣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樸叙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開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恠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

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白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

承七

三

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跌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介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弥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勅沙弥爲取本鄉齋食修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

犬所啗顯性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啗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爲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懺各即捨宅爲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令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辨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賣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

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
並委薛括乃於雜傳得景像記即遣中使王

承七

四

延壽往山推得王自度奉在內供養在蕃歷
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
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觀武德七
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仰
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
人或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

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崇鏡而非謬
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
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
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
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劄在此蕃像乃行
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
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
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
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為文又荆州長沙寺瑞
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
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謂
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

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
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賈香供丹款既達夜
忽放光似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
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
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
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

承七

五

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
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為
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
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
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
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
已少時依稀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
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覺
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
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
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
恠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仍勅傳寫被
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既放

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
慟發鄉邑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
千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
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荊州副鎮將

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
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借尼掩淚痛心
無由救止哲見欽敬弥至瞋怒弥盛逼逐侍
從連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
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
故鏗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弥盛

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動人皆悚慄哲
獨加勇即遣鎔毀都無斬斲自又馳馬欲報
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尖脊直視四肢不
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
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
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
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
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
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揚都
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

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
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眾從像以

承七

六

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
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
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
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延
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
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
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
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
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微
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
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
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
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
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
送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眾咸
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
南龕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殿矣
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

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最久禮敬五十許年初
無替廢及侯景篡奪僅存供養太尉王僧辯
誅景江南元帝儲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
貞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女婿
杜龕典衛宮闕為性克悍不見後世欲毀二
像為金銀鋌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鑿佛

承七

七

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遺衆人失瘖如醉
不能自勝杜龕即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
剛力士怖畏之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
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
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輶車國創新
定未遑經始勅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珎珎
珠玉蓋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
至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
開朗百工聞怪同奔看覩須臾未雨橫注雷
電震吼煙張鷄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
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
及帳坐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
傾都咸生深信兩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柱
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

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
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
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
可長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
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
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
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
色又欲到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
異僧以瓦木上擊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
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
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
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
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
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
應竊以像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
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
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
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入子房取
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覺
脚熱漸上至胛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

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蹠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

承七

八

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為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厲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鑿飾葺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

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為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岳造西

林寺重闢七間樂榼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

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

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

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為楠如

承七

九

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

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

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

是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

竝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淺渾

筏竝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

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

方有石門澗當于閩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

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

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

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

其形服弊麤殆不可觀外綜繁毅內堅理靜

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搗應附立有成遂

斯即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

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
竝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
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
流池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
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介長逝年八十
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
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
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網維法任有
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
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
中坐便晃然馱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
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
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鏢自然解乃歎曰
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
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彌
為之崩頽星辰為之改度嘉樹為之藏摧况
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
感任從道化依彖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
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

迂誕毗尼晃具戒未間而超然異表少能精
苦性自矜持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
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
幼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保定
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
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
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
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
勞事有為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迹諷
德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
闡弥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面委
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綿益
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
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
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賜錫一
出俗緣皆晃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
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
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花
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

非時發花擘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繼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秦

水七

十一

皇寺宏壯之極罄竭泉府迺勅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擣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勅爲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峩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模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立

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厨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

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飲水載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褻落周而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嘆往往革

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号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拍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法不忍見像濟江河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

西引火自焚卒於爨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聞

承七

十一

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鶴哀鳴其聲甚切右遶七帀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曠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任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麟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勤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

報其恩可具緝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恠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與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芻賦吒王剎輪停事及

承七

十三

增一阿舍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鍾捶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鐘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旣在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

其後因而氏焉又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至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爲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辭師探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晉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清通三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疑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揚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旣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爲誠勗之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領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

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承七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叅謁十四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万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粧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旣覺惟日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高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囿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感積之功焉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瞻追靜歸閑爲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

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本七之實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憾堯素以殺戮無度

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曠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介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親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嘆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檀鋪讚頌擁塵聚戲必先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蒙剝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

無擇遐迹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
化京師受持戒檢禮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

承七

十六

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

其摠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

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為師導從受義

業亟涼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靜默禪

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

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

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眾美依承

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

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萬五千

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介至終

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

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為最積而能

散時又弥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觀奉

人別十緣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

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如若

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

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眾俱集施物山積

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

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

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介

默將減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美美頂行之

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饑糧

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

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

承七

十七

俗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

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

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

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使曰易

可辦耳先漉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

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明旦

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槌案鼓動人物僧俗聚

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

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訐堅韌抽

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

無爛壞台眾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

會昌又延而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

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舍

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舍

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齎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効不輕通禮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自略舒尤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陀終于盡命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鷓鳴阜後又收骸於檀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彙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介故不廣焉釋慧曹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

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任京邑清禪寺草創承七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十八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逮水陸莊田倉廩碾碓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因自然知辛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搗擊故也至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靈骸收葬為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個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為衆恠本師智顛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纒竟明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飢骨相望有若

塊焉嘗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鎔破糝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

承七

十九

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爲鄭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禪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衆畏憚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

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焉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闕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鑿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里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王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散從旦至午

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即
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觀施早食
訖手執香爐繞盧舍那三匝還於佛前踟躕
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
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
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
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
萬餘悲泣相繼云耳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
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
焉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山世而雲慷慨時俗
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
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
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
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
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
塗漫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
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欬
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
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頂

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
船路崩砂頽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
冰挽纜褁膊已下凌漸截肉流血凝住不覺
疲苦自此船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
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
弘者結衆豫章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

承七

九一

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咸發心欲寫盧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
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鑪錘既辦
便就鎔範光儀乃具唯頭及脅兩處有孔時
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
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
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為信
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
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
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寃江畔吁嗟不絕
誓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
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既獲
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
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

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乃開頸脅恰符像
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
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
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
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
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
臂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期曰李氏不知已鑄
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
寤因始知之即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
而燒焉又感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紆
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京
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大適本志悲
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
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言語成章衆所知識
偏能讀誦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
羣公卿士側席虚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
聞嗽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日故略序叙
之

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
則導昏開其耳目宗途既闡万代奉其風規
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
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之漸沿斯已
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星布
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
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
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
重其高竒遂得金刹千雲四遠瞻而懷敬寶
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攝度
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閣出慧達之深誠傳
聲停毒實智與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
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
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抗言
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蔑由來然則經
理衆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精非巧能
致涉難違便虧誓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
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
葉之營五寺恒預蹋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
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

是常科而頃世墮窳每多欺負觀塗塔為庸夫謂引材為豎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為貴尚行乞於人間聖果為高猶被餓於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大經大論盛引綱猷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

承七

二十三

有諸福其流多雜倚傍了經陳揚疑偽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流恐乖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唯錄正本通數則有三千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錄斯由未曾陶練故致此涉疑試為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推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住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必致穢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彌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

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懺懺名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空悟梁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欬然平復因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万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行情矜默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

寶而充僂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為

承七

二十四

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

法罪事叢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構煩拏未知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為師難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遺累未曰清澄因約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禮道別開真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舍十等之差跡則舉例可悉阿含所述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飯母事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今則道別陳真恐非臨響然又報得諸通事

舍生趣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酬自此已外其例難收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結線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來福與伊始俱唯妄想而善卦難諧愚凡所履諒察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賢端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

承七

二十五

妄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俗知何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薄且夢唯寔妄想尚取依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業所起梯構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慙愧為其所宗理悔必折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悔法度之是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弘福事因修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乖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情欣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為道耽附情纏用為高勝正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堅 | 聘 | 食 | 特 | 齋 | 巫 | 更 | 賊 | 武 | 下 | 窄 | 夾 | 癸 | 上 | 反 | 土 | 盈 | 上 | 岷 | 符 | 人 | 音 | 上 | 婆 | 上 | 埋 | 下 | 上 |
| 讚 | 頌 | 薄 | 芳 | 艾 | 者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 頌 | 頌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 頌 | 頌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艾 |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醉 | 碣 | 圖 | 排 | 不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燔 |

承七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承八

唐釋道宣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附見八人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鄆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智者雲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荊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慧寧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法綱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智憲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道英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

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摘體風雲鈴

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

傍尋書史据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

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術曆

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

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十之試柱腹文殿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為浮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号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為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眾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

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
閻側歎余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

承八

二

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
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
紀何不荅自爲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
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
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
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

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
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
藏論也一表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
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
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
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
不取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帚爲一
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
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
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
必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
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

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
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
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
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
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遠鄴林郊奉其教者
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

承八

三

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既往不咎
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
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
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
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
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
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即務標奇雖無希世
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
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
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
聲不絕聽覽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
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
雲亦善經明對前白者世号烏雲令望所高

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泰哀轉
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
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
對時引挽如宿構焉隋煬在蕃彌崇敬愛召
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
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
教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俗姓范氏祖延
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允通直散騎常侍母桓
氏溫良有德嘗排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
觀世音金剛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
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臣有靈異
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經七
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
恒言輒詣遠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
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
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
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
舍章蘊辯開神明晤又聲韻鍾鈺捷均風雨
其見聞者莫不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登

衣篋或執扇箒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更
尚書林樹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何上無
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
師友驚折嘗共友人道遙津渚有善相者迎
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
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迦毗降
夢子欲開龍勿令在網此非點慧父母咸開
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
潔小震躬爲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
任和尚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
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
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與皇聽
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
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
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
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
達問津高士因操梓扣寂用程玄妙乃歎曰
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
事折關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塘有真觀當

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鈎深釋傑而相謂曰權高多習耳白有名我有四絕亦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甚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與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與皇講筵選能燕集觀臨途既促成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縱橫一言冰

水八

五

泮學士傳綽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與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漢曰夫刹刹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令奏帝愾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

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都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歎莫逆年臘既齊為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奏王莅荃二延摠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注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植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什門人女鏡鏡承瓶瀉

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
 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
 言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
 宛如查底天工神匠冥期苦待自尔在山常
 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
 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
 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迥飛文外又感盥
 洗遺滌地不為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阜亭
 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
 又降祝捨其廟堂五間為衆善佛殿據斯以
 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
 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
 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
 楮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
 又夢與智者同聲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
 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
 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訓將
 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
 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
 過無所得也尔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蜜

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
 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
 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
 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日七日
 中夜踟躕而坐盥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
 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迹於衆善之舊寺
 從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
 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
 龕時屬流火焰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
 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
 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
 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位垂零雨至於香
 花供獻日有千羣隨次大齋開龕瞻奉而色
 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
 十六日乃水定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
 留天竺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
 蔽野存云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
 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
 導之功備安為其稱首自尔詞人莫不宗猷
 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

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使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俊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撻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頗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

多方難得醜醜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号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尔其愁之爲狀也言非物而是私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俠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俱濶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烟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尔乃過遠道理殊乖法度不遺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恆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計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滅人顏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誅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恫懣於胷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哲憑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闔空悠悠塞北香杏江東山川既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淚臉銷紅莫不成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復乾於踈勒文

多不載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為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五驅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天八

九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駢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流請日別重墨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秦岳靈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

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恠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警款砢砧如雷道俗斂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冷然若面人懷厭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諸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達寶嚴味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廣也

釋善權揚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教介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聰貫若珠璧也

衆以學功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爲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

承八

十

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摠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

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介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

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踈僮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牽引轉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

蕭僕射昆季時号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遠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譽始飛颺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搆日得其清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

承八

十一

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爲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奇二違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云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

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鍾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開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秘自秘正字離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謬騫波即爲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波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

本以為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縟
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
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
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
力寺聽莊嚴寺燭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
賞每聞經聲俱讚如舊所經充滿曾臆試密
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
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擊
盡卷舉擲牽進轉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
啓乃於講隙一時為叙陳國齋會有執卷者
若不陳聲齊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
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
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
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
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
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
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任日嚴寺尤能
却轉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

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
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

承八

十二

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聞
常一梵頌然傾耳皆摧心喪膽如飢渴焉食
日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
學風骨時參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
東都梟感作亂齊梵摠任咸共委常及平珍
後復還關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
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
逃賊留曰住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
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
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頰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
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
畝楹扇高大非卒搥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
窻門聲聒衝擊皆為動震神爽唱梵於工長
引遊轉聯綿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愜洽衆心
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
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
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基至於

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中雅重謝詭引諸羣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盛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

承八

十三

榕等顧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摠擲前緒承沙門吉藏振宗禹允往者談之光聞遠迹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苦其煩聳而凱統之冷然頓釋各有投詣及載入京因倍同住義業通廢專習子

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疎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即爲叙引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爲凱陵架欲持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惡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列古今皇王治亂濟窮得喪銓序

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構既窮凱還收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鈺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坤雪無路徙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華第多福會至於唱叙無非凱通後督靈州携隨任所留連歲稔放慕朋從及巡撫燕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燕乃隔慢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卒於彼

釋寶嚴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嚴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鴉鐵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頓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

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甚
掌達晤時心莫不解髮撒衣書名記數剋濟

承八

十

成造成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
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
所明為存陰入無主但獨世情鈍說陰界者
皆昏睡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可不佳乎
以貞觀初年卒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

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忍界所尊唯聲
通解且自聲之為傳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
歸探索今為未悟試揚推而論之爰始經師
為德本實以聲釋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
從迴向頃世皆指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為
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
繁世重同迷妙宗為得故聲與相涉雅正全
乖縱有割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
未曉聞者悟迷且責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
東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唯隨
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
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貿固得行藏有

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
理本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基悟
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初審非斯人則
雜藏陳其歿各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
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
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

承八

十五

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叙慙慙
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聲
學既豐則溫詞雅體才辯橫逸則慧發隣幾
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乘此位則濫
因翳於玄津但為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
日隆而道弘頗踴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
人學構疎燕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阿衡
讚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
門迷略璋孤豈闕牀几若叙閨室則誦窈窕
縱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為其掩
耳士俗莫不寒心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
情萎萃又有逞街脣吻搥鼓無慙豔飾園庭
潤光犬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
聞無思箴艾遂即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顏厚

既增弥深濼券寧謂導達豈並然耶至如善權之對晤備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弥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考佳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使誠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請掩化如彼輒試論矣臨機難哉咀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弘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在陳竟陵冥授未詳古述且叙由來豈非聲乖久布之象唯信口傳在人爲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其衆焉至如梵之爲用則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淫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秦壤雍冀音詞

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爲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大齋承八行香長梵則素聲爲得五衆常禮七貴宵興上其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咀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爲功咀匿終於散席尋咀匿也亦本天音唐翻爲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亂緣故以咀約令無逸也然靜咀爲義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說彫飾文綺揉以聲華隨卷稱揚住契便構然其聲多艷逸駢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闕河晉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

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
諸幽遠隨墮難沂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爲師轄遠運之讚
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爲風素斯並無聲
以厲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者問曰向叙諸
讚敗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屬

承八

七

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爲音樂斯言何哉必有
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
勝詞過其實世諺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
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
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
爲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

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於聖哲尋訓
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叙聖人之法諸頌以
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
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
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
開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懸
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
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

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利唱舉抽撤泉貝別
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
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
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

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銛奇一
期之赴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尋常
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
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
我亡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
化以識變爲明通法以濫委爲闇故身子謬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爲譏訶自餘下凡
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導之功既非
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
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
擬人以倫固當非各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
南太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十八

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頃世澆漓多乖名
實後學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衆
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
非綴緝寡鮮聞見遠沉高行明德湮埋難紀

景德傳燈錄序

中法書局上海
編訂所藏書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杜國

南陽郡國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撰

昔釋迦文以受然燈之夙記當賢劫之次補降神演化四十

九年開權實頓漸之門垂半滿偏圓之教隨機悟理爰有三

乘之差接物利生乃度無邊之衆其悲濟廣大矣其軌式備

具矣而雙林入滅獨顧於欽光屈胸相傳首從於達磨不立

文字直指心源不踐階梯徑登佛地逮五葉而始盛分千燈

而益繁達寶所者蓋多轉法輪者非一蓋大雄付囑之旨正

眼流通之道教外別行不可思議者也

聖宋運人靈幽贊

太祖以神武戡亂而崇淨刹闢度門

太宗以欽明御辯而述秘詮暢真諦

皇上以睿文繼志而序聖教繹宗風煥雲章於義天振

金聲於覺苑蓮藏之言密契竺乾之緒克昌殖衆善者

滋多傳了義者開出圓頓之化流於區域有東吳僧道原者

冥心禪悅索隱空宗披奕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

源派錯綜其辭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

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

闕奉

進冀於流布

皇上爲佛法之外護嘉釋子之勤業載懷重慎思致遠

久乃

詔翰林學士左司諫知制誥臣楊億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臣李維太常丞臣王曙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臣等

昧三學之旨迷五性之方乏臨川翻譯之能懼毗邪語默之

要恭承

嚴命不敢牢讓竊用探索匪違寧居考其論議之意蓋

以具空爲本將以述曩聖入道之因標昔人契理之說機緣

交激若柱於箭鋒智藏發光旁資於鞭影誘導後學

敷暢玄猷而招撫之來徵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尋其

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開演含靈聳聽乃千聖之證明屬

槩舉之是資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別加潤色失其拍歸

既非華竺之殊言頗近錯離之傷實如此之類悉仍其舊况

又事資貞紀實必由於善叙言以行遠非可以無文其有標

錄事緣縷詳軌迹或辭條之紛糾或言筌之猥俗並

從刊削俾之綸貫至有儒臣居士之問答爵位姓氏之著

明校歲歷以愆殊約史籍而差謬咸用刪去以資傳信

自非啓投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妙明之真心祖

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

述感應之徵符專敘參遊之轍迹此已標於僧史亦奚取

於禪詮聊存世系之名庶紀師承之自然而舊錄所載

爰從附益逮於序論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閒廁編聯

徒增植釀亦用簡別多所屏去訖茲周歲方遂終篇

臣等性識媿於真煩學問慙於涉獵天機素淺文力

無餘妙道在人雖剗心而斯久玄言絕俗固牆面以居

多濫膺

推擇之私靡著發揮之効已克終於紬繹將仰奉於

清閒莫副

宸襟空塵

睿覽謹上

| 西來年表 | |
|---------------|--|
| 己未 建元元年 | 南齊 太祖高皇帝 姓蕭諱道成 受宋禪即位都金陵 |
| 庚申二年 | 後魏 高祖孝文帝 諱宏姓拓跋氏 即位 改元延興 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歲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改姓元氏 |
| 辛酉三年 | 太和三年 |
| 壬戌四年 帝崩 | 五年 |
| 癸亥 永明元年 | 六年 |
| 甲子三年 | 七年 |
| 乙丑三年 | 八年 |
| 丙寅四年 | 九年 |
| 丁卯五年 | 十年 |
| 戊辰六年 | 十一年 |
| 己巳七年 | 十二年 |
| 庚午八年 | 十三年 |
| 辛未九年 | 十四年 |
| 壬申十年 豫章王襲薨 | 十五年 |
| 癸酉十一年 正月文惠太子薨 | 十六年 |
| 七月帝崩 | 十七年 |
| 鬱林王 諱昭業即位 | 十八年 |
| 甲戌 隆昌元年 七月帝廢 | 遷都洛陽 |
| 海陵王 諱昭文即位 | |
| 延興元年 十月帝廢 | |
| 高宗明帝 諱鸞 | |
| 建武元年 改元 | |
| 乙亥二年 | 十九年 |
| 丙子三年 | 二十年 |
| 丁丑四年 傅大士生 | 改姓元氏 |
| 戊寅 永泰元年 帝崩 | 二十一年 |
| | 二十二 |

| | |
|----------------|-------------|
| 己卯 永元元年 | 東昏侯 諱寶卷即位 |
| 庚辰二年 | 世宗宣武皇帝 諱恪即位 |
| 辛巳三年 帝廢 | 景明元年 |
| 和帝 諱寶融即位 | 二年 |
| 中興元年 改元 | 三年 |
| 壬午二年 禪位于梁 | 四年 |
| 右南齊蕭氏七主合二十四年禪梁 | |
| 梁 都金陵 | |
| 高祖武皇帝 諱衍 | |
| 姓蕭受禪于齊 | |
| 癸未 天監元年 | 四年 |
| 甲申三年 | 正始元年 |
| 乙酉四年 | 二年 |
| 丙戌五年 | 三年 |
| 丁亥六年 | 四年 |
| 戊子七年 | 永平元年 |
| 己丑八年 | 二年 |
| 庚寅九年 | 三年 |
| 辛卯十年 | 四年 |
| 壬辰十一年 傅大士納妻 | 延昌元年 |
| 癸巳十二年 | 二年 |
| 甲午十三年 誌公示滅 | 三年 |
| 乙未十四 | 四年 |
| 丙申十五 | 帝崩 |
| | 肅宗孝明皇帝 諱翊即位 |
| | 改元 |
| | 熙平元年 |

| | | |
|------------------------------------|--------------------------|-----------------|
| 辛未二年 侯景廢帝而立豫章王棟尋弒帝十月景又廢棟自立僭號元帝討而斬之 | 十七年 諱欽文帝長子即位不改號 | 二年 三祖見二祖 |
| 壬申承聖元年 諱繹土月即位於江陵 | 元年 元年 | 二年 |
| 癸酉二年 甲戌三年十月帝為魏軍所執尋殺之 | 三年 正月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 | 四年 五年 思大止大蘇山 |
| 敬帝 諱方智元帝既被執蕭詠自立為後梁都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奉帝即位 | 元年 元年 | 元年 |
| 乙亥 紹泰元年 即位 | 二年 元年 | 六年 |
| 丙子 太平元年 | 三年 十月帝遜位於周 | 七年 |
| 右西魏三主合二十三年 都長安 | 後周 諱覺姓宇文文帝泰之子受禪于西魏即位止稱元年 | 閔帝 元年 南史以次年為元年 |
| 丁丑 二年十月進丞相陳霸先爵為陳王帝遜位於 | 略陽公尋殺之 | 八年 |
| 陳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 明帝 諱毓文帝泰之長子宇文護立之即位改元武定 | 武定元年 南史云亦稱元年不改號 |
| 高祖武帝 諱霸先 姓陳氏 受禪于梁即位建元承定 | | |

| | | |
|-------------------|--------------------------|--------------------|
| 戊寅三年 智者進具 | 三年 武成元年陳嬰方建年 | 九年 十月帝崩 |
| 己卯三年 六月帝崩 | 號 | 廢帝 諱殷文帝長子 |
| 文帝 諱蒨始興王長子即位 | 二年 諱暹文帝第四子以遺詔即位 | 昭帝 諱演權之第六子八月即位改元皇建 |
| 唐 天嘉元年 智者謂思大於大蘇山 | 武帝 保定元年 後梁皇帝崩于歸立是為明帝改元天保 | 皇建元年 二年 帝崩 |
| 辛巳二年 | 壬午三年 二年 | 武成帝 諱湛權之第九子即位改元太平 |
| 壬午三年 二年 | 癸未四年 三年 | 清和元年 二年 |
| 甲申五年 四年 | 乙酉六年 五年 | 四年 帝禪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 |
| 丙戌 天康元年 四月帝崩 | 天和元年 | 後主 諱緯受禪即位改元天統 |
| 丁亥 光大元年 思大遷南嶽 | 三年 | 二年 |
| 戊子 二年 帝廢 | 三年 | 三年 |
| 己丑 天建元年 傅太卒 智者住金陵 | 四年 | 五年 |
| 庚寅二年 五年 | 五年 | 武平元年 |
| 辛卯三年 六年 | 六年 | 二年 |
| 壬辰四年 建德元年 | 三年 | 三年 |
| 癸巳五年 二年 | 三年 廢釋道二教 | 四年 |
| 甲午六年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 乙未七年 智者隱天台 | 四年 | 六年 |

| | | |
|------------------|------|--|
| 丙申八年 | 五年 | 七年十一月為周武所敗於隆化 隆化元年 德安王延宗即位 於晉陽改元德昌尋為周所虜 |
| 丁酉九年 思大卒 | 六年 | 幼主 名恒後主以堅氣者 言有華易故傳位幼 主自稱太上皇 承光元年正月幼主即位 十八日與後主並為周所虜國滅 |
| 戊戌十年 | 宣政元年 | 帝德我北伐六月崩于乘輿 右恭齊六主合于八年為周所滅 |
| 己亥十一年 | 宣帝 | 諱斌武帝 長子即位 |
| 庚子十一年 | 靜帝 | 諱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宣帝 於鄴宮傳位改元大象 |
| 辛丑十三年 | 大定元年 | 為王備九錫 正月改元二月遜位于隋 右後周五主合三十六年禪于隋 |
| 壬寅十四年 正月帝崩 | 隋 | 都長安 |
| 後主 諱叔寶皇帝 長子即位 | 高祖皇帝 | 諱堅姓楊氏大定元年二月受禪于周即 位建元開皇 |
| 癸卯至德元年 | 二年 | 開皇元年 |
| 甲辰三年 | 三年 | |
| 乙巳三年 | 四年 | |
| 丙午四年 | 五年 | 後梁蕭瑄立 |
| 丁未禎明元年 | 六年 | 後梁改元廣運 |
| 戊申三年 | 七年 | 後梁三主合三十三年是歲隋廢之 |

景德傳燈錄 西來年表

| | | |
|---------------|------|---------|
| 己酉三年 正月隋將韓擒入建 | 九年 | 平陳天下統一統 |
| 庚戌 | 十年 | |
| 辛亥 | 十一年 | |
| 壬子 | 十二年 | 四祖見三祖 |
| 癸丑 | 十三年 | 二祖卒 |
| 甲寅 | 十四年 | |
| 乙卯 | 十五年 | |
| 丙辰 | 十六年 | |
| 丁巳 | 十七年 | 智者卒 |
| 戊午 | 十八年 | |
| 己未 | 十九年 | |
| 庚申 | 二十年 | |
| 辛酉 | 二十一年 | |
| 壬戌 | 二十二年 | |
| 癸亥 | 二十三年 | |
| 甲子 | 二十四年 | 七月帝崩 |
| 乙丑 | 二十五年 | |
| 丙寅 | 二十六年 | |
| 丁卯 | 二十七年 | |
| 戊辰 | 二十八年 | |
| 己巳 | 二十九年 | |
| 庚午 | 三十年 | |
| 辛未 | 三十一年 | |
| 壬申 | 三十二年 | |
| 癸酉 | 三十三年 | |
| 甲戌 | 三十四年 | |
| 乙亥 | 三十五年 | |
| 丙子 | 三十六年 | |
| 丁丑 | 三十七年 | |
| 戊寅 | 三十八年 | |

達磨至中國今取正宗記為定蓋依梁僧寶唱續法記昔那連耶會與慧天
 數譯七佛至二十八祖傳法事梁簡文帝因使目劉慧遠往其齊取其書
 詔寶唱編續法記也

景德傳燈錄卷

七佛天竺祖師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五祖內一祖旁出無詳

第一祖摩訶迦葉

第二祖阿難旁出未田底迦

第三祖商那和修

第四祖優波鞠多

第五祖提多迦

第六祖彌遮迦

第七祖婆須蜜

第八祖佛陀難提

第九祖伏馱蜜多

第十祖脇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敘七佛

古佛應世絲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為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名鶩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陁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五萬神足二名阿毗浮二名婆娑侍者忍行于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十三萬神足二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道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利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眾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

行於七步分手拍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

傳第一

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迦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毗連河側安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冥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者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燒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焚請算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緣是志求出家莫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眾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眾會摩訶迦葉正法記曰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眾會者謂其已入涅槃也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後世作大依止然止宗者聖人密相傳授不可不知其真與時也以經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方說法華迦葉頂云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處之間耳或謂迦葉山塔花及各付法弟子等則於止未見所出吾謂亦不取果以為著也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者聞堀山賓鉢羅窟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毗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歎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者闍堀山賓鉢羅窟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且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眾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眾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眾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升法坐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

傳第一

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歎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者闍堀山賓鉢羅窟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且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眾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眾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眾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升法坐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

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
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黎衣入難足
山俟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五年當作四年自此至第十三祖迦摩羅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利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
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為之名多聞
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
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後阿闍世王自言仁者
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觀仁者般涅
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况
復衰老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
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
當為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眾圍
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絡悉墜於地心甚驚

傳第一

五

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
離城見阿難在常河中流跣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
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
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
受於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三王善嚴
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佛本存靜此依實林而無諸有故阿難
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
度諸有情遂於常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
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於
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
宛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
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
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

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
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
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
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初利天一分奉
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佛本存靜此依實林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
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當作十年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正宗記云商那和脩此古自然服以生時身自有衣也漢晉書云
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橋奢邪
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古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
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
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
優留茶吾滅度後二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
後百歲果誕和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道有情

傳第一

六

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
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瓊多以為給侍因
問瓊多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
曰師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瓊多
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
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
心善本作法亦非法非善非惡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法法說偈
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瓊多有
五百徒眾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
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火光
三昧用焚其身瓊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幡迎

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當作三十二年

第四祖優波毘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毘多又名鄔波毘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絡縶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絡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為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為說偈令其迴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多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

傳第一

七

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趨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迴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等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眾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後本坐跏

跌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當作三十年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龜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眾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具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趨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帝印度彼國有千大僊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達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塗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

傳第一

八

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眾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當作五年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一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居士為吾法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

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
 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
 頗羅隨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
 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隨名婆
 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
 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坐彼佛記
 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師
 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
 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師說
 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坐化
 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實于上級即襄王
 十七年甲申歲也 當作十五年

傳第一

九

游行里閨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迦尊者宣如來往誌
 自怪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
 坐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
 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
 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需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
 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
 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非法尊者即入慈
 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眾
 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
 示眾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
 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坐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
 十九年辛未歲也 當作十七年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

傳第一

十

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
 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
 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
 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未
 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
 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
 最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
 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
 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
 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
 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
 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眾
 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
 坐儼然寂滅眾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當作十年

第九祖伏馱蜜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
 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
 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
 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坐
 仍感舍利三十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之曰如來大法
 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
 槃眾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
 劫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當作十三年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白

象背有寶珠坐上安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見遂生後
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
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拍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
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
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
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
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
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其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尊
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
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具體自然具因具說有理領得真法
無行亦無止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眾
各以衣被古得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貞王二十二年
已亥歲也當作二
十七年

傳第一

十二

第十二祖富那夜奢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
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
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
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
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稽首
歸依遂求剃度師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
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
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
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
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
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
圓寂眾興寶塔以闕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當作十
九年

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
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師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
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拍師而說偈曰稽首
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
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
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拍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
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蟪蛄潛形坐下師以手
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
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
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
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
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
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

傳第一

十三

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
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
非離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眾
以具體藏之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當作四
十二年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
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
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
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石窟師可禪
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
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
有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
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
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

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陰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蟠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授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報王四十年壬辰歲也當作四十六年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流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坐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坐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眾皆宗仰尊者悉為化之今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坐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眾共建寶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天竺三十五祖內二十三祖見錄內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維提 第十八祖伽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鵝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達磨達者子出 因陀羅達磨達者

那伽難提 破樓求多羅

波羅婆提 波羅跋摩羅羅尼利婆

僧伽羅叉 摩帝隸披羅達磨尸利帝

訶利跋茂 和修盤頭破樓求多羅

傳第二

達摩訶帝 旃陀羅多

勒那多羅波羅跋摩 盤頭多羅

婆羅婆多 毗舍也多羅僧伽羅叉

毗樓羅多摩 毗栗芻多羅

優波攪馱 婆難提多已上二十三祖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辨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坐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坐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眾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茵味甚

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
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
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雷
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正宗云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
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
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
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
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
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
幡入彼衆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
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
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
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

傳第三

二

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
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
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
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亦無始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
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
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
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
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
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
定邪心定邪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
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

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
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
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
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懂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
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
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
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
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
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
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鉢鉢舉至梵宮取彼
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
業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
此故當知與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慈物降迹汝輩

傳第三

三

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
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窈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
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
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陵樹木
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
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
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
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尊者付法已安
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閱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
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
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
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

未嘗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眾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眾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眾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眾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邪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子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携至彼本處受具戒訖名伽邪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

傳第三

四

師曰鈴鳴邪風鳴邪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眾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邪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蓋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吾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

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明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尊者付法已躡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起愛心憤生忉利欲界第三天聞橋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馳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蒙疾瘵凡有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指爪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傳第三

五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闍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尊者將

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蓋何德行而讓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嘆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以我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

傳第三

六

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坐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爰一出拜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問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音奇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

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與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摩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王風與此同備呼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摩羅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二年丁巳歲也當作安帝十一年蓋
第二十二祖摩拏摩羅者那提國常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

傳第三

七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勒那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摩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此音九白年此音一白有

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檀撞鐘受報聽敏為眾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眾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踞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君子鶴戀慕故云月氏國人也姓波羅門父

傳第二

八

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挲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王祗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眾以上足龍子早天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

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變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與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法一切法一切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不相語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

傳第二

九

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通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

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
羅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
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尊者說
偈已以僧伽黎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
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賓賓時本國有外道
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遠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
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
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
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
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揮刀斷尊者首滿白
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可
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

傳第二

十一

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傳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
魏齊王二十年已卯歲也當作高齊齊王芳立十五年而崩齊王芳
年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磨達
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蜀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
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奉左手遇師子尊者顯
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
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
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點論不假言說祖
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无
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
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
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

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
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
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適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
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
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
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
十載太子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
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
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
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
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
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雖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
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

傳第二

十一

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
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
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
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
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為
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
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啟祖曰法
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
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祖而退祖現于神變化
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
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
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尊尊者將至王

與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官牆有黑氣乃曰小雅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尊者曰將度眾生日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眾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怒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計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縷絡故人謂之縷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縷絡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

傳第三

十三

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後出二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曰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佛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

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實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極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坐上起立舒左右手各

傳第三

十三

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正宗云宋武帝之世也又注云以建曆六十七年算之當在宋孝武帝建元元年甲午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道育禪師菩提達磨旁出三人

尼揔持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僧那禪師慧可大師旁出七世共二十七人

相州慧滿禪師已上三人

寶月禪師

大士化公

康居士

延陵慧簡曇暹出二人

定林寺慧綱

傳第三

高郵曇影大覺出

揚州靜泰明練出已上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表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懷懷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及聖賢集傳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踐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况復支離繁蕪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彼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督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

泰山明練曇影出

曇邃華開居士出

彭城慧瑛

六合大覺慧綱出

華開居士

和公

岷山神定禪師

向居士

道副禪師

道副禪師

道副禪師

道副禪師

道副禪師

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死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无當者諸明无故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何况无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死尚无所何名三昧彼曰我说不證證无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慧定慧為一為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當二不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

傳第三

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為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皆彼所生依教无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内外非明何名為戒彼曰我有内外彼已知竟此字作已字依佛經也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内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无得宗所問曰汝云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亦无得得彼衆中有實靜者答曰我说不得非无得得當說得得无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无得既无所得當何得得實靜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无染名之為靜師

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无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者舊為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巖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

傳第三

四

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諳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

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談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為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

傳第三

五

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即婆羅寺烏沙婆三藏為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赦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眾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

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療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速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為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問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眾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寶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

傳第三

六

請十月一日至金陵普通元年庚子歲至此其年乃後魏明帝正光元年也若如此則與後入滅放曠等年皆相合據此則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至金陵則甚詳也蓋普通八年三月已改為大通元年則九月不應尚稱普通八年也南海者今廣州也去金陵數千里刺史蕭昂聞武帝齎詔迎師不知何年任令可止云云遂于南海寶梁普通元年廣州刺史具主禮迎表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師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唐書通鑑江西北十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當云後魏孝明正光元年也若據太和十年乃後魏文宣時是年即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丙寅歲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

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
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
飢布髮淹泥投煙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
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
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
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
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
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
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
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
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
欽尚就賜磨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鉢繒帛等師牢讓三返

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眾倍加信向迨九年已欲西
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
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
吾皮尼搵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
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
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
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
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
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
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
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
却後雖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
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

傳第三

七

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聞揚勿輕未
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此
林傳之說也按實律師傳高僧傳云初達唐以楞伽經授我我
依行自得度世若知何所言則是一祖未傳法時是楞伽經之
之後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此楞伽經之說也
未有也此經可為祖所傳云云引楞伽經云我見阿闍世無
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
之置石石裂緣吾本維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
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
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九年為二祖說法教曰外息諸緣內
不滅心去不可不滅滅心何處滅之云云師曰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
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街之早慕佛乘門師曰西天五印師承
為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
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取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

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
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通聽師言固知彼措願師慈悲開示
宗旨師知態到即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
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街之聞偈悲喜并交并願師父
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善多達
患難街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秘密
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街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
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為識曰江棧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
共行九十無彼我街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
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儒如林
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斥相指
心每與師論議是非鋒起師退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

傳第三

八

自不堪任兢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依續法苑珠林卷之五曰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王已廢世是歲明帝崩也依續法苑珠林卷之五曰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同二年與廢世之說全乖也又太和十九年乃後魏文帝時即南齊明帝建武二年也依續法苑珠林卷之五曰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齊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而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墳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若依續法苑珠林卷之五曰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

傳第三

九

者竊在五臺華嚴等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當云自魏至唐告寂道百七十五年矣凡此年代之考皆由實錄傳錯誤而楊文公不復考究耳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冥坐又經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

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蹟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開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齊作天保三年乃齊末也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僧實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真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磨本云達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

傳第三

十

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璩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按年代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懼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于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輻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謂心何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辨和法師者于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辨和不勝其憤與誘于邑宰瞿仲侃仲侃感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債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

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開長沙本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了應須宿債只如未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業障是也後葬於磁州滏陽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當作十二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儻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于東海聽者如市暨南祖相部學眾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于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

傳第三

十一

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三祖几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游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感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弄影當作弄影惟影當時耳蓋影去妄猶弄影若體妄即真似影隨形也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寶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

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慈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无有之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觀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禁陽人也姓張氏始于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鉢冬則乞補夏則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益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真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且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邪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乃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

傳第三

十三

陶治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為四眾廣宣心要訖于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歲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于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會謫為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坐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啟墳取真儀閣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捷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捷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三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者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枝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

傳第三

十三

為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為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為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舌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叙師承得無紕謬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年載領徒眾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

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邪答曰性空故師默然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名曰弘忍忍四字今此添入若不名弘忍則法傳衣者是何人耶後有思曰弘忍字亦自不明耳以至付法傳依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有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

傳第三

十四

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覺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當云三百五十四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巖歧童游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若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眾所宗仰

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時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廢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不汝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坐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能良父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

傳第三

五

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居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居士跪受衣法啟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達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

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乙亥歲

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

皇宗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傳第三

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

金陵鍾山曇暉禪師

智巖禪師下旁出

法持禪師下旁出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大智禪師

第二世智嚴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見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荆州辭朗禪師法嗣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
 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
 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
 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主峯判為派絕無宗引致相見
 四祖時為什摩鳥擊不擊養南泉云只為步步不來南泉
 梯山云不來如王老師一擊道洞山云通身去也牛頭未
 云宿答前兩問云王老師一擊道洞山云通身去也牛頭未
 又僧問吳越永明禪師云見家後祖如何云秋夜牛頭未
 諸方多舉如不可備錄祖付法記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
 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眾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
 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
 寧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
 為之震動講罷歸山 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
 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
 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
 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
 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
 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
 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
 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與所緣覺了知生
 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
 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
 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
 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計迹逐飛禽
 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菓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
 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
 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

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
 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開本性譚還從空化造
 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
 有聲鑄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
 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
 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邊問曰住定俱不轉將
 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
 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
 為之淨業障心塵万分之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
 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驚無
 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電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
 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方法
 方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
 覺知方法方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
 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
 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聞出明心慮
 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
 消息閒實亦難安估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
 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
 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為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
 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
 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
 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估無處安用行
 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
 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後言用無用智

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任幽識抱相都未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如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何侍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致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甚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眾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四十一二十七日夜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咆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室大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隨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為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明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

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為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抽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遺言永壽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僕氏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秘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數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眾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塔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為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坐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為之印可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曠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三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遶山數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壯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自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凡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道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才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

見凌霄藤遇夏委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說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不易器用唯一鑑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坐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任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鑑樹挂衣藤忽感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

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

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

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

華嚴經僧來問五祖去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

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真宗後居京口鶴

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

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

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

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勅謚大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貞元初往舒

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 僧問如何是天
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曰玉鏡峯前易曉人 問達磨未
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
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乃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
闍梨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
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才出門時
便不中也 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
無風月四山流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鷲嶽峯
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
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佛
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
佛道可成 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

傳燈錄四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 問宗門
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問如何
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葉間師居山演
道凡二十二載大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
北其身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
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
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
逢徑即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
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
有蓬塵 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於圓

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志國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
說 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
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
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
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
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
勅謚曰大覺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白光
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
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
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
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
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水福寺有
辟支佛塔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
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
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
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
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
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
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
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 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
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

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自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
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卷

前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
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為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
宮華卉敷榮說而久之脩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
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厭患帝
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日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
朕視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
既決旬帝觀其容頽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
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
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稽

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為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
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
授與僧相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
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
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
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
皆不諾時韜光堅白烏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
若不控接誰其度之烏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知齋書夜精
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烏窠以布毛豚之
悟旨時謂布毛侍者烏窠章暨烏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
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秀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

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
漸盛始自目其巖為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
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為生死哉至
人以是獨照能為万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 有僧
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
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和尚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
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
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
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
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
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
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
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
性曰此性遍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遍曰凡夫具否師曰上
言無處不遍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
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遍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
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
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
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
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
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
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
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
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

便應用及與慈運悲如是與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釋舍之藏云其地生女旨通算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

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

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

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

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

殞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為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釋舍三藏云九女出人倫八女荆州支江人也姓衛氏隨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勸師云

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殺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

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

高宗嘗召師不奉詔編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 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

他適讓機緣不返辭往曹谿 武后徵至葦下侍以師禮與

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依

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

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納一副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

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

年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二年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

門人建浮圖

表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

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

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

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

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

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

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表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遠迴至嶺下謂眾人

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迴

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昌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蓋遺過嶺南參禮籍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第二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為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繼素歸依憶憶不絕十七

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威化便誓樞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見魔必任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日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師耻乎年長

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二年正月遷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真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為之法四相遷流法當墮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十八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野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首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嵩嶽破竈隨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場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真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師曰竈須更有一人青衣我冠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拜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

師苦口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死不見者難違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違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 又僧問物物死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捨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死善念善人死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无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

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人僧乃迴師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怎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慙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亦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開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印以真宗頓悟玄

旨遂上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尊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憊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憊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

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
 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
 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
 能也定業亦不牢又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
 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
 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
 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
 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
 爲世閒事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
 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
 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靈應
 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
 樹北岫有之而非非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
 命矣然昏夜閒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
 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錯繡幡
 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
 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
 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
 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
 寺東嶺吾滅汝必實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
 門人建塔焉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
 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使了真詮即入太一中
 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蚧公海官吏先時遠進人亦

勞止一日御饌中有孽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
 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
 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
 師深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
 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
 觀此爲常非常邪信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
 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
 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任聖
 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
 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
 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
 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廣演
 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
 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
 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
 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
 後何往邪曰無任性好踈野多泊山門自賀蘭五臺周游勝
 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樞衣忝預函丈
 後棲遑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
 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
 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
 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
 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

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鳴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鳴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鳴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音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名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不滅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派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平常自在此心體

畢音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踴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傳燈錄

三

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

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納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師謂眾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雨露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提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真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跣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不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颺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霄給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說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頭塔中有達磨所

傳信衣西域屈時布也緝木綿華中宗賜磨納寶鉢方辯聖

真道真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

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

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謀

切加擒捉五日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

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

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

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况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

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後其有文贊述及上

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

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感

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

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

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失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

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

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

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未音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

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

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

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掘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

後遊五臺至定襄縣麻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

坐奚為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

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

藏曰汝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

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

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真要其僧即捨庵

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

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

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

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

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

修是正法海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

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境經六門人法海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大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

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感化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曰能

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

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

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

復還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

六祖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

祖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

卧祖曰任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切過師曰未

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

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

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

誓依歸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音迴趣真如法還不

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任匾擔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路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子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平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隋客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既其遠來便垂開技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

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北開化四眾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道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切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言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

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誘經毀佛也彼既自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給一旬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劫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與永處那加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汗洙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口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未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霄遁終授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觀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

尚慮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編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性死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

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師曰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

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隨體照狂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那無有生相利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眾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任吉州清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頭和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

我稟遺誡故尋思爾第一坐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龜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金龜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立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立沙云果然雲居錫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

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出家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汗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汗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躡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湘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博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博豈得成鏡邪師曰坐禪豈得作佛邪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非坐臥若學坐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辭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恣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一人得吾眼善顧盼一人得吾舌善譚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

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親何在可謂是也曰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護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關鹽醬喫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勸益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廿歲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圖自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脩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離過不生次須入門修

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科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又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在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法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榮復悲速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並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尔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尔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鑿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号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尔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

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
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
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
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
不介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
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
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
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
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
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
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
兩非非破非非即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不非
不不非不是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
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以明其旨旨
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旨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
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旨必明其旨旨宗既
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
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
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指耳 第十妙
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帶言而
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
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師先天二年十
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
相大師塔曰淨光
皇朝淳化中

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給之
室受記諱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
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
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
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
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
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
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
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
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
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
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
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
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
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
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揔是假名遠曰禪師
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
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派
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身
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示却會
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
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
以相為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
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
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

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墜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 又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眾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眾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德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亦無心既無心即悟二俱不實知汝夢幻即悟本空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結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

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閑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開會夢如兩船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居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

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派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蓋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

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 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 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躡毗盧頭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取目視陛下否 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升坐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音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

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負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還

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瓦一國無影樹下同船瑤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任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

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宗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

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

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師隱峯辭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問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與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

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眾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師出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然法眼云是良父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

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易利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又問曰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

傳燈錄六

五

禪師

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惣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性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性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

傳燈錄六

六

吳興

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為汝說大義僧開田了歸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老宿

見日影透窻問師曰為復惚就日日就惚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 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

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

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大殺為汝說了也 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

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拍驢師却拍官人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擱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

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

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南泉云我見是箇蠢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去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未

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南泉回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 一日普請擇蔬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

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

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

按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

麼病曹云措蒺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

不得云一切衆生為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為什麼不病曹云

為伊惺惺 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音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 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

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戈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

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

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

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殺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

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

捉得虚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虚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虚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

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至直須恁麼捉虚空始得 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

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 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龍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

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

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 有僧舉以藥山藥山云縛我過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笑云某甲僧應諾

藥山云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 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師真斷請瞻禮師以兩手撥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僧住五臺金剛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

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嘗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表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使馬一鞭使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 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 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

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閒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鄴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

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各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

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
 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
 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
 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屋屋有窓
 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
 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
 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
 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蠅蠅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
 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
 也宗青烟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不中邑
 辨泥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道理麼若不中邑
 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歲離塵三學該
 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
 室時二大士為角立焉一夕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
 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入藏
 禪歸海馬祖上堂大眾雲集方升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
 拜席祖便下堂師一日詣馬祖法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
 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為人
 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
 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
 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暮月玄參
 之賓四方塵至即有為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
 不具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龍耳黑黃蘗
 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
 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
 兒孫師曰如是如是 一日有僧笑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

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上堂云併
 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為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
 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
 處所願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
 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 師謂眾
 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師云汝作
 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
 說似和尚 師與為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為山云有師
 云在什麼處為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
 木 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
 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
 語 因普請鑿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
 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
 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與飯去來師
 乃笑 問依經解義三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
 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 因僧問西堂
 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問舉
 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
 師謂眾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
 飽眾對 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為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 僧問如何是大乘
 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出世
 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
 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
 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
 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

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碍身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抱盡不被繫縛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若若干種解起若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蓋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身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塵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以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身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常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

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蓋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馬光明顯赫為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抱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誘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墮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派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音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日下為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禪門規式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異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善梵語阿舍新云阿或曰瑜伽論纓絡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高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

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
 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
 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屬受當代為尊也所哀學衆無多少
 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拋架掛搭道真
 卧必斜枕牀層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
 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應立側聆
 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
 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
 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今各司其局也
 為事頭他皆做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擾之
 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住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
 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
 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生恭信
 故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
 制故法服宜潔淨必無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
 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無別且如來應世尚有大聖之黨况
 叢林不可有量事區分且大法防盜不為稍無妨害者宜依
 文無不有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
 大要偏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中華書局上海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嶺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祐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未麥豆曰
 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 師上堂曰若論此事取上
 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取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
 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張懷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
 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 洞山來參禮
 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
 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辨洞山乃侍奉數

月 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師云代云他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辭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向不得一箇半箇他怎麼地驢羊去保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肖語 什麼處陳老解云南泉見背長慶云與五巴驢於何萬中無一箇解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鶻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辭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觀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遺師誦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師在國屬連帥路 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 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師師云海云我 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邪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云子未年必

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眾請開堂 李尚書朝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揔過遮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朝朝應諾師云鼓角動也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怎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揔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八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鑿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學者奔湊 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三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盡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 僧問心法雙三指歸何所師曰野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 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靴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 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虚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

知王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
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
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
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尔無言觀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
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考僧普化
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
勅盜疑寂大師真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赫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
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
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
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

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
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
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
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
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
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
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
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
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
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
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
師云某甲向遮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

云珍重 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
霜步 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
師一擲師云知汝不到遮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
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
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
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
室密示正法 僧問如何是本身虛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
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
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 有講僧來參
師問云坐主蒞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

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遮箇
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
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師云若禮拜即與和尚
和尚莫怪法眼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
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師云沙彌 師喚侍者云將
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
對對授子代云不辭辭去恐頭向不全 實福代作圓相心中
對書牛字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 保福云和尚年尊

無對無對有人舉以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 有法空禪師到
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捨未得
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
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日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
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遮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

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 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云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勸證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言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聞梨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遮箇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躡折拄杖而棲止焉

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 問如何得無心師云頃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溘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親作山云言畢奮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荆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蓋官會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

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鄙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住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和山生禾山云真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 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

萬法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絮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住莫可追從容閒復聞鼯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鄮陽山神求

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
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
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
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眾生
僧云既非眾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
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
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 白居易嘗詣師問曰
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
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
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
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
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
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
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
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
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 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
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
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
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
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于灊陵西原勅諡大徹禪師
元和正具之塔

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
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
稽首謝之是法眼公 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
云將得馬師真來否泉云只遮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
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
二尊者畫扶背後只如南泉來去為會扶面許扶背後
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
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為什
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
來仰山云怎麼相見莫不當否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滿
山滿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怎麼爭識得他
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裏若
頭煖即得彼無語石頭煖也 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
寂壽八十勅諡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 僧問如何是玄旨
 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
 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
 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閒苦僧云如何是觀
 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
 聞僧無語師以棒赴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
 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
 有人問畢音事作麼生師云遮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
 且置畢音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鉢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
 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遮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 僧問此
 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
 聞諸聖呵呵笑 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
 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師入園取菜
 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眾云輒不得動著遮箇眾不敢動
 少頃師復來見某猶在便以棒趁眾僧云遮一隊漢無一箇
 有智慧底 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
 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擊捧
 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遮野狐兒
 師刻草丈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云久嚮
 歸宗元來是箇鷹鷹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內喫茶去
 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
 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為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
 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遮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為去
 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接近前大眾進前師云汝聽觀
 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
 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遮裏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

方丈 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
 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
 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閒苦 江州
 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
 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見否李曰
 然師曰磨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
 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
 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師以目有重瞳
 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
 諭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傳燈錄七

十三

董易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人四十三見錄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溫州佛巖和尚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坐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原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洞安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禪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表州陽歧山甄叔禪師

濠谿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孟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天目山明覺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洪州大洪山慧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呂后山師 齊澤山道一禪師 藏禪師 三廬山法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季氏聞空中

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卅歲行必

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

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

律疏才終便能敷演每為眾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

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觀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鐘

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

言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

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心印祖曰大德正

開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

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遮鈍漢禮拜作麼是居錫州正開

自得言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

憩西明寺僧眾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

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

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繇上抱腹

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

于西河刺史董叔經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繇是

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廣鑿具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

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

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奩等齎詔迎請至

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

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

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信等曰汝等見聞覺知

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

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珠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粉諡大達國師塔曰澄源澧州大同廣隆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雲無傷於物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推量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

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遮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巨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為鄧匠一日師示眾云道箇如如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 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覩見有僧便

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覩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具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坐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論上坐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師一日捧鉢上堂黃蘗和尚居第一坐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 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髣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 師又別時問黃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貓兒也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有僧問訊又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無 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 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

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
整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
窗舉手云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
逐逐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
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代龍
屬其甲去也 未山代云是 何道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
越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 雙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
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
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
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問神山作什麼對
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
似作家手者 無 有一坐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
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誘王老師對云爭敢誘和尚師乃噴
水云多少坐主便出去也 雲居云非本意 先曹山云賴
主當時此 雲居云坐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夾圍却門外云
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
開門 師因說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遮箇去師云王老
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
成就師云適來揔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
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
云猶是階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
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
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 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
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

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
今擬鵲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
得洞山云不生即佛不生即非佛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
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謾 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
十日在初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
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雕
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 師問維那今日
並請作什麼對云搜磨師云磨從你搜不得動著磨中心樹
子維那無語成 法眼代云 德磨 師不 一日有大德
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
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
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揔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
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
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
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
去師住後云我往前往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以遮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與
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
云許你具一隻眼 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其奇怪道萬
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陸因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師云若是天王
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手身
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
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
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

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
 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
 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
 麼師為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
 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墜良
 為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遮箇在師拈起衣云爭
 奈遮箇何一箇是且道是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
 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僧問祖祖
 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 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
 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虛行者却
 妄語 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
 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麼 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
 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無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
 思恧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
 師問坐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
 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坐
 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住為復藤
 纏著 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
 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 僧辭問云學人到
 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
 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 問父母未生時
 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
 第一坐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
 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
 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

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建州邵武人也姓鄧氏隱峯幼若不
 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
 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
 問去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
 頭云汝被遮箇得多少時邪 一日石頭和尚刻草次師在
 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刻子向師面前刻一株草師云和尚
 只刻得遮箇不刻得那箇石頭提起刻子師接得刻子乃作
 刻勢石頭云汝只刻得那箇不解刻得遮箇師無對洞山代
 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
 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展過大師脚損
 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
 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師到南泉觀衆僧參次南泉指淨餅
 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
 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 師後到瀉山於上座頭解
 放衣鉢瀉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作睡
 勢瀉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
 云已去也瀉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瀉山云莫
 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梓
 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
 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
 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關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感衆遂入
 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
 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
 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
 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觀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

俯近而咄曰老兄曠昔不循法律死更焚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憤然而踏遂就閣維收舍利入塔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 僧問

如何是異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曰和尚 有玄紹二上坐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窠無異土參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大善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秋犬吠 師上堂云大眾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 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

向其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曰來祖云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曰

本谿和尚 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為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一日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亞龐翁患龔居士云恰是

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居士云遮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坐主西州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坐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虚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虚空講得亮不肯使出將下塔祖召云坐主亮迴首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遮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水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黑眼和尚 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 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眾審思惟畢竟只遮是

齊峯和尚 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計箇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遮裏師云莫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幾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才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 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遮箇為人還會文彩未非時也無伊

景德傳燈錄 卷八

云擬向遮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若汝已了莫道
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
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
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
派半是奚共語問壽全不會可憐只解那斯那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姓沈氏年
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
靈泉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
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
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
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
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

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庵
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闍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
養忽莫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
香普薰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
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
龜洋二具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
和尚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 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
云爲什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 僧問不歷僧祇獲法
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剝不施
僧云怎麼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
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
焰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

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 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
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才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
節出頭來後人舉以爲慶長慶云不妨不師見仰山作沙彌
時念經師咄云遮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
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 一日命龐居士與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
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
云阿兄爲什麼道不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
師便與茶居士云阿兄與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
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
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托
子時

則川和尚 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
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
老毫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捷
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箇樸頭居士云恰與
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
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怕答公語居士云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居士喝云遮無禮儀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在
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
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參訪
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
使沙彌師乃拊掌三下洞山云一是時因緣中不問

沙路逢事曹山云如何是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意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大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 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音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將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曰甚佳子與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僧問長光未嘗憂憤何意言如此便作舞大似因齋變費精東顧西顧古人自出手作舞了與人來更作舞每日持盃盃時迎來送去時與人來更作舞若道別且作盃盃時迎來送去時與人來更作舞

洞安和尚 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為開梨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 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 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 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上堂謂眾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開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 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速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

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嗥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 師勸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大少年幾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開梨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歸宗云遮箇豈有生邪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 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與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與行者云五更便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怎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遮老漢

江西樺樹和尚 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
 吾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遮兩處師云爭
 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 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
 和合道吾云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闕來多少時邪道
 吾便拂袖而去 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
 云親近來師云用歟遮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
 從彼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
 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遮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
 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表州陽歧山甄叔禪師 上堂示眾曰羣靈一源假名為佛
 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
 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
 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
 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
 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濠谿和尚 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
 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
 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
 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遮師僧靈利
 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
 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臥街僧云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骨
 京兆興平和尚 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
 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 洞山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
 處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
 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
 處去洞山云公流無定止師云法身公流報身公流洞山云
 摠不作此解師乃撫掌師云洞山辭師云
 道遙和尚 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云念念攀緣
 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
 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眾云
 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 僧問古錫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
 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 僧問如何是
 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
 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與山僧手裏棒
 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嗟師云空在何處
 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契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窻踞
 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大奇大奇百千三昧無量
 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原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
 眾云自從一喫馬師蹄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僧作一圓相
 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
 拜師打云遮虛頭漢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
 大約如此
 浮孟和尚 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與茶行婆乃問云
 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孟無刺語婆云某甲
 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寬

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以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由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固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對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遮莫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遮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與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答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

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跡云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閣梨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爲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實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万境開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蒞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未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樂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坐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坐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坐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摠是假名陳坐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請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鄧肆間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渡籬令馨南之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
傷悼請禪門龐居士即毗邪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
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傳燈錄八

十九

章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深禪師

師和

師清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師州

師洪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師國 壽州 惟禪師 已上 一十 人 無 幾 經 禪 師 不 斷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潭州瀋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瀋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論之鑿對云瀋山奇絕兼窮地理諸方劫院多取法焉

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任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華林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譽效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坐來師也頭陀云此正是瀋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瀋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拍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椀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輪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瀋山是山峭絕貧無人煙師猿猴為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師眾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絲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眾云夫道人

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安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辭如秋水澄

清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或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力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个便是麼師云遮个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

日師謂眾云如許多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踞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座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云眾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使龍云將知瀋山眾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師云且道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師云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漢心沙什麼山彼師問一問得百雜師云沙云大小為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
 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
 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
 不說子行履 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
 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遮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
 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
 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 師忽問
 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
 塑師云停囚長智 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
 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 又令侍者喚第一坐
 第一坐來師云我喚第一坐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
 別云適來侍者喚 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
 一圓相問何似遮个僧云和尚恁麼話諸方大有人不肯
 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閣梨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閣
 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
 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
 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
 人相如何師云魏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
 子上鐵牛無汝下背處 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
 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个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
 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
 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
 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个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用翁
 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眾 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
 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

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
 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鴉王擇乳
 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
 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 有僧來
 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
 甲亦未曾禮拜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 石霜會下有
 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垂首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
 歎將一椀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
 好歸舉似為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
 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居是為山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向
 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
 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巖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
 於鷲子 僧云不作為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
 為山一頂笠師即躡之 師上堂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
 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為
 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為山僧喚作什麼即得
 雲居代云師無異號 資福代作圓相托起 古人頌云不
 得道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辨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
 常派 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
 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
 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勅諭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闍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
 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
 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拈笠植
 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

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出遮自了漢吾早知當祈汝
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
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承如何指示百丈良久
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
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持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
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
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
一擗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眾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
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
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
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
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 師辭南泉門
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

如此大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
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眾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
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
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
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
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
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
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
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
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箇熱鬧也老漢行脚
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
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揔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

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
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為什麼道無
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
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
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
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當宜
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
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
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
口食空過一生命眼人笑汝久後揔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
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峯其聲如
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
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
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
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切切南泉
拂袖而去後住浙江北大慈山 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
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
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
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處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
作麼 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
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置筭拈
堂大笑師使歸方丈 有僧辭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
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
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

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閣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
 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
 句僧云有時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
 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
 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時
 云行說俱不到即本無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
 壬申歲重剝漆大揚宗百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
 壽八十三臘五十四信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
 勝槩聖賢開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葺草窠寂
 林下日居月諸為四眾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
 謂眾曰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有僧到
 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
 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閣梨造
 次僧大笑師曰遮个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眾曰大道虛
 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為終于
 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
 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
 何是境中人師云塞 有僧辭師云閣梨向什麼處去僧云
 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遮裏與汝相見無僧
 對 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無僧
 對 師自代云見無左右師山別云還又有僧辭師云汝
 去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遮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遮裏師
 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

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
 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
 沙彌彌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吐痰漢誰在
 井中後問瀉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寂寂應語瀉
 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眾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
 與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受業聽習
 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
 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
 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師曰百丈曰大
 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
 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
 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也師躬耕
 助道及祐禪師歸寂眾請接踵住持 師上堂云汝諸人恁
 來就安未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
 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
 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眾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
 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荷瀉山
 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
 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
 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
 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先領采一切善
 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
 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
 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家疑節
 不見故志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無境上施為渾大有

問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遮个是五蘊師云遮个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个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遠師三而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遮野狐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个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 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得本無得 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却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檗寺示疾而終塔于楞伽山勅諡圓智禪師證真之塔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曰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羊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鐘

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眾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眾皆側聆師儼然頓寂塔存本山焉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个是什麼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留意言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撥欄樹子其人 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江州龍雲臺禪師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 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過山代云小小孤兒要 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遠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鎖盛鉢楷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鎮州萬歲和尚 僧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 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

清田和尚一日與瑄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瑄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个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瑄曰某甲敲有个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瑄云善知識眼應須係麼煎茶了瑄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干和尚與南用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干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 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干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為同為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个是慧那个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遮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遮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

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勣寺懷憚禪師法嗣

京北大薦福寺弘辯禪師 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

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

四六一

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
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
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
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
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
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
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深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
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
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
初謁憚憚師憚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憚
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

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
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砌 一日示衆曰動容胸目無

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
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
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
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僂林下坐
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
六十勅諡歸寂禪師塔曰秘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
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
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爲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

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
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
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
來即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賊問師清古人道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
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
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爲山得

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劬得
向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
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卷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關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衡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已上一人見對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襄州開南道常禪師 唐宣宗皇帝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潞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甘泉寺曉方禪師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見錄 明州棲心寺藏奘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甘泉寺元遂禪師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見錄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天龍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新羅國迦智禪師 新羅國忠彥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荆州永泰寺靈滄禪師法嗣五人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呂后山文質禪師
 湖南祇林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蘇州法河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四六四

鎮府普化和尚見錄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慧遠禪師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道圓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嘉禾藏真禪師見錄 鎮州常占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六人 鎮州常占禪師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一人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 黃州齊安和尚見錄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具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

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曾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聞梨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恁麼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

傳燈錄十

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閉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白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深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三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

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何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我何經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具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其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眾色悟時刹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施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遮箇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遮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聲言具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具聞師曰有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

傳燈錄十

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為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執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遮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踞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此作家養使此不作家刀別云邪法難扶此諸方謂為峯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理什麼三聖令秀上坐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

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坐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眾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祭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揔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虚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

傳燈錄十

五

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講華嚴大德問虚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虚空有時但有假有虚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虚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虚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虚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為何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光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沈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他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

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南泉有真讚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南泉父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慙愧好兒孫師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若又云聞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杖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傳燈錄十

六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眾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其停留纖豪直似虚空方有少分以虚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脈不斷處如何仰義師云有什麼仰義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如何師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眾曰語是語寂寂是語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庵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葉黃葉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葉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林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使出又到鹽官云看前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柱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心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游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早師自此道化被於此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兔于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白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白是實師云白是實實是白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閣梨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如何師伴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童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童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踏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

道無大衆晚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地博引玉却引得箇鑿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設用長庚開快伊爲鑿子覺云通來那邊亦有人估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道住坐臥不可成鑿子也且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五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葛葛直恁麼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葛葛直恁麼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遮婆子了也立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不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不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令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恁麼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認識字法眼代云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莫說以入有新到僧謂師曰其申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柱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柱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連僧無對法眼代云可短有僧寫得師真至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立百徒勞念靜法眼代云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邪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問列云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遮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父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問前問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約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師問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

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開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開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矣矣師云閣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閣浮於其中間摩尼為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鴉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三十年知事作什麼話院主却問鴉為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

傳錄十

來本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問云大小趙州欺騙也不知雪峯云此處是趙州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荷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遮裏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真定師云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一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有人問師年多少師後證其際大師

他州靈鷲閣禪師謂眾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地盡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與地盡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閣梨試道看其僧疑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礙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輝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茶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為不換義相涉

傳錄十

鄂州萊黃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為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與眼因什麼著打趙州論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論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論曰和尚自住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論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論曰三千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林檎撲衆僧侍立師曰只恁麼白玄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為眾竭力使入方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云非但萊黃切公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遮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衡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澶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衡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眾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嗶嗶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寫按履過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踞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皆驚焉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誰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眾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羸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頰曰學人不合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日子和尚亞路來參師作起勢亞路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路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路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路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不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不肯僧曰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躡坐僧無語

宣州陸巨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教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知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

池州甘穀行將錢參贊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其申錢却將出去上坐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穀行者設粥請大衆爲釋奴白帖念摩訶訶般若波羅密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離掉過納木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瀉山來甘云曾有僧問瀉山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瀉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瀉山去好保福問之乃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打起或云運一剋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洪州雙嶺之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澤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謹以講論自矜世法濟大師三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云詮汝茅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浪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誣聞茫然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云乃師瀉山宗禪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天擇玄微後住龜山爲第二世也師嘗述二偈其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後未曾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更忘緣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父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善見典十五年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徼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講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聲已傳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如何是大梅的百師云酪本一時地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滿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馮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全具馮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馮山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馮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木叉母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頭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學僧

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云命法眼代云云但引頭示之靈覺代云云老兒家汝神又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為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伴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齊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多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遮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執勢馬步使人打五棒師曰似似似是即不是師嘗於

關關問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拈聖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遮箇話話師乃撼鐸唱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教人或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

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息第四日自擊棺出此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真禪師衡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師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蓋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

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

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吟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症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界師云不露鋒僧云為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眾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

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眾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已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已佛師曰莫前駁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跌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風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傳燈錄十

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瀟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福州靈雲志勣禪師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長延圓整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上元智滿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西堂復禪師

大瀉簡禪師

瀉山普潤禪師

黑山和尚

霜山和尚

瀉山冲逸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潞州潞水和尚

温州靈陽禪師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藏書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米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已上一十人見錄

志和禪師

瀉山如真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嵩山神劍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白鹿從約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瀉山法真禪師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南源和尚

瀉山彥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已上三十二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台州浮江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洪州紙衣和尚已上二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徑山鑿宗大師法嗣 |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 背山行真禪師 |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 龍州國清院奉禪師 | 婺州新建禪師 | 益州西睦和尚 <small>已上七人</small> | 觀音院定鄂禪師 | 太原免道者 | 幽州燕王 | 衡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 台州勝光和尚 | 紫桐和尚 |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 印州壽興院守閑禪師 <small>語句不詳</small> |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 石梯和尚 <small>見錄</small> |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small>見錄</small> |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small>見錄</small> |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 關南道吾和尚 | 白馬雲照禪師法嗣一人 |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 <small>語句不詳</small> |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 文聖大王 |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small>語句不詳</small> |
| | | | | 楊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 杭州多福和尚 | 潭州麻谷山和尚 | 宣州茗萍山和尚 | 太原孚上坐 | 鎮州趙王 <small>已上七人無機</small> | | 漳州浮石和尚 | 日容和尚 <small>已上四人</small> | | | | | | 新羅國彦忠禪師 <small>語句不詳</small> | | 婺州金華山嚴遠禪師 <small>語句不詳</small> | 漳州羅漢和尚 <small>已上二人</small> | | | 憲安大王 <small>已上二人無機</small> | | | | |

| | | | | | | | | |
|------------|---------------------------|------------|------|--------------------------|------------|--------------------------|-------------------------------|--|
|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 | 筠州末山尼了然 <small>見錄</small> |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 興德大王 | 宣康太子 <small>二人無機</small> |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 道遂禪師 <small>一人無機</small> | 前馮山靈祐禪師法嗣 <small>據潭禪師</small> | 表州仰山慧寂禪師詔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馮山遂升堂與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具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敏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具佛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任夏探律藏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持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看上而出巖云我不肯汝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石室問送石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 <small>吳居陽云要會座如今韋宙就馮山請一如陀瀉山曰觀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馮山開田師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師揮劍而云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劍而去<small>注云我若見師師子僧問師清便建道又問只知沙頭幾其意如何清云如茶船何打鼓耳斗又問南山刈茅意如何清云李靖三兄及幾行陣雲居場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列者不著又問師云云師云沙彌意旨如何天山云魚問我師在馮山牧羊時第一坐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坐上問師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坐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坐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馮山上坐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坐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舉拂子</small></small> |
|------------|---------------------------|------------|------|--------------------------|------------|--------------------------|-------------------------------|--|

將去雲居一日雨下上坐曰好雨寂聞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坐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坐曰好在什麼處師指兩瀉山與師遊行次鳥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沙云大小瀉山不師沈納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瀉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眾無不拜伏暨受瀉山密印領眾住王莽山化緣未契還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眾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靈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入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粘與他來覓真金我亦粘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無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眾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

傳燈錄上

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賢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聞梨其僧迴頭師曰和尚遮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曰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不用煩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踴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賢起拂子其僧

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辛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主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瀉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瀉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眾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受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瀉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永字顧視其僧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無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安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林是色請和尚

傳燈錄上

離色指學人心師云那箇是禪林指出來僧無語林作塵生對伊如有僧云知請和尚道玄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鑿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師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明問什麼處來僧云江西觀音來巖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問禪宗頓悟畢竟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

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教誡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為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亦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憐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齏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為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艾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問廓然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遙禮為山贊云和尚大悲愍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感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

傳燈錄十一

六

集政

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德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遮裏來問如何是見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閣梨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有師曰如其申未住香嚴時道在什麼處僧曰任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疎山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與師問阿誰眾曰師叔師曰不語老僧邪疎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若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躡前語問之疎山曰何不道止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屣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屣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扞而吐之以應前記疎山後問道德長老肯德云全歸肯重疎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喬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

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觸體裏眼睛

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坐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處來僧曰馮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若什麼麼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注云只此是香嚴師未點地雲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傳燈錄十一

七

丁

造馮山蒙帶頓除遺唐會昌沙汰眾皆悲悅謹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眾請繼躡為徑山第三世於法即馮山之嗣僧問掩息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白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眾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無頭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為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鳴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向以若遊峯頂佛曰日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曰日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頓遇佛日

佛曰却問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
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窮
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
潭雲外不相開佛曰曰為報白頭無限眾止過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
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師曰汝言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
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嵩山因挑華悟道有偈曰三十
來年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枯
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枯曰從緣悟遠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惜事
玄妙云禪當甚深當甚廣保老兒備未離東院此語玄妙明也
靈我意道法作修生會地黃云不是桂琛即走錢天下人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
眾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榮落華開何况塵劫來
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滅唯根蒂
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
照沈迷三界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

會慶時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僧
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僧曰如何得觀天子師曰盲
鷄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
來僧未喻盲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曰少逢雪峯有偈送
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
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云水中魚上鳥
峯云意旨作麼生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
如何師云獨有箇中異雄鎮海涯問父戰砂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
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云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
云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如露
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大清渠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
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異常味
注曰如何是異常味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并底種林擒曰學
人不曾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眾色未審作什麼

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眾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君
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莽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僧曰王
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
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曰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嵩山遇枯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
大用師袖身出去嵩山召之師更不迴顧嵩山云此子堪為法器師一日
辭嵩山入嶺云其申辭還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嵩山動容曰善言為
京兆米和尚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
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眾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
是老宿曰千年挑技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
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
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
嫌不挂雲霞色

乃喚維那般柴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五臺松魔巖和尚凡有僧到
禮拜以木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秘魔懷裏松魔拈
師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
擲筆入聽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人探其意米亦隨至
潛在屏蔽間伺供養主纔坐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
王公曰師子藏人韓權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遠出即笑曰我會
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畫獅子
云遮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敵著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亦稱大法師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些箇遺壞也無師云壞
僧云恁麼即隨他去也師云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肚上不帖傍
師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
麼僧云即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到死時如何師云過茶喫茶
過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云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

皮裏骨遮箇衆生骨裏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荷是諸佛
 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云是我自己僧云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云高五尺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鶻崙塔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云露
 柱火鑪僧云還受也無師云火鑪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
 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
 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
 畫簸箕師云簸箕有唇米不跳去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僧云百法論師
 拈杖子云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云
 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交殊普賢摠在遮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
 云侍者取一帖茶與遮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
 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問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
 擱口今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
 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奔世欽重署知聖大師有僧問
 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
 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云即當屋舍勿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
 莫佞兒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從處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
 火官頭上風車子有足送送鉢與師托起問云遮箇出在什麼處尼
 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問師乃撲破尼無對僧代云人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今
 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
 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恐
 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俟王來呈主開
 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坐主悟師首遂寢兵乃召第一坐開堂
 說法即開門偈和尚是也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
 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閣梨生緣何處師云
 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洞山云汝父名什麼師云今日蒙和尚致此
 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師住壽山上堂云諸上坐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
 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如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

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問師曰壽山年多少師
 云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饒州巖山和尚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
 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
 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
 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
 長慶云只首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
 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弄狡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
 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受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絲
 爲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
 院法堂安適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厥
 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淨江和尚有時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
 也無師將拄杖劃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無語

潞州綠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姓陳氏本參大滿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
 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
 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
 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
 捉下也李乃謝之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
 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與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僧問
 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林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
 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才綻偏滿安婆祖印西來合譚
 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
 時如何師曰因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

著不得無者不得宋曰德不德慶師曰若不得底宋無對師領果出見露
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口
過殘春僧問速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師豈無方
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
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受
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何無罪師曰殺箇還一箇
龍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相與教意同列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
僧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臺臺倚子火鐘懸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僧曰如何
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何
麼馬獸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何不銜花師曰
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達
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摸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速歸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
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
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
似眉毛作麼生

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
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又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
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上舖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
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
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拈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
僧未得分文入手白賴遇其申是僧師曰不單行
日容和尚叢前上坐參師拈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叢曰俊鷄冲天
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
師曰死却遮漢也案山云叢
前鄂州萊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
師曰辨得也辨得也僧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天蒼天師
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
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
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
弄庵住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
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賢一指而示之師
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
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賢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
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
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眾云美不中
若見物折指頭云且道云以指頭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云我當時
何言折指頭若不折指頭在什麼處雲山云折指頭承當處師曰一折一折是
子折指頭若不折指頭云且道云以指頭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云我當時
當處事師若不折指頭云且道云以指頭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云我當時
前長沙景峯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鶴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
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摩來與復明何事遂

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師曰邢州人岑曰我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僊山表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子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寇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願二年郡守請居雪竇巖巖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眾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開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開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至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寤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袈裟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開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諸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有作舞僧問

傳燈錄上

十四

張

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乃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看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谿作麼生灌谿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云遮眉兒師云有生可殺即不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開南常禪師拳下悟旨

語見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

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癡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穩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瓊上那伽起袒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癡團鴛鴦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踏踏以碼碯直至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騰騰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字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未山尼了然灌谿開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坐遊山來為佛法來開去為佛法來然乃升坐閉上參然問上坐今日離何處開云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閉無

對未山代云爭始禮拜問如何是未山然云不露頂開云如何是未山王然云非男女相開乃鳴云何不覺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覺箇什麼開於是伏膺作圓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太維維生僧云維維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為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為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傳燈錄上

十五

卷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第四世下至第六世摠八十三人

第四世下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見上七

土門讚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蘇州憲禪師見上六人無機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福州觀音常綱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鎮州寶壽沼和尚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桐峯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覆盆庵主

滄州米倉和尚見上十一

涿州秀禪師

金沙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見上六人無機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睦州刺史陳操見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吉州止觀和尚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益州照覺寺和尚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

雙峯古禪師見錄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

洪州米嶺和尚見錄

臨川義直禪師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

昇州長慶道熾禪師見錄

第六世二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無機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見錄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見錄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寶應和尚見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一人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一人無機

壽州紹宗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江州雙谿田道者見上十一

睦州東禪和尚見上二人無機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杭州功臣院今道禪師見上三人無機

王遠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二人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曼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已上三人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錄

金陵道嶽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廣孝院廣微禪師一人無機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

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眾參侍時堂中第一坐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坐云早承

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坐遂告黃蘗云

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

蘗指住大愚師遂參大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

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象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

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

法也無多子愚乃擲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

來是多多少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

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

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敲黃蘗一掌黃蘗吟吟大笑

黃蘗普請鋤蕒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鑿在何處師曰上坐將去

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又手黃蘗將鑿鑿地曰我遮鑿天下

人拈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鑿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

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黃蘗曰莫是困邪曰纔鑿地何言困黃蘗舉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

黃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遮風漢黃蘗却

打維那師自鑿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遮裏活埋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師人不死無礙人與師一日在黃蘗僧堂裏睡黃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

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蘗打席三下去上問見第一坐黃蘗曰

遮醉漢豈不知下問禪客坐禪汝只管瞌睡上坐曰遮老和尚患風邪黃

蘗打之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銀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

與我棒了也師作嗔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吳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由暫

來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

蘗黃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

拄杖曰遮老漢莫盲如瞎棒已後錯打人黃蘗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

來師曰侍者侍者把將火來黃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

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無對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

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喝阿那箇親對曰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

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

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

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

師曰大眾道汝未參長老老覺云不審便自歸麻谷師因山侍立次方舉此語未了

坐具問十二面觀音何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擲麻谷云十二

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杖打麻谷接却相捉

入方丈師上堂云大眾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尚處三徧

喫棒一似等閑如今更思渴一頓痛棒喫阿誰為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

甲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

豈容無著問濕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
抽牽全藉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三
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
傳法偈曰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與吹毛用
了急須磨偈畢坐逝教誡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常製草履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
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遠蒼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
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
因晚參謂眾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
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
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
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
更著杓師尋常或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
諾師云捨板漢或云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
云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履擣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

傳燈錄十一

五

毛

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奏時鐸落鑽一日
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
使又見壁畫問云尊者對譚何事師擣露柱云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師
問坐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
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
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汝三十
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
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
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我茄子
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噴不受喜僧云爲什麼
如是師云路途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
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偏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
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遮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
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
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

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
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
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公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
麼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喚問教意祖意是問是別師至青山
自青山白雲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
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住得和
尚有住處即說以和尚師云孤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
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
將一句來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
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
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遮箇是茶毗品取末後師問
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云四百人師云遮與夜飯漢
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
訪老宿見師繞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
師云遮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踴破多少草

傳燈錄十二

六

庵文

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
師拈油餅示之云遮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遮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
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遮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
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師指門扇云遮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
得不持五戒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
作麼生師云汝汝三千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
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
師云單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禱師喚焦山近前來
又呼童子取芥來童子取芥至云未有繩墨且祈禱師喝之又喚童子云
作麼生是你芥頭童子遂作祈勢師云祈你老邪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
線道師云單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禱新到僧參
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
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
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

髮不達時如何師云叫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
 慶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
 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
 又作慶生僧云只為今時師云只遮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
 無滯底句師云我不信慶生道師云前過西天十萬里向大
 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遮裏只有
 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擣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意高師
 彈指一聲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
 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今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
 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眾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長老
 拈起甘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聞梨
 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才到和尚為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賊物見
 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
 師云遮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髮鬚投開元寺臺諷禪師

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
 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蘗
 是也師禮辭而參黃蘗黃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
 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
 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窟窟林谷暨大中初相
 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
 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閩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
 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
 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
 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聞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
 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
 身煉頂豈不易邪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果輪
 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
 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
 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眾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

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觀全身不
 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口頌偈一卷破邪論一
 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時老峯亦云丁尋常高戶人罕見之唯
 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向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暮習擲
 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遮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尼師
 因刺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
 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遮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
 什麼物安云好甚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
 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
 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極主覺云什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
 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
 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
 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

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
 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

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
 方參禮依黃蘗希運禪師法席黃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
 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剝也師對人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剝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
 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
 卷大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
 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為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
 慈山鳩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與化存獎禪師為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
 行一迴柱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與化乃
 喝師打之與化又喝師又打來曰與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
 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與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

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焚箇安樂法門師曰遮暗雖却却納較待痛沈一頓
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為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眾
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前師云汝喚什麼作箭
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
師又打數下擲却柱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眾入大
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碑畫乃問是何
國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
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
遠尋運師公觀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請一語師曰
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即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
知百如獲善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刻的若是何汨沒於此幸幸來
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蘗
山若與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
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宣

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
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
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
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
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法界觀公比為之序公肅字中
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年歲記重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星身身長五尺首垂數寸與檀越許字玄度同造塔木大塔二所
有神異天降相輪能日倍工後從地引其神至塔頂越州蓋觀力也
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得後身為岳陽王塔頂越州蓋觀力也
師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王承師老老示現到州便入寺尋訪
子姓蕭名營師何更來也弟王承師老老示現到州便入寺尋訪
入室蕭名營師何更來也弟王承師老老示現到州便入寺尋訪
密益資莊嚴時龍興寺大殿壞壞眾請修修事完若今日由是二
師後三十年有維來功德王承師與此師大伴修事完若今日由是二
師後三十年有維來功德王承師與此師大伴修事完若今日由是二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世住僧問何是正開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

曰還聞麼問相意與教意同列師曰同列且置汝道餅糞裏什麼物出來
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
是漸師以手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
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
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下亦有大師師名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
曰和尚為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
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曰汝打我
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越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
編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燈登積
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杖杖作降魔杵勢立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菴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
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朝服大中初例重歲度於鹽官齊峯寺後
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偏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

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
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已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
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任仁王院光啓
三年錢王請住龍泉麻署今慈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
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遮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
默然僧因措再問師曰青天索味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
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于七日夜子時告
眾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
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師曰顯應
禪師塔內身不壞髮爪俱長尺
肅王前之遺神相即志重封墓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賢拂子僧曰
莫遮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
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
如何是文殊師賢拂子示之僧曰莫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又手問如

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開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擲瓦良久故之師曰領矣住後謂眾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餓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眾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代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又問灌谿到來戶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前急後人舉以主沙云沙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為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未後事如何師曰忌文六頭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閻梨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為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五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赴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遮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著趙州語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談展坐且禮拜師起入方丈論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

阿師與點破在州云只道一鐵佛不奈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天亦須與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為口打而去師到德山德山繞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遮裏無錢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遮箇彌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為何什麼立為古鏡峯云取生也師曰遮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是在法眼人眼是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眾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處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具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為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汝係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乃打之白米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今捨衣鉢錢五貫文設堂飯而赴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言引眾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為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雙眼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云且道與化何同光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教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桂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坐請師說法師升坐良久謂眾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底師曰又立太尉珍重便下坐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且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版次

尚已開却門也請和尚牽頭喚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踏禪
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
侍者寮內取衣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
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我莫莫某誰喚師曰獨有開梨不甘
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遮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遮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
僧曰遮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開梨開梨僧迴
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遮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
庵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
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山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嗟
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什麼道理後住此山師曰也欲通
箇來由又恐遣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
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鋪
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白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
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白王登寶殿野老謳師曰如何是
人境俱奪白并汾已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
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師喝指一
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擲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
僧繞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
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
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
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白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
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問庵門僧於門上畫一圓月
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遮箇去就在師便接手起曾曰
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設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
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打柴
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
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打柴
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陸州陳尊宿法嗣
陸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餅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遮箇麼僧昂
書適來與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
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吳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坐商量得麼僧
曰合取狗口陳自擲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任麼即乞上坐口喫飯
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坐無對又與
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想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
是陳曰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立則行過陳驚喚上坐僧皆迴顧陳謂諸
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須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官感於
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擲骨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
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
師展兩手問底在阿那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
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功夫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景德傳燈錄 卷一一一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編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

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崑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

挽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碎咏之機師以手作咏勢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云什麼處住

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觀雙峯曰只遮底便是

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能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眾

已更不參請眾僉謂古侍者肯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

悟而未得其便師因碎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霜

日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

好去師應諾即前邁尋尋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

祇對石霜霜意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主覺云且道也

前徑山第三世洪誦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

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
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嶽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

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眾曰彌勒世尊

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自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

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怪怪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

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茫

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

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

今時眾中建立箇實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小僧問如何是長慶境

師曰關梨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

人不曾師曰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塔

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之

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宜宜約繫於此乎即辭

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

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良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駭

然而笑遂印可乃廬陵安福縣宰為建應國禪苑起以聚徒本道上聞

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

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珎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

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禧二年丁

酉歲錢氏代將開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

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脚

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

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權谷裏聞聲至

中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

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

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僧問
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

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只恐關梨不問師上堂謂

眾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

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三復是何物師曰知僧曰知箇什

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

處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僧問不

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

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編破草鞋僧曰如破草鞋還

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吉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

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

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
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厚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開
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

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離轉空華不墜
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鳥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徒麼即得達於

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
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

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
水上行木馬夜翔駒僧曰徒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

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智題萬字背負圓光僧問如何是道師展兩
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
果然不見問曾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何事處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

曰徒麼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開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
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立言師曰

汝與我掩却門問曾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真正
眼師提曾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因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

曰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納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
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

古人拈提督拂此理如何師曰痲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
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曰拈起蒲團示眾云諸佛菩薩及理聖
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學曾問曰作麼生眾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

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挈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嘗
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眾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護汝

去也師曰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徒麼時難共語眾無對師將坐却
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開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日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為樂器架葫
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

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之師曰半夜日頭
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

無門時如何師曰太純生僧曰不是純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
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

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典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第一世上堂示眾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遮瞎驢便

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
僧珍重師打之赴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朝師放下拂子

僧曰猶有遮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
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實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

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
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

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刺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
得江西刺刀明把師手插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刺刺

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
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

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
別僧舉此語方悟言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

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
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

人師曰權兒捨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
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荷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之竟

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堂次師召從濟濟舉首師曰

錯滿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滿清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坐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滿清錯師曰錯又曰上坐且速裏過夏共汝商量連西錯清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三箇錯便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就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寶壽和尚第二世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踞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擲拄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書生曰見後為什麼不來銜華師曰無恁麼書生

廬州澄心院吳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眾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便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眾化云吳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使吳德會吳德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所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擲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馬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拋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第七世

懷讓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吉州資福自寧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汝州廣慧真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

羅浮山定真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緣素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祇陀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見錄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見錄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曹谿別出第三世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曹谿別出第四世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句無機師無機一人

吳頭陀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曹谿別出第五世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曹谿別出第六世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
 坐道場為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與旨丁寧禪要如今
 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吉州資福貞遠禪師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歇去師作圓相示之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梨亦在此
 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無機州無機善覺無機師無機一人
 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
 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

師謂眾曰隔江見資福利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 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 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 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 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了舌頭問將來

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 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

揔在遮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申不恁麼師曰伏惟尚嚮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

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

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

院舉左手曰遮个即從閣梨又舉右手曰遮个又作麼生師曰瞻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

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誰道不饑南院曰閣梨幾時曾到南

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自後應為仰之懸記出世

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 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比日全提去即印在印破只如不去不任印即是不印即

是眾中還有得者麼 上堂謂眾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

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帶巧迷風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突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

兩蹊而今與汝一齊掃却个个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聲立千仞誰正眼觀著若觀著即瞽却一目也 時有盧

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印師曰慣釣鯨鯢登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

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迴出感音外

翹足徒勞讚底沙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蓮鳳

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顫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 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

先照 問明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曾天上輟任向地中埋 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綠無絳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曰如何師曰

不在團天且居羗里 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為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

問于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

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向不當機如何顯師曰大昂縱同天日輪不當午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鷓有九皇難著翳鴛

無千里漫追風 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 問夏終今日師

意如何師曰不憐鶉護雪且喜臘人冰 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 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

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有
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旗光裏播真宗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入開
堂帶雨歸 問門門盡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空逢穿耳客
多遇刻舟人 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
枯木生華物外春 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譚今古
迴顏獨皺眉 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
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 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擢師曰自在
不點曾渾家不喜見 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
斯衣裏解 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
子問三緘恐負古人機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
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刻舟未不
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 問從上古
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與露
寬拭淚巾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
汎波僧涌鉢囊華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
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
大吠虛千猿唳實 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
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暉 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
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 問大衆雲集請師說
法師曰赤脚人赴免著鞋人喫肉 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
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 問如何是無爲
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燦太虛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
蓋面帛 問如何是納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
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

望昨夜遭霜子不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透曲
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 問如何是諦實
之言師曰心懸壁上 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
逢人但恁麼舉看 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
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 問有無俱無去處
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問語默
涉離微法外塵無所依 問如何是淨心云其入離其出
現不能移外塵無所依 問如何是淨心云其入離其出
摩約用故無淨體微一不無淨體微一不無淨體微一不無
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
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
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恰須斷却 問盡大地
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 問夾板
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愁 問心印未明如何得
入師曰雖聞箇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驛來 問如何是臨
濟下事師曰笨犬吠堯 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
論馬角 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
漆桶黑光生 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
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合幽致豈能
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驛消開後好沾聞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 問大人相爲什
麼不具足師曰鷓鴣夜半欺鷹隼 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
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
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籬挈杖 問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入
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臺兩曜新曰如何是實
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龍三尺刃

待斬不平人 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
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

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 師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賣

慶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杓把鑿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

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為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

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師謂眾曰佛法付與國王大

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相

續个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 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

問如何是首山境界師曰一任眾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

犁拽杷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

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 問如何是菩提路師

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

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
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

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 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

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遮瞎漢

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 問四眾圍繞師說何法師

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

命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

何師曰珠在什麼處 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

何師曰當時聽眾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

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勿不得汚染

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答得 問見色

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

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看取 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

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 問路逢達道人不

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普爾三千界 問一句了然

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畢音事如何師

曰但知恁麼道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羅蔔重三斤

問虛心以何為體師曰老僧在汝腳底僧曰和尚為什麼在

學人腳底師曰知汝是个瞎漢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

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 問如何是納

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

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麼 問如何得離眾緣去師曰千

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眾人前 問如何是大

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為人師曰謝開梨領話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

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

高聲問著 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

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

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個是誰

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

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 問如何是徑

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 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

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

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 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

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

問遠聞和尚無絲不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

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

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南院三處法

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

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

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

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

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真大師德韶法嗣

蕪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郵州興陽詞鐸禪師三 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

師曰道不得僧曰真个那師曰有些子 問傘蓋忽臨於寶

坐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 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

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

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個人始

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

識取幽玄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

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

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

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迴國師曰適來

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

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

隣生須要覓个護身符子作麼異曰師攜籃子歸方丈國

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

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

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

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

曰車在遮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 麻谷問十一

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摺師曰想汝未到此

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

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

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

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

禪侶依之甚眾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

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

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閒歇汝還信否師

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寶即

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迴

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

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

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

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驍

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

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府吏

任權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

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

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

因謁荆南張禪師師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

陽照禪師師曰善陸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

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

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

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

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聲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

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請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

復慶慰尋大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

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全

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任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

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

莫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

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

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云一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

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

也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

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

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

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

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

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

背塵合真名為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

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

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此經亦

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

心地梵經是諸佛之本源是諸佛之本源行不出六

波羅密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

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

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

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開而守在戎夷佛道
 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原人等論皆裝林為之序引或行於
 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
 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
 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
 四遺誠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非慕以亂禪觀
 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任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
 吾弟子持服四眾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真教追
 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
 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密門皆於
 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又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萬
 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起故不待派之自然寂滅也此
 時更無所見見照體獨立三昧諸波羅密門亦一時空寂更
 無所得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
 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為妙用任相為執情於八萬法
 門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
 答史山人十問今問各是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
 為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
 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
 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
 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 三問其
 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
 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
 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成人多年
 而志氣方立 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

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
 神通光明答識水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
 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澆滌之功妄盡則心靈
 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五問若但修心而
 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方名成道
 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莊嚴佛國神通
 則教化眾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 六問諸
 經皆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答眾生
 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眾生何不例度而無度
 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
 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
 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婆羅
 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
 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
 彼生佛既無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
 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
 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
 佛成道說法祇為度脫眾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任在人
 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
 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眾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
 普普若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
 普是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而滅度後委付
 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
 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 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
 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任心邪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親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人見十三

荆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水空和尚

荆州龍潭崇信禪師

荆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米倉和尚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漳州薯山和尚一人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偃天和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

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僚民畏鬼神多

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

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

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清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

語句如思禪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

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遮裏去終

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

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師一曰上堂曰

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

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

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

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

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

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

死與汝 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

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遮个僧無對

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南嶽大小僧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靈柱曰學人不曾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个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遮个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澹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帝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前石頭希遷法嗣

傳世錄

三

道場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成長而神雋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冥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遮裏無奴婢離个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

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聲殫其迹後卜于荊州當陽紫山五百里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鑿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感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慕召典坐典坐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願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鐵鑊刺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

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躡倒汝麼師曰若躡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為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 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 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眾構成大院 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邀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

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巖地僧曰莫只遮个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 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閣梨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底某甲聽得麼 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 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投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為塔教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什麼却無石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任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禪師 澧州藥山惟嚴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

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親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閉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个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割不入師曰遮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緣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遮个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若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擊鉢孟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與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僧問如何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論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眾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个底巖曰在師曰汝來

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誘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偏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導布納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洗得那个麼導曰把將那个來師乃休長慶云且道長慶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梨決疑至晚間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今日請疑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林把却曰大眾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待若不與決疑又問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因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今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曰有人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錠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送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添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師問僧見說汝解算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後來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

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眾重巖後舉以洞山洞山云僧問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重巖後舉以洞山洞山云有祖師意否師曰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朗州刺史李翱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紺野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紺野玄覺云且道

他謂明地語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遮裏無此閑家具翱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修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眾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八入室弟子冲虛建塔于院東隅教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始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自端的僧拈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

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印得於我建裏印其僧問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其僧問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生師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賴遇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尚不見有人更有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人便打之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躑躅一个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個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誘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頭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鑿某甲石頭曰我除音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眾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點蒼頭印可以為心要

此實未了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覓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個問 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瘖者依前瘖潭州收縣長騷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曰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又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短具眼對不具眼不具眼又道成就又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水空和尚 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頓曉玄旨因請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

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門騷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師曰有處即道來 尼眾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翱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若翱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德山問龍潭潭不肖龍潭若肯龍潭德山問德山登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帶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即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任翠微 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探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為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者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母曰還與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坐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 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

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蘭梨舉

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 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何誰

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遮个僧便擬收師

打云正是分外彊為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取

米倉和尚 有僧新到參透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

終不下參眾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

柱杖僧曰幾落情識呵阿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个有什麼

話處僧曰且參眾去

前藥山准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藥和尚

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

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

淵底遊魚忙不徹 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

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

山曰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

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通來為什麼不祇對

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巖切忌道著意怎麼生

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最毒底語雲巖云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

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

山之子女覺云古人怎麼道還有也未云雲藥山上堂

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 僧問藥山

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曰次押

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押云即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押云

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押樹坐次師云作甚麼押云和

南師云隔開來多少時押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

巖云作甚麼師云有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巖

云他還受蓋覆巖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 因為山問雲

巖善提以何為坐雲巖曰以無為為坐雲巖却問滿山滿山

曰以諸法空為坐滿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 滿山問師什麼處

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

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

麥 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日和

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

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

遮个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齒在 又問如何是今

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

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个是火僧曰不

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

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眾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

道得與他一腰視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四大

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視 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

此殼漏子向其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

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

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

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

給侍者方諧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

曰不識五峯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問設先師齊未
 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 問頭上寶蓋
 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
 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
 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
 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 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
 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
 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
 非償子知之乎眾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
 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
 霜山之陽教誡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臺景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
 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
 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 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
 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
 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
 乃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
 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
 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瀉山瀉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
 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
 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問從上諸聖什
 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
 師云好埋却 問大保任底人與那个是一是二師云一機
 之絢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
 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
 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瀉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

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怎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
 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無佛法
 身心師後居潭州雲巖山 一日謂眾曰有个人家兒子問
 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
 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
 師曰道得却不道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
 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以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梳子怎麼生
 師掃地次瀉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為恁
 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低頭去玄沙聞
 云正是第二月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
 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 師作鞋次洞
 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
 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
 咄之 師問尼眾汝邪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
 曰汝有个邪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
 兒子洞山云直是不認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
 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 師問僧聞汝解
 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對洞山代云請師唐會昌
 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音喚主事僧令備齋來
 日有上坐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
 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教誡無任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
 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坐主指一

个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坐主甚麼處住寺會曰寺即不住師曰不似又不似个什麼會曰目前無一法可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丈意在深潭離釣三尺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桺樹慧省禪師 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後聞乃云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藥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藥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怎麼即佛

戒何用藥云猶挂唇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个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開師曰我國晏然法眼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

山住庵藥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遮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遮沙彌饒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曬濕師曰不打遮个鼓箇靈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

師云不順世 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

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聞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給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閣黎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閣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大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潭州長嶽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收縣長嶽曠禪師作沙彌時長嶽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所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嶽問汝到石頭否師

曰到即到不通號長嶽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嶽曰在彼即怎麼來我遮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嶽曰太切切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嶽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嶽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再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遮个對者少得真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問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

師見杏山僧眾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梳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怎麼事無怎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

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

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
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
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
出來便道我能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
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
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
仰山問曰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
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
亦不尖圓時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閣黎仰山應諾師曰
莫一向去却迴遮邊來 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
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
殊道閣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
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
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漢 師後參大顛往
漳州住三平山示眾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
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
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排排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
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
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
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 有人問黑
豆未生牙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 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
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
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
無銖兩師又示眾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

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閒木食草衣任麼去方有
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 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
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
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
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
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云
呵阿速即速矣

福州普光和尚 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
僧云猶有遮个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
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已上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
 東山光仁禪師已上見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已上見錄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清和尚已上見錄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洞山良价禪師
 幽谿和尚已上見錄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一人
 第五世上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澧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襄州谷隱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九峻山妙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已上見錄
 桂陽龍福真禪師一人無機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見錄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壯歲出家依年長真
 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
 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性無虧纖芥
 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
 皆一語而已前章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
 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擬接龍便吹滅
 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眼如劍口似
 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瀉
 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
 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參才跨門
 提起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瀉山
 晚間問大眾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
 僧堂便去也瀉山問眾還識遮箇師也無眾曰不識瀉曰是
 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
 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初中武陵太守薛廷望
 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翺翔裴林將訪求哲匠住持聆
 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盞誣之犯
 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師印禪師開山創
 也師上堂謂眾曰於已無事則勿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泐微死生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遮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知好惡師自此化

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坐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坐盡是久處叢林編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恁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功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汝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坐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師見翠微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詵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語二師互相問趙州如本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立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道之簡捷自爾師道聞于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遮裏覓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誑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遮裏採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說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觸體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合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

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敏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曰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鐵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雪峯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閉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山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邪爇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即下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曾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代云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曰彌勒寬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卅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間即和尚答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遮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望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為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噴便道噴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為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為闍梨說菜頭明日何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

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隨答呼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為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眾請醫師謂眾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真寂

潮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曰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雜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納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建州白雲約禪師贈住江州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師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

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詔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靈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迥抵大瀉山法會為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瀉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瀉山又云莫欺遮一粒于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遮一粒生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瀉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為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為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錫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眾順世以師為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曰勤執侍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眾語出一日謂眾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遮裏為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琉璃餅子口師居方丈有僧在明

窓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親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
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
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禪師
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為什麼死急禪師
不會什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
之差別始得會亂說即不識也須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
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
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
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編且道古人
應作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
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
南城裏大殺開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眾曰
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
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

草僧舉似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云且道石
會去只如諸上坐每日折旋仰迎來送去為當是落路下
草為復一合情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麼下語還有
會處麼上生擬什麼處去此若明得可謂還師止石霜山
會曲也二十年間學眾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眾也
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
申二月二十日巳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
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教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為典坐一日隨道吾往檀越
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師曰為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
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儘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
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
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

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銀子於法堂上石霜
曰作麼師曰見先師靈骨來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見
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太原寺上對代云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苜蓿生葉
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
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師還來否眾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
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墜良為幾次參馮山
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馮山曰我遮
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馮山曰父母所生口終
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馮山曰此去石室相連
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
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怎麼即良
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
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
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
去師曰雖離和尚未了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
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任處即來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邇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邇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邇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迥迥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得契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者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怎麼道若知有爭肯怎麼道長慶稜云師知有為什麼恁師在泐潭見初上坐示眾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嘗道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州名因為雲巖諱曰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然雖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為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為我說破又因設忘齋僧問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驢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故上坐抽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向遮裏見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

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怎麼即聞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聞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往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詞安顯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與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遮箇上坐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遮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道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清別前語云待某甲臆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聞梨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通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聞梨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聞梨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舉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

判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辨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眾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教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在叻潭潭潭大藏集出大藏經要一卷并教勸道俗傳頌誠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鑿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齊曰咩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依室問之

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

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鐵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孟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踞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踞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勸力參承初任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棹而至師資道契微朕不留謂親如師比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眾下于來山遠成院于師上堂示眾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為人師範如此却成誰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為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人某甲為什麼不悟師曰只為悟迷却闍梨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

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地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眾道播他室迴歸省觀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曰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曰虛無無影象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坐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坐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六出教乘乃迴本地尋鄉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曰雕沙無鑊王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坐首坐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華落碧巖前師再問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三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

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設在遮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示眾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真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山舍粟米飯野菜澹黃蘆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開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談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瓮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坐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任持各不同鬮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峯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鷓鴣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鬮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

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華巖盤山和尚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關梨直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峻嶺慧禪師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欬觀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管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鄴即河陽節度使孛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才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

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平山今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今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曰遮鉢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摠衣密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即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世住

德山鵝湖紹爽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世住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鄧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立泰上坐世住

杭州龍泉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鄧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鄧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世住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 | |
|-------------------------|-----------|
| 吉州簡之禪師 | 大梁洪方禪師 |
| 印州守閑禪師 | 新羅朗禪師 |
| 新羅清虛禪師 | 汾州爽禪師 |
| 餘杭通禪師 | |
| 澧州大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 |
|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 洪州上蓋令超禪師 |
| 鄆州四禪和尚 |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 |
|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
|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 太原海湖和尚 |
| 嘉州白水寺和尚 |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
| 洪州同安和尚人見錄十一 | 韶州曇普禪師 |
| 吉州僊居山和尚 | 太原資福端禪師 |
|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 越州越峯和尚 |
| 朗州祇園山和尚 | 益州樓穆和尚 |
| 嵩山全禪師 | 益州夾山院和尚 |
| 西京雲巖和尚 | 安福延休和尚 |
|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 |
|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 | |
| 住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死與雪峯議欽山 | |
| 遂為友自餘杭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謂仰 | |
| 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 | |
| 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出 | |
| 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 | |
| 遮个阿師稍似个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關梨是昨 | |
| 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个虛頭來師曰全豁 | |
| 終不自設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 | |

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
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
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搥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
遲德山擊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
未打老和尚却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
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眾駭之曰德山曰豁上坐
不肯和尚請勘過德山令侍者喚入方丈問曰上坐今日道
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啓迷德山明日說法貴大
眾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慙愧大眾喜德山老人會句也
他後天下人近不得然雖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一日
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遠三人聚話存慕然指一椀水遠曰水
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遠師於洞
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
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
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
齊等他後恐滅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
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
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蠢爛問堂堂來
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
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
段文似納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
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
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
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羅首羅劈開面門
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
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坐問

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
 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關梨僧
 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恁麼即
 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
 山曰大眾還會麼眾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
 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
 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
 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
 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
 和尚豈不是法兩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
 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關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
 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遮鈍
 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
 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
 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
 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
 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摺問
 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二七八未問塵中如
 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
 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
 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地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
 何得到底師曰咄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挂時如
 何師曰後園驢與草通後人或問佛問法門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而常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

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小責以無供
 饋遂傳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
 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眾
 為起塔壽六十倍宗證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
 惡董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為之動容
 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
 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
 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闍
 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大師仍賜
 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
 聞又曰聞梨行脚為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
 師曰迷達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凍衣受
 佛依蔭為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
 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坐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問
 有人問三身中那个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言
 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
 如何是觀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
 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障也僧問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
 承古有言師便作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
 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
 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
 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與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
 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
 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極典坐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

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無對師踴倒
 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
 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
 問古人道觀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觀面相呈師曰蒼天
 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
 僧曰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
 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
 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汝清淨
 師遮僧過在什麼處便喫棒曰問得徑山微困也師曰徑
 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微困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
 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為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
 就其體道在什麼處清淨即子父與他分拆也大似成
 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 師曰謂慧稜曰長脚吾見瀉山
 問仰山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
 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怎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
 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
 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
 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个麼曰若隔遮个
 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个入路師曰
 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
 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蓋口打有僧辭去參靈
 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
 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閣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
 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
 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
 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拂子又問出世
 个輸子猶獨我在崇壽問云為當打伊解與別有道理有因

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
 頭地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坐侍立聞之咬齒師又
 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 師曰龍頭地尾好與
 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與二十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
 象上坐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
 麼道為當點檢別有落處不是機動不是機動作麼生 師問慧全汝
 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
 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
 平洋淺草塵塵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應諾師
 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瀉山曾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
 瀉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踉蹌過瀉山也
 東禪齊云什麼處是瀉山的當道真便恁麼會也無若恁
 麼會即未會瀉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瀉山古佛子教去懺悔
 是瀉山細山是瀉山也 師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
 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稜舉似泉
 此僧合與轉與一頓棒曰 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
 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 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
 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 師問 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
 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師問 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
 坐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
 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
 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
 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
 拈槌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
 師乃不顧 師問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
 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
 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眾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
 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磚引玉官人可得

贖耳師上堂舉拂子曰進个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
 師舉拂子曰進个為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
 何師乃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
 涌泉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
 住寺莊路逢彌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稱
 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麼章為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
 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問師施銀交牀僧問和
 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山云頭上掃風臺垂尾中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
 堂歸德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
 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摹言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
 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慶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生冬夏不減千五百
 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聞師命醫診視師曰吾非
 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燥
 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為儒年十七
 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
 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監禪師監問曰會麼恭曰作麼
 監曰請相見恭曰識麼監大笑遂入室焉暨監順世與門人
 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
 時命眾聲鐘頷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
 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
 持取个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个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
 師遂握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云不審德山

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
 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
 苦痛蒼天兆曰死却命死却孃師打而迹之師凡遇僧來亦
 多以拄杖打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
 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
 如何是納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
 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闍師
 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
 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此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
 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
 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為名石霜又因疾
 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
 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請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
 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
 不是祖僧曰既不具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為汝不薦祖僧曰
 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渠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
 阿誰敘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
 也只是成得个了汝不可便將當却納衣下事所以道四十
 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
 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

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樓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也不憑時日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立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度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禰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味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林榻其大借一句子是相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

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相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地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畜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教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曰涿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之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何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

麼生師曰同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壇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真心妄心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個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曠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遊不得師曰僧

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言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說古路身段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邪嬖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憇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

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為開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
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開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
尚為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曰
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
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祥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
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此許多面目師曰通來見什麼問

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怎麼
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卧出氣一聲第一

生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喚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眾
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坐曰諸人和尚根硬也師曰苦

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
隆大師塔曰廣濟

即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蟬缺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
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
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蟬三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
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椽

鄧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
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

尚為一人一句師曰只恐開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
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赴之

潭州鹿苑輝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鑪僧曰親
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
个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怎麼即縑素不分也師曰

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
言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儘求言下言

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
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觀曰

觀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什麼不見
拯迷師曰開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為什麼邀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
繇誌公也邀不成曰誌公為什麼邀不成師曰彩纈不將來

曰和尚還邀得也無師曰我亦邀不得曰和尚為什麼邀不
得師曰渠不似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邀問如何是密室師

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蟬三垂語曰有四種
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

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眾
而對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

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
即是兩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
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開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

卓寧彭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開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眾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眾謂之泰布納始見德山鑒禪師并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

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為害甚乃作畬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談氏卅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

自謂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味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開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念速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開梨拍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眾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涪陽遇故人因談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闍梨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闍梨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闍梨中人且不識故人因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達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真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羨師示眾曰未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管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怎麼來不立怎麼去下淚時如何師曰舊新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

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耘
 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穉穉終難映問不傷
 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
 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
 曰立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坐時如何
 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
 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鷲
 倚雪巢猶可辨鳥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
 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將寶鏡
 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
 誤作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
 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鳥沈始得
 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
 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眾曰孫賓收鋪
 去也有上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邪死
 僧無語法眼三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
 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
 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
 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
 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
 師曰存機猶滯迹去瓦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
 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
 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
 之圖亦無如是之怪
 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當應節震撼驚龍曰千般運動不異

个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鷲翫空外純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
 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怎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
 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日月並輪
 空誰家別有路曰怎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
 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
 子歸何處曰怎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
 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
 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
 奈何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
 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結構之務悉
 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
 切眾以為常略不相備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
 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遮个
 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遮个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坐對曰
 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遮裏是什麼時節作遮个語
 話時有彥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
 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
 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聞梨今
 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
 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
 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坐實不
 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不
 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
 勞劬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今超禪師初任筠州上藍山說史山之禪學俱會
 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

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觀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肯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習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

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杓問祖與佛阿那个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怎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松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

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塗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个師曰和尚怎麼話語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怎麼聞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聞梨怎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怎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上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

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具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檜對月莫迷問如何是清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

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
 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
 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遺布納山下見師乃問韶山
 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處是師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
 是開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
 是金牙作爭解尋弓射射遙遙曰鳳皇直入煙霄路誰怕林
 中野鷄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導曰一
 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
 較韶山半月程導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
 導曰怎麼即真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
 巧妙導曰學人即怎麼師意如何師曰王女夜拋梭寄錦於
 西舍導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
 家作導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
 出頭人終益無畏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
 位坐時有雲法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
 來步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步茫然吐曰遮
 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
 深多野鹿巖高獬豸希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
 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瀾松千載鶴來聚月
 中香挂鳳皇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池不
 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
 祇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禪
 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釣向碧潭問
 澄機一句曉露不違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
 前無負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沈玉露目
 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立身透過千差
 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
 古在豈同漁父夜沈釣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王
 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傳燈錄十六
 二十

中華書局上海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洛京白馬道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澧州欽山文遠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太原齊聖方禪師 舒州白水山和尚 鄂州西湖和尚 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傳錄語句不錄 青陽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福州香巖從範禪師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傳錄語句不錄 信州新湖山韶和尚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巖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陝府龍峻山和尚

高州 鄂州 永壽 和 宋州 光山 淨覺 和 潭州 崇慶 和 和 尚 已 上 六 人 無 傳 錄 語 句 不 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尚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洪州泐潭字和尚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尚新羅泊嚴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一人道德禪師無傳錄語句不錄

吉州清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中依師稟教

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

丈夫豈可挫挫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咸稱洞山介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閣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閣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閣梨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 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後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何那个山堪住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怎麼即國內總被閣梨占却也曰不然洞山曰怎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万人把不住 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鹿驢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 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閣梨 師合贊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贊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眾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夫却最苦師乃謂眾曰汝等既在遮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坐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 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

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 可觀上坐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其領話好師曰何必閣梨 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糞和問眾還會麼眾曰不會師曰越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 問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 問如何是向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 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謂眾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 眾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僧便問两个相似時如何曰一个是影 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為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眾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 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為人輕賤 崇壽禪師云心外有法應墮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批出 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閣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 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怎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 問明眼人

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 荆南節度使成內遣大將入山
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如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
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
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
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
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 師謂眾曰汝
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
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
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
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
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
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
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
臘月扇口邊直得醜出不是汝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怎麼事
須是怎麼人既是怎麼人何愁怎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
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
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
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
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
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
玄捷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
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
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跣趺長往今本山影
堂存焉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閻梨名什麼
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
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
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
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
山後居荷王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 問不與方法爲侶者
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 問眉與
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
一處曰怎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
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
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
何顯示師提起托子 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云幻本
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云無別云曰怎麼即始終不
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
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難得 僧清銳
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
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露脣是與他酒與 問擬豈不是
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音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
無諸聖眼爭豈得个不怎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怎麼閉功夫
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
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 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
掩耳 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
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 問承教有言大海不

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万有曰為何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万有為何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万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無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對眾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更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 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床頭失却三文錢 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糧 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靴鞋來 師問疆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露著一滴 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燄別云汝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為何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滿 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日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未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 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

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齊云曹山是明藥山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 問如何是師子眾獸近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為何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采些子華 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 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石霜云不會曰觸體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言在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啟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為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月為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真骨樹塔勅諡元證大師塔曰福圓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 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梨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洞山云步步和尚是下煙生 暨价和尚圓寂眾請踵述住持海眾悅服玄風不墜 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官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
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
越涅槃 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聞梨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安眠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
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
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

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云翠微前時問洞山
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一個親若無親疎在什麼處語又

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
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

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而省過遂止于洞山
隨眾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即向

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摠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
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眾法無虛席

上堂示眾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
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

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
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

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
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

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
得但學佛學祖則万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

去師曰則須自悟去 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
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

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

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
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

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釋齊
道佛法別作生會無祖師意若思慮會理 問如何是道師
何交涉別作生會無祖師意若思慮會理 問如何是道師

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
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

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个始是道人若道我得
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

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
古人得个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無邊身菩薩

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 問大
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 問二鼠

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
還見儂家麼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

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
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

苦報慈云此
一問最好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
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什麼不

得無事師曰覓一个難得 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
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
麼時節 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

半大星墮于方丈前詰且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

上閒般柴下閒鋤地時第一坐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
正坐不赴兩頭機 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

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
 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
 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 般柴次洞
 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及及何幸洞山曰汝記
 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任
 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輩下大闡玄
 風其徒果三百矣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
 眾義不能詮 問大悟底人為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
 落花難上枝 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
 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 一日車
 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遮个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
 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玉露不為榮枯師後遊河朔
 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

傳錄十七
 山道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為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
 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
 蝦蜆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
 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
 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
 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伴
 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
 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
 到此問僧無對師曰賺殺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
 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曾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

無標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
 曰道者是什麼心行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
 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
 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
 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問師
 曰胡地冬抽笋价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
 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 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
 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
 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
 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
 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
 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裏中旨僧無對
 師便打令去 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銀撥
 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 問久負不逢
 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 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
 月 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
 事 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
 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
 瀨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

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 問如何是納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
 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 問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曰才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个什麼不貴
 未生時師曰是汝阿邪 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
 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于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

曰指即勿交涉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
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問
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
黃龍云吞却月
黃龍云吞却月
黃龍云吞却月

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管然早已遲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糊猴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瑞峯 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
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來得遮消息來師曰將謂華
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

主來赴出遮僧著 師問眾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眾無對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
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 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容許否師曰禾
山答汝了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 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蘇州
寶花山 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

曰石潤無金玉鑛異自金生 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
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遮畜生師曰與茶

去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師曰我遮裏一厨
便了有什麼卓卓的曰和尚怎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腳好

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怎麼對過在什麼處簡
無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 僧問一閒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
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 問如何是寶蓋師曰

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
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 問切切時為什麼不立人師
曰歸亦躡不著曰怎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

問世界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
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 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
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

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
爛即向和尚道 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
掀倒禪牀又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
此一棒打去意在什麼處

師在洞山隨眾參請未契旨遂
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不入嶺
師事於洞山時號雙 住後上堂示眾曰諸上坐有什麼事

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
削門戶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

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納僧門下有什麼交涉
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

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 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無點汚 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 問如何

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
如酒店響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

問一提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戒後勅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

白水院眾盈三百玄言流播 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
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 洪州西山衆
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
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交付阿誰

鐘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
 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
 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
 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
 道者啗啄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樹樹否曰
 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 坐主皎然
 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長生山有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為關梨一人荒却長生
 山也玄沙問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
 後衆尋不備果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
 如仁和尚所記 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鐘焚香白衆曰香煙
 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疏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眾洞山門下時有齧
 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為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
 姓師叔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僧無
 對
 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
 曰圓中取不得 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付道者
 作麼生會恁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恁曰个
 中無肯路師曰始恁病僧意 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
 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慙愧好師曰閣梨恁
 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
 不坐無貴位
 洞山第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
 時輩 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拈拈
 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
 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

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還
 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開世有無根樹黃葉風
 送還傷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受業時巖頭雪峯在眾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
 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
 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
 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
 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大殺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
 出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
 山對大眾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
 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
 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 問一切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
 疑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
 香 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眾
 僧看取 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
 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
 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
 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為我恁麼便不得恁
 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云欽山為汝擔一半 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
 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
 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
 人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鷄

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凡且置存公作麼
生雪峯以手畫個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大遠生
師曰有口不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 有良禪客來次
才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
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為欽山發箭良近
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个亂統
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
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
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僧參師
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汝
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
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
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
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
兔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
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
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
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醅無
或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
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
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欽慕請住

瑞巖統眾嚴整江表稱之 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
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
師曰猶有在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 鏡清問天不能
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若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
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
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
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 問作麼商量即得不落階
級師曰排不出曰為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
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
界重何處不歸朝 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
取數千物命媪念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
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個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
不會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咩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
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夜夜有猿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
却真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
滿受具遍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
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
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欽其法味請居羅山
號法寶大師 初上堂日方升坐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
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
問師乃喝出 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

問佛放眉開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
 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 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 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
 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
 展足示之 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
 慈師曰大遠也 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
 進語師曰話墮也 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
 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與茶去慧猶未退
 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
 箭盡也休休乃下參眾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
 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 僧舉寒山詩
 問師曰百鳥銜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
 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欲
 枕觀彌猴曰將此无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巖前
 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 問聲前
 古毫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 問前是万丈洪崖後是虎
 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 問三界誰為主師曰
 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眾良久展左手主事曰測乃
 今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眾曰
 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尔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
 是師曰額上珠為何不見無對 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坐僧
 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
 師因僧披納衣示偈曰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才分招的
 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 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納次提

起示之曰山僧一納衣展似眾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
 線杖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 僧問諸佛心印什
 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
 人傳得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 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苦 問如何是道師曰普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 玄則問如
 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別師後參法眼方明 問如
 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
 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个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問祖意教意是
 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
 路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響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 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
 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什麼不端嚴師曰不
 從證得 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一 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
 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
 雪內壯丹花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
 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
谿 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 問如何是法法不生
師曰万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二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
與國門樓高多少 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
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 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
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
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
道下音切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
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
音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三 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
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度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 問奔馬爭趨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
曰怎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
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 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
正遇寶峯不脫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
岳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 僧問如何
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
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怎麼即淺去也師
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 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

得即去時羊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 問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
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 僧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
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 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
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 問如何是和尚終
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筍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
不借万人

吉州秋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
木瓦礫是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
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常察禪師 僧問如何是鳳樓家風師
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
不待客曰怎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人
施 問如何是鳳樓境師曰千峯連岳秀万嶂不知春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庄悟禪師世四 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
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 問如何是閉
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
長安 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
錯舉似人曰怎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 問六葉
芬芳師傳何業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
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
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躬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
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

景德傳燈錄 卷一七

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隨眾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為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 問仰山插鉢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鉢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親師顏師曰且與闍梨道一半曰為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為知已喪身曰為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 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 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 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 問四辟打禾中行刻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眾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眾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眾為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半和尚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意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畚歸院泉問去什麼處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 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鑽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梨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為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糊糝喫毛虫

彭州天台和尚天台 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 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嚴和尚 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 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為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 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為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十五

章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于四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信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鄉禪師

福州僊宗行瑯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

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

玄律師受具布納芒屨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

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為

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个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

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

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

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

若與雪峯和尚微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

也一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

和尚脚跟猶未點地 師上堂時久大眾盡謂不說法一時

各歸師乃呵云看惣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遮

來疾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揔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
道為有奇特去處為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為
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越讀越增是汝
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龍耳底人還是麼肯恁
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
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
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如我道釋如與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觸體前認他鑒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
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不稱說尚

傳第六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
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
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
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
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觀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
體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
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
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
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
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合有自利
利他分如今看者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
為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

越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見何不自省察看是什
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
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
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
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
他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
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
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竊語沙門不應得出頭
來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
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
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
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傳第六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澹淨恁
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勤麼
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眾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
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為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
若識得不曾教汝有鐵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怖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八百室戶不開師上堂良久謂眾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寤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个瞌睡
寤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
咽喉唇舌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
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
能觀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還會麼四十九年
是方便只如靈山會有百萬眾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

傳第十八

六

道迦葉親聞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
得當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
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拍月所
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入舉唱盡
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
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申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
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
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
頭又偈曰玄妙遊運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
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
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

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
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卷之三和師有時垂
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瘖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開口
復瘖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
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與此僧語我與會三種病人
要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麼處又僧云非唯謾他兼亦自謾長慶校來師問除
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慙慙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遮裏
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
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

傳第十八

七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汝安婆世界有四重
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
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
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汝過作麼生長生良父師曰教
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朱壽朋列
如來僧問師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留塞汝口爭解道得
人恁麼道甚奇特且
問上坐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捲橫不落捲橫請和尚商
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
大近法眼云也無可得
近直下是上坐
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
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
無對法眼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
和尚下船去覺代云貧兒思舊債
師曰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峯曰不見道君子

或云直錄... 三十祀致清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
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
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
有四臘四十有四闍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
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
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從
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竟
尔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豎
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雪峯
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並請自
此齋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

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冰 師在
西院問說上坐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
為什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坐本分事說
乃提起納衣角師曰為當只遮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
曰何得龍頭蛇尾 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
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
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
必有怎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閣梨師與保福遊山保
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真即遮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
惜許僧問波山只如稜和向恁麼道意作麼生哉山師來往
惜許云波山若此語可謂閣梨師與保福遊山 師來往
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
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
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

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闍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
號超覺大師 上堂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惡麼若不相惡
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
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遮裏來還當麼
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
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又
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
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眾曰明明歌詠汝
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
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 問如何是不隔毫端
底事師曰當不當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
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
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怎麼道未定人見

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
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
較些子便下坐 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
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 師謂眾
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
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 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 師有時示眾曰恁似今夜老
狐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恁似今夜老狐絕望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舉一板各有道理眾中道恁
似如此嫌什麼又道恁似今夜老狐絕望
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
曰幾不問過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
 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
 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眾曰我若純舉唱宗乘
 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還委落落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
 却師有時示眾曰惚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問之乃曰惚似今
 夜老胡絕望支離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三真宿語各有
 安國瑄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瑄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瑄曰什麼處去來師曰
 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
 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
 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傳第十八

未僧持前語問保福云此是誰語僧云非我語語云去莫物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頭曰見即不見還見
 麼眾無對別處亦不取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
 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咩師上
 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眾師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
 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
 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請和尙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
 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人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個人師夫
 人崔氏奉道自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
 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更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
 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
 手闍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
 些子法眼別云意轉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眾
 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為什麼
 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汝有人問僧點
 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師代曰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師兩處開法徒眾二千五
 百化行闍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
 十有九臘六十三王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
 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
 乃拈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
 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忞永嘉人也姓陳氏少歲不食葷茹

傳第十八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嗚噉法眼別云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闍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
 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
 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
 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尙請一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為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眾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
 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忞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尙不巳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
 且隨眾闍中謂之小怵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為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為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忿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个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一問如何是靈源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鰾魚麼曰不見師曰聞鰻鰾不見鰻鰾鰻鰾不見聞鰻鰾曰恁麼師曰聞鰻鰾只解慎初護末問

六十五

傳第十八

十三

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為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昔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師問聞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為國曰清淨莊嚴為國師曰國以何為佛曰妙淨真常為佛師曰聞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个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个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綠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既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

六十五

傳第十八

十四

歸時如何師曰遮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三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揔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捧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問直
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
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云有僧
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
點茶童子點茶來師毀訖過盃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僧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
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既末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黑白袈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
山之陽建塔

傳第十八

十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
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
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
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
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
蒼天雪峯普請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
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
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
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束藤路逢一僧放下藤义手立
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躡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
躡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別云
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云什麼處是替那僧
入涅槃堂云壽綱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
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

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
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文錢此事爲什麼毀
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
恁麼此後不得爲人玄覺云是恁麼事爲什麼有
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
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
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黎某
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
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
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掣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
麼闍黎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掣拳引也

傳第十八

十六

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
法席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
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
約也無師曰雖有自我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
知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
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
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
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
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
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
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
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

參雪峯止龍谿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

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

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閣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

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三靈物師曰與如許多酒糟作麼曰

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斗暗誰當

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

水無閒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

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

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

處問如何是日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眾曰山僧

十二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

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

緣成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與茶去問如何

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塵師曰九世利那分曰如

何合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

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

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

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

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

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丈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
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師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
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

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

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

必得超九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講疾甚亟夢神

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

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

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

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雪峯知其

緣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

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

懸解撫而印之既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眾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

要且不知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眾驗看

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

中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

有表各有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

聖興來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吐空空三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

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問三問盡有人

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

否和尚師乃喝出問己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音似未聞其

僧再問師曰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得師曰狂樂音俗言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樂音俗言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華經云問千山萬山阿那个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華經云
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
便將取去樂音俗言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誰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

傳第十八

五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閻帥瞻仰佛像閻帥問是什麼
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承大
師與閻帥瞻仰佛像閻帥問是什麼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慕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
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
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個
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慕口擱還怪得他麼雖
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
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任三十餘年五湖
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說水未見又快利通得如今還
有人通得也不味兄弟珍重乃有偈示眾曰直下猶難會尋

山萬山阿那个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華經云千
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款師却云
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
去東禪傳云此二等語得安也無甚有問問如
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
師側掌曰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子師乃打之
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非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問如
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
到恁麼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
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滿天下無
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 問如何是省要處師
曰還自耻麼師與閻帥瞻仰佛像閻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
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承大
師與閻帥瞻仰佛像閻帥問是什麼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慕口打 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
門裏斗數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
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
是個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慕口擱還怪得他麼
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
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任三十餘年
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說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
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味兄弟珍重乃有偈示眾曰直下猶
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閻帥禮重常詢
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
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
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
卿甚生怕怖雪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
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 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
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 問糧不畜一粒
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瞋兒郎
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
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背 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
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个聾漢漳守王公欽尚
祖風為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瑋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
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聞師請轉法輪玄徒奔至

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
問師曰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 問直下
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 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弁先住漳州 僧問儒門
以五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
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 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
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
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 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
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

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
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 問諸餘即不問
聊徑起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 師上堂曰咄咄看箭

便歸方丈 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 問大眾雲集請師
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 問摩
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眾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雪峯之
堂真符玄旨居唯一納服勤眾務閩中謂之照布納一夕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忘想師曰失却
一片也眾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 上堂良
久忽舒手視其眾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
人傳實 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
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踏曲子也不會 問靈山
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為汝一人荒
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眾笑 問還

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
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
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 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眾悅
隨一日謂眾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咄咄 問如
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 問請師雕琢師曰八

成曰為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理麼 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
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
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 問向上一路千
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

無師曰晉帝斬秋康 問釋迦掩室主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邪此意如何師曰東廓下兩兩三三 師謂眾曰諸方以毗
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

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个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瀉山又曰任任闍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 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 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梨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 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 問菩提樹下度眾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為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抗之西開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眾翁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骨道具真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

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傳燈錄十八

三

師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今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 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 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 師上

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亂事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眾笑汝 問坦然不滯鋒

銚時如何師云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銚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

問僧錄為什麼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 問險惡道中以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 問不帶凡聖當機

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 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

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傳燈錄十八

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仁見錄

福州安國引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翬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龍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慈鶴山和尚

潭州瀉山接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江州廬山禪師

明州清淨和尙

杭州安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

益州懷安禪師

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

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

儻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

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

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

一日雪峯見師忽擄住曰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手教伊入

不肯入曰和尚怪引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

多師僧何 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

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

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

別云只為喚遮个作拳頭師受請止因山毘徒臻集後闍師

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闍玄風徒餘八百矣 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
問 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
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
見笑具 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 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為老兄散却眾也 問不落有無之
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 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
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
看 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 問凡有言句皆
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拈棹之士頻逢抱
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于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
曰且留口與飯著 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
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 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
執鉢不須窺泉樂履冰何得步參差 問學人擬問宗乘師
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 問目前生死如何
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 問知有底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
汝邪名什麼 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
何是殺人之刀師曰只遮个是 問不犯鋒鏑如何知音師

曰驢羊去 問苦澁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曰爲什麼
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 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
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
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 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
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
居正位稜曰爲汝怎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
師舉畢乃曰他家怎麼問別是個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
國曰怎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怎麼即大衆
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師曰西雙泉院也京兆府人
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林跨背
而坐師於是省覺 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
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煩禹力湍流事不知 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乃擲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遮裏無遮个師手指纖
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號性 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塔曰款款莫教
躓倒師曰忽然躓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
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 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 有儒士
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
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
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
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屍 問如何是
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 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

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
牆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
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 處棲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
天然別神筆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
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
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
來無形段應物不會虧 問如何是吹毛 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
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
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
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

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
道如來無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
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
語師曰喫茶去長慶向第二頭道是 因舉盤山云光境俱
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
商量猶未得勤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勤絕長慶良
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

曰兩手將犁水過膝 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
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師曰船子
解問 雪峯謂衆曰諸上坐到望州亭與上坐相見了到烏石
嶺與上坐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坐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

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
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古梁貞明

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个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敬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問淚默將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 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痛聲師曰那個為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 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坐行腳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異日上堂大眾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塵障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 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為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 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 問欲入無為海須乘般

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 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云 謝和尙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云 謝和尙慈悲法眼不肯有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 什麼處是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意作麼生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云 僧無對 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觀掠着曰若不點兒幾成觀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 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為何到恁麼地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 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 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 師見一僧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躡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師令侍者屈膝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

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
福僅一紀學眾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闔師禮
重為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
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其有聞
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列云又謂眾曰吾旬日來氣力困
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任即是師曰
道曰怎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
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
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
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
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
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

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
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眾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觀而記
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納子也師悔過辭歸故
鄉任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
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
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
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
曰早是屈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
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因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
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任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

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瑤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
也今日眾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
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
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
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鼎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深指後因
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
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
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
曰汝問那個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
時集眾示一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
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
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
雪峯舉足躡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
法輪峯師上堂謂眾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躡直至如今眼不
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眾
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眾眾回首師曰看月大眾看月師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眾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
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
日用事師拈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
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門僧無對問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出出去師問僧作

麼生是靚面事曰請師鑿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 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踞過作麼

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 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閣梨失却半年糧曰為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為圖他一斗米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蟆曲蟾 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狗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 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眾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坐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 開堂曰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無別於人 師云莫道今日謾請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越口頭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

你若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個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間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况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

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于差万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怎麼始得若約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

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怎麼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于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 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波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師問學人蒞蒞地商量个什麼云大眾久立師云舉一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捻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剝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遮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個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檐鉢囊千鄉万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持

石鷲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關競接將去三个五个聚頭
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為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
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捨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
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使與使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
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師云盡乾
坤把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怎麼道不敢望你出
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捆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什麼直饒
向遮裏明得若遇納僧門下好槌折兩脚汝若是个聞說
道怎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見个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
尚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
且放汝十棒或時云現成公案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
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幢到處逞驢唇馬嘴
誇我解問十轉五轉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怎麼還曾夢見
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遮般底有人屈納僧齋也道
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脫諸
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
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為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是汝
夾山云百草頭識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一塵才
舉大地全收一毛師子全身惣是汝把取翻復思量日久歲
深自然有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
和尚出世只是為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味你亦不得
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拋却
師僧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人入頭處
遇著一个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
搓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拄杖十年二十年擬取徹頭莫愁

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个門中
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
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遮邊經
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
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
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有一日眼光落地
到來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你掠
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復不是
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夕死可矣况我沙門日夕合
履踐个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云汝等沒可怎麼
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个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个為佛
那个為祖且說个超佛越祖底道理問个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什麼聲塵色可與你了了
什麼梳以阿那个為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為物道
个舉體全真物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
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思量獨自參詳除却著衣
喫飯阿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
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个古人話路識性記持
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
稱意千鄉万里拋却老邪孃師僧和尚遮般底去去遮打野
菜秃有什麼死急行脚去 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流轉迫于
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怎麼行脚名字
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
設使有三个两个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
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
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

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 師上堂大眾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都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精 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諷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到遮裏若生緣在西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慈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 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標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遮裏葛藤便下堂 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搆得空披納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什麼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說到此田地未審夢見納僧沙弥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驚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恁在遮裏又劃一下云恁從遮裏出去也珍重 師上堂云和尚子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是納僧鼻孔眾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普請下去 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有什么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張眼灸瘡盤上著艾焦遮个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个托生處好莫空遊州打縣只欲捉搦閑話待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本卷

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鑪邊三个五个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從裏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體悟體你屋裏老邪老孃噉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个入頭路夢見麼似遮般底殺一万个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音只是个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謝兩惡斫斫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起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 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為什麼在我遮裏曰恰是師曰更踉跳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蠅蟻吞大蟲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 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怎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 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翫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梨公憑分明何得重判 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 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 問萬機俱盡時如何
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
曰遮謾語漢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眾將來曰
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門前有人讀書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 問古人橫
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楸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楸子師曰
西山嶺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鹿
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以釋迦當時師曰大眾立久使禮三
拜 師嘗有頌曰雲門峯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接入門
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力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
如何師曰閣梨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任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 初開堂僧問人主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
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
有魚師曰莫閑言語 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學
人已分事師曰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
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藁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
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
命居 此山而闡法焉 僧問不因王請不因眾聚請師直
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
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
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
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 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
勢師曰遮死漢 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拈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
氏受業於古田壽峯 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
存 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
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成心師曰再三
汝莫向人說 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閣梨口裏著得
麼 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
曰汝誑也 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
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裏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
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
看不盡 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寢
語 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
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并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
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
寢語 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
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
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
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 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
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擗 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
什麼處去
潭州瀟山棲禪師 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

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 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 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 問不假切切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上箔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 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 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个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 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 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 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 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香漢眾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爛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枉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編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

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 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 一日眾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内只有遮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 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 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个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

雪峯曰汝著賊也 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固測乃歐之一拳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納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鑿上座曰聞汝住楞嚴經鑿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住曰請師鑿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 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

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
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
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
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傳燈錄元

十九

章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續章下藏書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一百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人見九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暉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吟珪和尚

舒州白水山碑禪師

盛州治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上九人無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引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一人廬山羅漢池產山主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

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山寂禪師

揚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和州北禪院住持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度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一人襄州延慶通性大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興元府青對山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第二世疏山證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筠州黃蘗慧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常州正勤院溘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揚州五峯山
 襄州後洞山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揚州五峯山
 灤州欽山文遠禪師法嗣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灤州太守雷禪師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臥龍和尚嘉州黑水寺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泉州福清師魏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表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表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府龍谿和尚志通大師
 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一人揚州大嚴白和
 洪州上藍院今超禪師法嗣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
 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
 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
 麼處師無對頭即安代云迴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為師後
 參夾山才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
 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見未陞塔便問什麼
 處來師曰雲居來白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
 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又問閣梨與什
 麼人為同行師曰柱上坐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

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央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怎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坐在什麼處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湲之瀑淅淅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 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椀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釀茶三五椀意在饗頭邊夾山曰餅有傾茶意筵幾箇師曰餅有傾茶意筵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目師又問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眾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任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上堂謂眾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瘦哉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王禪師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叫作僧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 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頭魚師

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怎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獲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 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 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與粥與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 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怎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麼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關梨在什麼處出家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 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云不是小小 問如何是妙旨師曰好 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 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 問亡僧衣眾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 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 問未有遮箇時作麼生行李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怎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李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 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 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 問學人為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 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 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 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加五棒 問通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只今事作麼生僧曰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 問及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 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 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怎麼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 問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 問温伯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閒無怎麼人 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僧問如何是此閒一滴水師曰入口即獲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 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閣梨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 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遮箇人曰怎麼即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梵率山而終

楊州豐化和尚 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世二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推舉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坐屬膺和尚將臨順寂主事 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眾僧會議舉第二坐為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坐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坐焉時簡師既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因循規式師察其情乃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眾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什麼却預

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 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 問蛇子為什麼却吞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仗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閉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師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廬山歸宗寺懷憚禪師世三 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 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問安代云 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岨地 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 問世尊無說說迦業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怎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 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 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 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怎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世七 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衡州南嶽南臺和尚 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曰見麼雲居山昌禪師世三 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相識 問紅鑪猛談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 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與茶次謂師曰森
羅萬象揔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
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 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
柴頭麼師乃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 僧問如何是學人願望處師曰井底豎高
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 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
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
和尚道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
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
鑒照師便打 問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冷狂和尚 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聞
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
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
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 初住龍泉上堂謂眾曰雪
峯和尚為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
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
待何時 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徒勞側
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 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
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鑠曰和尚如何
師曰風吹耳朶 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愁作麼 問如
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 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
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時

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
什麼 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
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鐘期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
寒甌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眾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
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
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 問如何是文殊
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 問如何是妙明真性
師曰寬寬莫搯損 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為眾竭力禍出
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
師曰汝是九色鹿 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
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
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眾皆無對師出對
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玉山弘通禪師 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
曰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 上堂示眾曰釋迦如來
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
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
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 問曹
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酸上無根草碧
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
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 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

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

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峯正

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閣梨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

磔磔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山

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任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

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

時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

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

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

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

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

門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門如何

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

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覩虎眼特地一場愁

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

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眾曰一片

凝然光璨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着豁人情大事分明

皆摠辨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第二世匡山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曹山不如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

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

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

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鑊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

湯鑊炭作麼生迴避得曰眾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

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

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

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

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

處州廣利容禪師真俗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

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閣梨手裏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閣梨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

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

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

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

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

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

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

漢師謂眾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

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

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

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僧問久嚮

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

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迴思著一傷

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邪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
水上車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
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有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
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
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
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
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
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豪不隔曰無麼即見

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
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

曰擲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
花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
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

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林云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
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關梨打隘問和
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

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
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
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

才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

較如何是才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
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
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
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
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莫

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更請一
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
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

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
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
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
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噴吼師不

肯自答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
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
火中行返顧休衞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路邊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

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
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
閒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

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高聞

前青林師度禪師三山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 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

君王不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 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 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拈掌顧視 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罽

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噫 問如何是極則為人處師曰殷勤

付囑後人看 問賓頭盧一身為什麼起四天供師曰千江

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

燦晴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

室屬夾山和尚歸寂眾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

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

六龍千古秀玉階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

日方至夾山坐道場 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

寶蓋重重異地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

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怎麼即清

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

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眾曰

琉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見耀之頭頭有據泥

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譟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

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

抱華鼓好好大哥莫攔我毬門路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

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設蹤由 問象手淘金誰是

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怎麼即不

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豎也無 問道

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在轉身

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

記萬年枯骨笑時看 問如何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

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 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

鳥驚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 因般

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為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

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世住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

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

落又見柳條青 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

北邱山下千丘萬丘 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

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怎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

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揔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

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

茶去

前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

子拾生菜 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

賺汝師乃省悟 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
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
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鈞絲鈞不出 問牛頭還得四祖
意否師曰沙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
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 問囊無繫
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摠角之歲好遊佛宇
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
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迴洛下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
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
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
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

師一日閑步巖岫閒修觀摩納數珠銅瓶檢笠觸之即壞謂
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禱昔因當雜草開
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山先是谷
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逕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
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 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
得旨師曰早是忘却 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
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 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
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
泥土 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 問如何是截
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 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
華三及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年誨人之
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彦超
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為教門外護

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
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
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
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任處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跌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
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
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調蓮經志求出家
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為師十七
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正深器之
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
接遇安即止又值慈愍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
子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

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吾又眾請
住隱龍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
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授擱拂子而
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賁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
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親問法師請母年
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於明會
師將辭歸山王加禮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辨山院延請開
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懸懸記應矣 師上堂謂眾曰老僧
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
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
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
亦無時可用設垂慈愍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
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

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
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透
迴太甚還肯麼 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
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
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
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
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
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為隱迹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
護法恤民之事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
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疏山匡仁禪師法嗣

疏山證禪師世第二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
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

傳錄二十

十六

十一

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
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 師住後僧問如何
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
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 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
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
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世第十一 問一藏圓光如何是

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 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 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

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五人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

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眾所度弟子道且

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命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讀曰
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
芒明照禪師詎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
非是

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
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
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
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
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
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
從此迴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
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許留且謂之曰師
既為法忘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疏山時仁和尚

傳錄二十

十九

十一

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眾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疏
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
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坐第一坐曰適觀坐主祇對和尚語甚
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一坐
曰一刹那閒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
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眾開法世第十一終于本山今
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 問如何是佛師曰遮

鹽漢 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塔下漢

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

中信師曰驢面獸頭 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 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不落干將手如

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燈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眉迴頭自拍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 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 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 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 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什麼却愛財愛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 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 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兔聽遠須彌 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 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洪州天王院和尚 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 門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 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蘆禪師 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疏山之室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通然蕭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

拍不散句後覓無蹤 僧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溼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關梨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勞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眾及期闔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屬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觀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關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 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豈開一劍 京兆三和和尚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眾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四面是山關梨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屬之曰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眾曰莫輕園頭他日任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任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劍永安禪苑以居之徒眾五百餘 僧問知有

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怎麼即
 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
 遲 問如何是納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
 月明驚起兩邊疑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
 來不見藥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
 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問如何
 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
 一句不可得師往遊梵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歲冬鳴犍維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
 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
 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 問疋馬單槍直入時
 如何師曰鏡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 問久戰沙
 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 問百
 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管
 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漫頭上金
 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
 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眾事一日樂普問曰院王汝去什麼
 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摠是曰得即也得
 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
 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
 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
 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為什麼
 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

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坐聽祇對 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欄腰不知痛處 問如
 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 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家中主師曰金雞
 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味不得
 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 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
 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涿海內百川流
 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
 微樂普曰森羅秀麗事不相依涿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領旨承嗣 問蛇師為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 初開堂有僧問某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
 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出魏和尚號通玄禪師 僧問枝分夾嶺的紹
 道遙寶坐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霞不生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恁
 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
 歸依法歸依僧 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
 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
 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閣梨外
 邊與誰相識 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
 投紫塞洪門切忌更銜蘆 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

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揚塵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
師曰寶御珍琳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 問衆手淘金誰
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問雪覆
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浮疑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
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語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
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曰拄杖孔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
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畝塞虛空曰畝塞虛空即不問如
何是一句師乃打之 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
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仄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
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
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
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
裏人自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納線非蠶助
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
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 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
老僧下一箇楸作麼生免得下楸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鄧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門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
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整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
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
黃山復問十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

靈鶴不於林下憇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 師住後
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
問請師挑掃地狹師曰搥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 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
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
駕鐵船 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行思和尚第七世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天台國清師靜上坐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撫州永安懷烈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杭州報慈從環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恂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嚴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持州桐山無後禪師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一人法遠禪師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行思和尚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為童兒時日一素

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

學毗尼一日為眾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

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

雲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

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偈子

曰和尚喚遮个作什麼玄沙曰偈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

玄沙曰盡大地覓一个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

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派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

眾輒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

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

玄要學徒臻湊 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為當只恁麼也更別

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个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个字

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个字謂宗教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遮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个什麼揀个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鴉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个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坐莫錯即今聲色縱橫地為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為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尔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閒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習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个誘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為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 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滴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 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 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 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 師上堂才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

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 問一佛出世普為羣生和尚今日為个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 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榻地 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 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 問因請保福齋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為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 師說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 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讀數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地豎起掃帚為什麼不讚歎去覺云一觀豎起拂子掃帚在什麼處

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鴛鴦僧曰鴛鴦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為什麼不定僧無對和尙問 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云善天 後王公上雲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弁上坐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師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弁上坐而度土名處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

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玄覺云三鼻痛道遠在什麼處
 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
 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
 墮也 僧眾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
 二時相助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
 僧問師居寶坐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坐
 度什麼人 僧問 衣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
 麼 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 師因疾
 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遮个還痛否僧曰
 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
 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
 塔于院之西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
 謚曰具應禪師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塔泉州莆田人
 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
 沙曰用汝个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
 闍師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
 球子得王氏默記遺言乃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實
 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
 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眾曰誰是
 球上坐於是眾人指出師王氏便請升坐師良久謂眾曰真
 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
 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侶不
 可得 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
 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淵生師曰盡力施為不離中塔

師上堂謂眾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
 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
 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
 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
 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
 魚龍知水為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
 為究竟 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
 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怎麼為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
 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
 多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
 等 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
 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 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
 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人識不得 師上堂良久有僧
 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抄損 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
 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遮懣懣 師上堂
 示眾曰諸人若要商量向觸體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遮
 裏不曾障人光明 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
 便喝出 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
 重多少師曰遮般底論劫不奈何 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
 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寶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
 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
 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
 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 上堂示眾曰若直舉宗風
 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
 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怎麼道所以常說首

聾瘖瘖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
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璿機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
何是寂尔無根師曰白雲一帶 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 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
香目擊 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手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 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坐
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為什麼道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
曰汝作麼生問 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
休功任意看 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
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折人皆觀
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閣梨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
輕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 問諸聖收光歸
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
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瑠禪師 上堂曰不離當處成是妙明
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
有未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未頭一句師曰閣梨上太遲
生 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專甲與老兄是弟子 問達磨來
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 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 僧問玄沙宗言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
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 問潭清月現
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

月不可得 問離地四指為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
僧曰此量為什麼人施師曰不為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 師上堂曰不
要學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
交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 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
得 問如何是真正道師曰騎驢覓驢 問請師答無實主
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龍耳亦兼眼
暗 問情志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个什麼 問學人
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為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
手 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
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僧曰怎麼即羣生有
賴師曰莫閑言語 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
將去 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問學人即令
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問承古人有言觸體常干世界鼻
孔毛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
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 師上堂曰人人具足
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 僧問請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怎麼即真如法界無
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 問如何是螺
峯一句師曰苦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杖屨之僧
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
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

裕過嶺東柱西柱作和慶生道不惑度地地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 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

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

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

要易會上坐日用亦復不知 僧問日裏僧歇像夜裏像歇

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關梨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

受業素澁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

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

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刻大朽朽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

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 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

符到奉行曰怎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邪邪 問西

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

義師曰遮个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擯九 清豁

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過一旦同訪之值師采粟豁問

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

什麼得到遮裏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

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

觀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

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

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豁雖承拍喻而後於睡龍印可

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 閩王請師開堂日未升坐先於

坐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摠是得聞

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坐 僧問國

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坐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

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

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

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

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坐 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

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閑安

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

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

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

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

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觀教中幻

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

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坐答

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

知如幻幻無為二靜上坐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

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感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

招慶學衆如故 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

殊乖道體為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 又謂衆

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

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

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

是盲龜之意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 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因指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 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 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 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 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遮个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圻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怎麼須得汝親問始得 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 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 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 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 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 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 師上堂僧眾擁法坐師曰遮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 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個得恁麼快才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個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 開堂日謂眾曰今日既升法坐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眾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个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 問此坐為從天降下為從地涌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坐高廣如何升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 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 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潭江親到來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 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 上堂云差病之藥不假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僧問承聞超覺有瑣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 師入府問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 問大衆臻

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 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 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 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并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麟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 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眾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 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味

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 問學人初心請師示个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閣梨入眾日淺 問古人拈槌豎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 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契多少拄杖 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 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

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 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語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瑤宗一禪師 上堂云大眾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遮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為怪笑珍重 問如何撲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眾人盡聽 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為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

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開門 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

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納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 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 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 上堂大眾集定師下坐捧香鑪巡行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 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為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莫將惡水澆發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云誰是枯

酒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 僧問如何是觀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 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菴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坐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 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怎麼即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 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 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怎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 問燄續雲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

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怎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慳諸人且作麼生體悉 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怎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閣梨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

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 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怎麼道亦是分外既怎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 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 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辨妙果大師 一日上堂於坐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升坐 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遮个是方便門僧曰怎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 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閣梨曰怎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 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 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 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

他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為什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僧曰
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 僧問請師答
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 上堂眾集師顧視左右曰患
蹇作麼便歸方丈 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伶生又被
污却也 又曰大眾正是著力處莫容易 僧問怡山親聞
一句請師為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 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
願圓便歸方丈 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為伴侶師曰到僧
曰什麼人為伴侶師曰喫茶去 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
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 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

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
無言為什麼却有两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躬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 問千山萬山如
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
千里 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
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 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官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
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
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
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

僧因尔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
住越州稱心寺後任茲院 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
免心中開欲免心中開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
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
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蘗山受業於長
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界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
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
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怎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
中 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 問如何是黃
蘗境界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華寺道愆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

去師曰好僧曰怎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 有僧來禮
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僧曰怎麼即大眾久立師曰抑
逼大眾作什麼 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
裏好渡船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
問師既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帶帶不因遮腹痛幞頭
豈是禦天寒 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什麼却為尊宿師
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皇兒 師有時云此个事

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
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
謂曰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

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眾眼難護順德曰理能縛豹
師因此發悟玄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寮吏及緇
黃千眾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明謂東 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

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
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 問如何是直示一句
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等劫
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而天福地森羅萬象自
己家風佛與眾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地真常
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
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為眾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
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鐘辭眾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

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潭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任郴州香山 僧問擬即第
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 僧問古人斷
臂當為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 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
知我好心 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
不忍見 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 問如
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兩口無一舌 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
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 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
不知僧曰為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隨 問如何是香山寶
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
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為什麼被大蟲

咬師曰疑殺天下人 問如何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關黎合
契捧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
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
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
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
聆其道譽命開法宇羅漢光福二道場海眾臻湊 師上堂
示眾曰久立大眾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
歸路時寒珍重 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
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 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
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
待局終不知柯爛 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

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

裏一枝拂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
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 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
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
畔坐 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 問諸
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
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
因指師唱之 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
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 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
說師曰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
念子孤魂賜汝三奠 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
變色真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
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

東西南北柳成絲 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宿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聞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迴眸鼓山披襟示之眾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哥之自爾游吳楚却復閩川初任南峯次任建州白雲院 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

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才起師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怎麼即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糊猴入布袋 問如何是延平津師

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升坐眾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眾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 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怎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梨且作麼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嗣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 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 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怎麼即大眾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 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 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猶來返相悟珍重 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 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高妙空大師 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遮个節目作麼到遮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垢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 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僧曰怎麼即人天不謬躬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曰退身禮拜隨眾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 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曾撞出僧曰怎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遮裏塗汚人 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个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 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班蛇黃龍曰汝只見赤班蛇且不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怎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梨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為第三世 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僧問諸餘即不

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
怎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
續師曰猶是闔外之辭 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
杖曰遮个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

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 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

宗師曰關梨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師問亡

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冲的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染葷

血自捨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

為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

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

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

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

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乃

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

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微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

相見時如何師曰懺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

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

報恩禪苑堅請住持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

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

主再請入任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嘗

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鍾召大眾囑付訖

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王厚禮茶毗收舍利三百
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
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絲綸唯衣紙布解藻札翰並皆冠眾
五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傳燈錄二十一

三古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見錄

泉州招慶省僉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朗州梁山簡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泉州西明珠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溫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嶽麓和尚

泉州後招慶和尚

洪州建山澄禪師

漳州延壽慧輪大師

福州升山柔禪師

福州北峯和尚

泉州驚嶺和尚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見錄

韶州白雲祥和尚

漳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淨法章和尚

岳州巴陵顯鑒大師

英州大容謹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廣州華嚴慧禪師

隨州雙峯師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閒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

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閣梨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
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 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
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
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
水千徒與萬徒 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鷹
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鷹門關師曰青霄豈怪衆人攀
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
榜上無名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 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過在遮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
與我僧曰恁麼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雞畔
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
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瓶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
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
作个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

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
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作用何處
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通禪師 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真金賜一

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慧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今修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活大師 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
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
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 問如何是無價珍師
曰下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
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閣梨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
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 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
見諸上坐恁麼行脚喫辛與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
參尋名山聖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
通个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
亦與證明 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

邀賓只在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瑄明真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開堂曰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
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火衆一時驗看 問如何是白鹿
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
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
可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
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
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
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 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
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 問手指天地唯
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須赤僧曰只如傍

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須赤僧曰只如傍

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 僧問禪宮大啟法象雲霧向上一

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 師有時上堂示眾云禪之與

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怎麼告報莫屈著

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

得珍重 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

重 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 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

門扇對露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苦問家風即蒼家

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 問諸餘

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 師下堂曰純

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 師上堂眾集師以扇子拋向地

上曰愚人謂金是二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

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

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 問如何是伽藍師曰

長溪蒲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 問如何

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

前廚蒸南白飯午後鑪煎北苑茶 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

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怎麼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 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坐起作舞

謂大眾曰會麼眾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

作麼生不會 問本自圓成為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

青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

業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

露身明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

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

舉一指曰遮个是什麼明真甚然之 師上堂舉拂子云曹

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

陷落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

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早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牛

折耗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一搥僧無對師曰賺殺人 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

曰巖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怎麼即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

不是遮个道理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著一文一雙

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船上檣榔僧

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

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乘

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眾咸寫而記

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

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

二日師齋罷上堂辭眾時有圓應長老出眾作禮問曰雲慈

霧慘大眾嗚呼請賜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

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怎麼即

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

語師皆躊躇然後下坐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

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

訖長往

福州興聖滿禪師 師上堂曰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

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 僧問昔日靈

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 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坦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怎麼徹去堪為佛法種子人天有賴 有僧問拳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 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觀者更開方便還會麼

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為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准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眾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大師 師初參保福問答真符一日

保福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怎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極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任招慶初開堂升座少頃曰大眾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眾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遮個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怎麼即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眾上下 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怎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 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遮問麼僧曰怎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頃僧再問師曰瞌睡漢 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

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 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個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眾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至之外亦須努力通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怎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人有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眾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 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 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恡僧曰怎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 僧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禪子如何是向上一關禪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怎麼來又怎麼去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為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

為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廷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為何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師登寶坐曲為今時四眾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僧曰怎麼即垂慈方便即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 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袪袂 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 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 問如何是諸佛境界師曰雨來雲霧晴晴乾日月明 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 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出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 僧問龍溪一孤晉水分燈萬

安臨廷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怎麼即五眾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眾且置仁者作麼生 問久處幽冥今身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怎麼即禮拜隨眾上下師曰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 問諸佛出世振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怎麼道僧曰怎麼即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苦羹倉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 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師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

能罷草木馬解合煙師曰某甲借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遮裏師曰謝太尉領話 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怎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痒 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督師曰傍督僧曰深領師言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 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 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大眾頓息疑網去也 師曰莫塗汗大眾好 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筭流年事可知 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

明月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為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 師上堂曰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 問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為斷塵纖貴重難留曰為什麼道無為無事人道遺實快樂師曰為開亂且要斷送 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師有時示眾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 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 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答 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个什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 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 問古人面壁為何事師

曰屈曰怎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怎麼來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確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磨曰怎麼即

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 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 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

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 師上堂良久謂眾曰昔日毗盧今朝嶽

麓珍重 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 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

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聞梨

得聞曰未審靈山說个什麼師曰即聞梨會 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 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

上且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眾總見師曰話墮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 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

處是生涯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晨雞暮鐘朗州梁山簡禪師 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

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 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

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怎麼即大眾有賴師曰還是不聞 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

師曰塵埋林下履風動架頭巾 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

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 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怎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恁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

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 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

問圓明湛寂非師言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怎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 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

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個半个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

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蘗倉米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 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與

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有詩句如庵後參睡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閣梨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

嘗訪大章得个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眾召曰請豁閣梨出對眾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

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 上堂謂眾曰山僧今與諸人作个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

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 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怎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遣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螻之所侵食遂就關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任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才統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 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怎麼即同也師曰不妨領話 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怎麼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 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 問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 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 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饑渴飢會取若怎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納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一个有

長處無事珍重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个两个師曰好水牛 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生僧曰遮个是箇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端云須是地始得 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告寂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 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 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 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怎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遮頭蹋著那頭軒 問已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怎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 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產婆詞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遮个爲復別有師乃打之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樹猴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糊猴入布袋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 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 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 師上堂謂眾曰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挂 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 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音欽和尚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眉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曰雲門和尚躬臨證明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鈇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 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 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燦真珠 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 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遮个話曰爲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顧險

夷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起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寶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 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坐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外坐 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 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 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 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 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 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 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即當媚癡抹毆爲人一句僧無對 師上堂問眾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眾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 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 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中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 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以字不是八不成木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歌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
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 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
月雖明不鑿覆盆之下 問既是金山為什麼鑿石師曰金
山鑿石 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何月題萬字曰如
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 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
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
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 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
衣師號又得也更耍个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
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
曾讀書麼 僧問太子初生為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迴然
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顯鑿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
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
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搥踣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為什麼
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
又作麼生 師住後僧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
樹鴨寒下水 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
事師曰不是納僧分上事曰如何是納僧分上事師曰貪觀
白浪失却手撓 師將拂子遺人人問本來清淨用拂子作
什麼師曰既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 僧問既是地藏院為什麼塑
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 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
不遊

英州大容禪禪師 師上堂僧問天錫六鉢披挂後將何報
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納歸挂六鉢衣 問如何是大容

水師曰還我一滴來 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
宮中三春草 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
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 問長
地偃月即不問及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
會師曰聖壽寺前 問既是大家為何什麼趁出僧師曰大海
不容塵小谿多盪上音 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
僧曰不問遮个師曰去 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
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
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 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
如何師曰也要到遮裏一轉 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
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 師上堂示眾曰至道無難唯賺揀擇遠
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林雞音脫和尚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服人
笑汝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 問如何是本末
人師曰風吹滿面塵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
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 問如何是佛師曰
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
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 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
當安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
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為什麼於此分輝雲
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 僧正入

師上堂僧問天錫六鉢披挂後將何報
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納歸挂六鉢衣 問如何是大容

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貓兒入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掌笑 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 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 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舍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 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如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遮个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雲山西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師問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遮个野狐羣隊 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蟆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北斗裏藏身意言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問豎起杖子意言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 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 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窓

韶州林泉和尚 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 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任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 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 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

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 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眾味曰與者如何師曰啞啞看 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 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眾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 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 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 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 問如何是納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 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 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 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見錄

南嶽般若若啓柔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潭州谷山豐禪師

朗州滄谿璘和尚

蘄州北禪寂和尚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奉先深禪師

潞府妙勝臻禪師

韶州燈峯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共州雲居山靈祐禪師

信州西院光禪師

信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橫龍和尚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誨機大師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西川慧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吉州禾山無躬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雲臺藏禪師

潭州雲蓋山澄覺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吉州禾山無躬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雲臺藏禪師

潭州雲蓋山澄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無機錄語鄒州黃龍巖和尚二人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池州愁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度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無機錄語二人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益州崇真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襄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無機錄語一人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陳州石鏡和尚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無機錄語法嗣三人見錄

京兆香城和尚無機錄語法嗣一人

京兆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無機錄語一人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潭州延壽和尚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無機錄語二人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無機錄語三人見錄
蘄州烏牙山彥實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與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泉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長平山禪師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無機錄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 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

師曰新羅人草鞋 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

苦空境無人不歎嗟 師上堂問三下板聲大眾始集師因

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節今吾不再

三師次任荆南延壽後任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蘗山法濟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

下人作勝樣 師上堂示眾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

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

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

曰捨度雲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曰什麼時離湖南師

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

麼師於言下頓省 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

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

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問師登師子坐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

曰恁麼即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趂越上師掌切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

字街頭石師子 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

思之三年 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冠

裏坐 問非時親觀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

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科 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

水正東流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 尼問車住牛

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 問如何是納僧分上事

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 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

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餅 問有無

雙泯權實兩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

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萬里 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賣

八布衫 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 問萬緣俱息意旨

如何師曰獲裏石人賣棗團 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

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 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

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

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

色海底蝦蟆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支殊普賢在什麼處師

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

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 僧問支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

觸醜後會始得曰古人道觸醜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

得麼曰恁麼即遠人得過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亦在興元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雲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 師上堂示眾曰俊馬機

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為老僧看才有僧出師便

打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 問和尚

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如何請對師曰父後遇

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
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兒 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
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 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
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東便見 問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 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彊移个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
氏幼禮中峯院鴻謚為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
嶽參惟勁頭陀未深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
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
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額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

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
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 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
眾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 僧問雲門一
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州來
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
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叻潭道謙禪師 僧問如何是叻潭家風師曰關梨到
來幾日 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
目 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
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且領前話 問父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為眠霜

卧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
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 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 問如何是至極之譚
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 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
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 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 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
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 江南國主請開堂日才升坐維那白槌
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
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

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眾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 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
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 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鼓鼙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 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
葉分明 問金粟如來為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
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塵
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
羅 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
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 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
乾坤 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

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 師上堂謂眾曰古人道山河大地皆真如大眾若得真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眾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 師上堂示眾曰大眾好个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 僧問大眾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 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个聖

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遮竭牛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

師曰蘇嚕蘇嚕 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

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眾去曰灼

然師曰踣跳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梨不是

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

兩手師曰將謂是个爛柯仙元來却是擗蒲漢 問如何是

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怎麼即謝師周旋師曰難

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翻

遠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 問披雲一句師

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

境師曰一餅綠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問如何是長

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

處得人疑 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怎麼即到也

師曰保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瓦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怎麼即禮謝下去也師

曰昔時妄想至今存 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

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 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

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 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

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怎麼即學人因測也

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僧問棍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

麼處在彼眼裏 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

怎麼時如何師曰江南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 僧問如何是金輪第

一句師曰鈍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

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怎麼即暗冥不生也師

曰白日沒閑人

温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

家得法於瑞巖久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 師有偈

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

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

心師召曰朋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明彥

師曰蘇州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

此山節師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

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孟無底

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燄梵

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 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

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

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問如何是大疑

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

盤中弓落蓋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丈竿頭五兩垂

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

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鷲

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 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

不及鳳凰也 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他州和龍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

你 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梨口裏著到得麼

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

理豈同盡 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

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

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路府妙勝玄密禪師 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

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

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沈光 問雪

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

能收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

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

智解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

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

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致 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

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

出倫去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

如何師曰喪 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

破 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生曰如何是通信

師曰九江路絕 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

音如何師曰脚踏地 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

也無師曰作麼 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

之師曰星辰失位 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

什麼處周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

表改名

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井住大寧

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并堂辭

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遺誡也

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諡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帶於一隅激揚玄旨諸

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 師在泉州招慶大

殿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個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

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坐他

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

也 清八路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

鐵處師曰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高商量師曰若要商量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觀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開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坐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餅曰遮个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餅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 師謂衆曰希逢一个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何妨一展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既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 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 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著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敲得著是好手 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並眉毛在 師見新到僧才上法堂乃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 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國泰瑄和尚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有師叔在解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曾問曰汝道我有多少並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 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麼 問學人竿雲擲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抄破汝頂曰也須山陀去師乃棒趕出 師別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故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鷲力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 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 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攷禪師 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 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

發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契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路開戶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樞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又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關梨喚遮个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今奔和尚 師上堂謂眾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 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 問三台有請四眾臨延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 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眾臨延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怎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 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 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照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 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

懷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 僧問省要與乞師一言師乃起去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 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 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 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 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人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師上堂示眾曰若具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 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路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怎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 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 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臂當曾前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 師有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峻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我有古壇具曰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上堂示眾曰觀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 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 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廷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
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
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問如何是微妙師曰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問如何是極則處師
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雷禪師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
蝦蟆吞却月 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 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
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才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 僧問如何是句句須

行玄路師曰公路直到湖南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

嗣龍潭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
句元在遮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遮鏡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任郢州大陽山
為第二世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

祥雲起寶壽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任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
四祖山為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

髮顚顚鎖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
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

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
尚為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
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
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只此便是否師
曰是什麼僧咄師亦咄 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
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塔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師上堂謂眾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
澧州藥山和尚 師上堂謂眾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
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

不出曰為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 問如何是藥
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 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

不曾震曰為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
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 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疊難齊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即

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 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个中無紫阜
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

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

不曾通 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
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繫與不布彩 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

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世四 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

多少時也 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些子曰如何得

渡師曰不過來 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

問混然竟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慈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僧問洪鍾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

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 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

異念 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任

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楊州風化院今宗禪師世一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

戒契緣於雲居智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

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 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茶

師曰下將來 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世八 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

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

否師曰是什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

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關梨

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雪

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

藍 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僧曰為什麼無師曰

關梨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 問如

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 僧問如何是實際

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怎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

隔須彌在 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

來師曰南堂裏安下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

卧單子下 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

直至荆南 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

到也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 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

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廬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

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

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

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

庵僧為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王李氏

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

室 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云未一日示

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林行數步

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王命畫

工寫影備香薪焚爇收遺骨塔于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纒

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櫟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為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字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諸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後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禮偈當時何處作沙門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為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圯裂連階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瘞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平靈感召檀信重修

補嚴飾迄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真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 問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 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踉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 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 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師三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

師曰鈍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味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前鳳翔府紫陵臣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 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師二 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擊隨石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 僧問既是喝河神為什麼却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師二 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燒海底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弄善不調弓箭透三江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師二 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

是和尚深深勉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關關堆堆觀者希師曰
恁麼即酌水獻華也曰忽然雲霧滿閣聚作麼生師曰采及
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鷲啼萬古松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
何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
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照照驚
頂汝報已猿莫斷腸 問如何是作得無閒業師曰猛火然
鑪煮佛喋 師因事有頌曰才到洪山便採根四平八面不
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蒼盪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 僧問兩鏡相對爲什
麼中閒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
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勝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師在 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
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 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
如何師曰揔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問直截根
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壺橋三秋
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 問如何是三冬境師
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在唐州 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
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揚帝
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地畔

隨城山護國志明圓明大師師在 僧問師唱誰家宗風
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踈山之孫 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
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
曰昨夜三更月上峯 問維摩寂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
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
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 問迦葉上行衣何
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于
佛春來草自青 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爲真師曰
你什麼處去來 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于聖師曰
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 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
白雲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 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
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
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接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苗
苗滿地依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 問不假修證
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蓓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師在 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
曰飲者方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釋他無一滴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仁王院俊禪師 |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 韶州大歷和尚 | 韶州月華和尚 | 英州樂淨含巨禪師 |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灌州羅漢和尚 |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small>潭州道松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 棗樹第二世和尚 |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 嘉州黑水和尚 <small>常州慧山然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眉州福昌達和尚 <small>常州慧山然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發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 婺州普照瑜和尚 |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 處州涌泉究和尚 | 衡州羅漢義和尚 <small>福州興聖調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 大龍山景如禪師 | 大龍山楚勛禪師 |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 襄州白馬行雷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白馬智倫禪師 |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 唐州保壽巨祐禪師 <small>新州自南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谷隱知儼禪師 |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small>鳳翔府大明和尚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石門山紹遠禪師 |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small>陳州靈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 廣德周禪師 |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small>漢州靈龜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small>東京開寶寺普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small> | 行思禪師第八世 |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近希覺師威化于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 |
|-----------------|---------|---------|------------|----------------|--------|-----------------|---|----------------|--------|----------|----------------|-----------|--|-----------------|---------|----------|---------------|---|---------------|-------|---|--|---------|-------------|---|

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眾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坐何往師曰遷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王等四人因投誠咨法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眾先圍繞法坐時僧正曰師曰四眾已圍繞和尚法坐了師曰眾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升坐大眾禮請訖師謂眾曰眾人所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眾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坐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 子方上坐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眾常不減千計 師上堂大眾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選源觀法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个教中有遮个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 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

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个是汝不問底指 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日學人問指和尚為什麼對月師曰為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任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

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个親那个疎試裁斷看 問洪鐘才擊大眾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以汝會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 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 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為佛 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眾曰諸上坐且道遮个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 問大眾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 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个 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 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揔是 問蒺藜上來

速而至玄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斤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王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文遂慧炬高麗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州谷嶺在地藏時居第一坐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

曰汝自魏魏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坐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留修曰筍異音成竹去如今作幾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坐意旨如何師曰遮个是監院房那个是典坐房修禮謝師後住有僧問眾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眾僧隨從乃謂眾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倚上坐出眾擬問次師曰遮勿毛驢倚渙然省悟後任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為滯我將趣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華章後繼

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 上堂示眾曰古聖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遮个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坐初生下時有个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个消息還會麼上坐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眾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 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 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

問古人得个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 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 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坐道什麼曰怎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得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遮个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氍毹每晒同參法眼多為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眾並集師端坐警眾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憐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 師上堂示眾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个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得三界 問當陽舉唱是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 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 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 師有時示眾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 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个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 問巨夜之中以何為眼師曰暗

問纖毫不隔為什麼覩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覩不見曰為什麼覩不見師曰為伊眼太大 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 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王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師上堂謂眾曰諸上坐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見个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恁麼上來師曰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 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不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躬禪師 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个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遮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初任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 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濤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奔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 師上堂謂眾曰還有人鑿得出麼若有人鑿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鑿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

上坐大家道取 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

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師問僧汝

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 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瑤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僧問如何是齊雲境界師曰龍潭徹底清鳥龜得繼名曰莫即遮个便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

連太平 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遮个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

深深處如何師曰閣梨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 上堂示眾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

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怎麼道亦是傍管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界師曰地華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 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

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怎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 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怎麼即徒勞則聆師便喝出 問一切

眾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怎麼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何誰曰既然如此為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近歧路 問如何是靈峯境界師曰

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僧問本無迷悟為什麼却有眾生師曰話墮 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

證明曰怎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幼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具探律乘閱大藏終表乃之福州

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

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師陳洪進仲子文顯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幼屢請師住

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為軍校文顯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

法筵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

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

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日誠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

茶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任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時曰

恁麼即法雨霽霽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

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眾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眼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盡

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鷄毛

師後任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遮个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

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

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即是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

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化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

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為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任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編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為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家男女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為

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

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蓋廣大師慧深僧問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悞舉揚師曰不煩再

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師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

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閣梨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 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 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怎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躡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初開堂外坐良久謂眾曰諸上坐若果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坐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怎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傳燈錄三十四

十六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輩血鬚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遠復代劉言遠疑師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沈于江師怡然無怖遠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遠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為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交熟也末

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眾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 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 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林窄先卧粥稀後坐 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具幡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跌坐白眾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

七茶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頌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

曰比來問自己為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個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言禮拜自此入室 任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 問如何是無為師乃擺手 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捋髮僧曰有疑即然無疑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 師上堂示眾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

具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

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 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

曰前頭涿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 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斧替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遮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容
云天賜六鉢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納
歸挂六鉢衣師問之乃曰遮老凍饑作麼語話大容聞令
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擲只圖引玉 師見
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个不請拈出
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 師有時戴冠子謂眾曰
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个什麼師對曰念孔雀
經白雲曰好个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
之乃契旨尋任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
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 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
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 師入京上堂有一
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雷之機徒勞佇思 有老
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个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
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佳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
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
細而詳之

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勿遇客來將何供養師
曰滿園秋果孰要者近前嘗 問不坐菩提坐直過那邊如
何師曰放過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
特地乾坤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
不會師曰喚行頭來 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
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 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
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梭樹夜叉頭 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
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
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 因師請打籬
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什麼却攔截師曰牢
下概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 初開堂登坐謂眾曰不審從上宗風不
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劫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
後不得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汝个入路
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甚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
佛下至含識共个真心且阿那个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
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
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遮个階梯
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
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
躡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 問古琴
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
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 問昔日靈山一會
梵王為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
法雨霽霽蒼生有賴師曰汝莫遮裏賣梳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澧州藥山可瓊禪師後住江陵延壽 僧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為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餃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浮桑日那邊 問如何是羅漢鏡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為何什麼却受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骷髏

前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 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 問才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針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帳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 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在 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闍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 僧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評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坐七棒第一坐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

曰動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 初參黃龍黃龍問曰雪覆蒼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顛禪師在 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釘儂果 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 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 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遮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 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力作何形狀師

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 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去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初開堂升坐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後鷄兒麼放一个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銳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抄 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 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

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說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 上堂未坐謂眾曰三十年後大人向
遮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的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
上來機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眾獸徒然日出窟
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衙者喪
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
師子機頻呻出三界非租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眾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
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 僧問九夏靈峯劫
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
出觸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 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
放出一個來 時有僧才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否
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哈

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
曰一切人辨不得 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 上堂眾集有僧才出禮拜師曰不是好
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
南面盡鋒銜師曰收取 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
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唱僧曰
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唱 問太陽一顯人皆羨
鼓聲才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 上堂良久曰大眾只恁麼各
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為然久立有久立底
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

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編周
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
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 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
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為什麼護我 問亡
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 僧問善法堂中師
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
上坐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
師曰錯 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
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
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舐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
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
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雷光已經塵劫
僧問如何是為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
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鶴山得法於前谷隱
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萃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 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
速須作却 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山鬼窟作
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 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
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 僧曰曩劫共住為什麼不識親疏
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 問萬水千山如
何登涉師曰青霄無閉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學絕無
千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為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
聞法自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法
有緣他後濟眾入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屬諸門人訖然
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
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
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採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
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
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

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禪文室師欣然受之至
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
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誘誘之咎我寧不務開法五月三
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難則福何滯
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
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个什麼商欣
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皆却而不受以開寶
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眾囑付託右脇而化壽七
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城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 問先師歸於鷹塔當仁一句
請師垂示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

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鳴鳳皇機師曰白眉不展手
長安路坦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問如

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
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

山不露身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
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河葉浮萍草 問如何是

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 問生死浪前
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啜青谿常卧太陽春 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翅擊金鼓
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
土瓶添漢地泉 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

曰怎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資揚水
急魚行溢白鹿松高鳥泊難 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

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挂秦時鏡光壽門風
不假燈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

鳳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慈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
太平歌 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勝袴

背駝梵夾不持經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為什
麼在南華裏師曰為汝問正法眼 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

曰密 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為
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 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

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个 又頌曰紅醜藏吾身
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邀全身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靜人
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
泠僧問不教有言阿逸多不斷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
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
曰愁人莫向愁人道道向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傳燈錄三古

千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天台般若勸遵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清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
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
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
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道和
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
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

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疏山曰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疏山曰左槎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人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不說曰个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疏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煥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觀智者巔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王無忘

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綿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 師上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坐便合知悉若於遮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什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坐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

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之思無有是處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怎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 問檣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 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 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 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 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 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 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 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怎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坐問曰怎麼即大千同一真如性也師曰依希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 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怎麼即事理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 師有時謂眾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 師有時謂眾曰只如山僧怎麼對他諸上坐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今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

懸隔假競答話簡辨如懸河只成得個顛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辨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誤如上坐從前所學簡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為多虛少實上坐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觀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坐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管如水裏月無事珍重 師有偈示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閒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日示眾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師昇堂日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為什麼即被縛師曰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若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諸上坐又僧問乍離疑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云恁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露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坐相共證明今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 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顛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親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

佛一時證明上坐上坐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為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坐上坐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眾雲集人天恭勸目觀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為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即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 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闊無轉動處上坐作麼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其好上坐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坐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

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怎麼即隨靜林開獨自遊
 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要會麼言發聲
 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第六會師
 上堂示眾去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
 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
 以道東去亦是上坐西去亦是上坐南去亦是上坐北去亦
 是上坐上坐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
 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
 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坐出家兒合作麼生
 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為沙門若識心
 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坐久立珍重 第七會師上堂有
 僧問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
 住如何是無為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
 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云不遺絲毫地學
 云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
 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
 故為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
 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坐大家究取增於佛法
 壽命珍重 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
 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
 誰說學云怎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
 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
 云擊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怎麼即千聖同儕古今不異
 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
 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怎麼即靈山寶
 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

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坐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
 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
 皆明現乃至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
 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
 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勝樣諸上坐徹底會取
 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
 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
 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
 立珍重 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法亦空二
 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
 師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
 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如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
 心與法界是一是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
 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
 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
 切山河大地森羅万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
 久立珍重 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擊玉印
 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
 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鑊如金與金色位位皆
 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
 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个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
 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
 如常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
 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坐經塵沙
 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
 蓋為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

欠絲豪不剩絲豪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
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坐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
坐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坐大家究取今法久住世間
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 第十一會師上
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
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
於言未有个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
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
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眼暗觀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
賺會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
有半句到諸上坐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
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
坐相共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第十二會師

上堂有僧問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體常
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
時復舉一遍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
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
你名勘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
證明師云勘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
境靈蹤觀者皆美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
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磬敲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
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豈
崙奴著鐵棒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怎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
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
万浪未曾暫住未常暫有未常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
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

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
賺諸上坐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刺不影無
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豪氣力一時會取好無
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
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
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眾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
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
乃南遊於閩越開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
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
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閩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
到師問曰上坐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到此山
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

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 新到僧問如
何是大梅主師曰聞梨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
台山白沙卓庵 時有朋彥上坐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
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
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
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
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汎學來者皆服膺矣
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
玄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羣巖人參尋
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
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
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
曰某甲不患禪師曰果然患禪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只今在什麼處法華別云是壞是壞眾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並照禪師 師上堂謂眾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朵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 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雖然難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為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 僧問纖塵不立為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問大眾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 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即太守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眾師曰嫌少作麼 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師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開梨七棒 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坐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飲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飲師曰只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

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眾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任廬山棲賢 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要須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斗數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坐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麼試說看與上坐證明 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 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 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眾曰揔來遮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坐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坐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 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 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坐是僧 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任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 一曰上堂眾集師顧視大眾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

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為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實礙為對為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為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 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 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 問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怎麼即大眾有賴師曰莫錯會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徙家于宣城才壯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

六觀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己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曰輪曰日還什麼師憮然無對淨慧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任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 師上堂謂眾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遮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个無事人也不可得 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看 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

汝喚什麼作巖山巖崖 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眾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坐與本無異 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鋒麵杖 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 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眾生顛倒認物為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師又曰諸上坐各在止觀終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回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眾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刺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坐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過來道什麼僧眾晚參師謂眾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 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眾曰報恩遮裏不曾與人簡話今日與諸上坐簡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坐鶴脰長息脰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簡辨還雅意麼諸上坐莫道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 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 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有師資之分

也師曰叢林見多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怎麼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怎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 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怎麼即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 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個是上坐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怎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 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惚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出世間一切法皆具

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憐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聲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羗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歸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象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子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眾 師上堂謂眾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

古佛叢林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 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坐答了也 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 問牛頭未見四裡時為什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 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 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 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怎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 一日大眾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空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怎麼即親蒙照

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 上堂謂眾曰高山頂上空

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真个不壞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 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怎麼即不多哆師曰莫哆哆好 問眾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遮个是什麼 問明鏡當臺森羅為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絲絲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坐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

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
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
悟禪師 師上堂示眾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
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
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
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
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
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
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
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
不明師曰事故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 問如何是觀
音第一義師曰錯 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
喚什麼作無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

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癡語作麼 問如何是巖山巖崖
裏佛法師曰用巖山巖崖作麼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青山渌水曰見後如何師曰渌水青山 師問僧汝會
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
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遮个道理 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
雲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
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
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
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
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
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
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

院 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
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
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豪六道輪迴也不
減一絲豪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豪即是塵
且如今物象巖然地作麼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
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
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怎麼會大段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
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功夫如今看見大難
繼續 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 問如
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 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
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
謂眾曰諸上坐盡有常月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
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或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 問如何

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
又何難曰怎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頌和
尚怎麼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
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頌梨
色未審此果何人得與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
果八萬四千 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
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
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
禪師 上堂示眾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
鉢可謂行菩薩道之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遮裏舉論真如涅

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
 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
 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
 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
 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 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 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
 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
 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眾別署導師之號師謂眾曰此日英
 賢共會海眾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
 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供
 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
 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
 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
 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問國王再請
 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
 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 問遠遠投師請
 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
 俗依普救寺泉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
 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
 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眾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
 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雖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
 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
 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
 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
 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 僧問如

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 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
 負箇什麼不得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
 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眾盡見汝恁麼問乾德
 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白淨德延請居
 之署大禪師之號 上堂謂眾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
 始得道大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坐
 莫恁麼機機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幽蓋乾坤絲絲
 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喻不及道上坐
 威光赫赤并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什麼自
 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
 只為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
 來 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
 麼入曰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
 師曰汝作麼生會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眾
 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鄣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
 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玄蘭若開寶二年
 八月十七日安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
 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設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
 上堂師指威鳳樓示眾曰威鳳樓為諸上坐舉揚了諸上坐
 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
 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辨才無礙入
 淨慧之室海眾歸之歎曰敏叵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
 院 上堂未升坐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坐

高廣不才何升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升坐良久曰爲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怎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坐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燈子蓋將去且怎麼信受奉行師次任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深諸法相如何是善行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深去師曰深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任金陵龍光院上堂升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誦當事如何師曰不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

入金陵任清涼大道場上堂升坐僧出問次師曰遮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復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作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爲隔閡多時上坐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坐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各縱有答因汝有我今風火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沈皎然不論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挂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 上堂謂眾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人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眾誰信汝 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為月邪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任撫州曹山崇壽院為第四世 上堂謂眾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坐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諸上坐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脩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兜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僧問大眾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眾麼曰恁麼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

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為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 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眾 師上堂謂眾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為眾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遮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觀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觀取如今坐地還觀得也無有疑請問 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 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 上堂升坐僧問四眾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 師又曰大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坐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坐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怎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坐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眾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 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 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師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廣平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界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界師曰汝喫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為什麼將供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師披荆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淨慧曰任任汝擬向世尊良久與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任持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眾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坐訪及無可祇延時

寒不用久立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怎麼即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界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為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揔須問過師又謂眾曰實是無事與上坐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遮裏古人只道十方同共聚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坐要心空麼但且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元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坐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坐若不應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

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伐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眾曰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抄定上坐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坐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障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會持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華華圻人皆觀般若家風賜

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怎麼即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考寥廓野人圖騰嶽嶽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真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眾曰諸上坐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坐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廷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

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即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即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為宗未審和尚以何為宗師曰此問甚好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 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 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授師曰好入處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 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 上堂示眾曰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遮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坐一轉無事珍重 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眾一時會取 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

僧曰任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 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眾師上堂眾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無若受贊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贊文殊不可虛發言大眾作麼生會若會真箇納僧 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 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 師謂眾曰盧行者當時大便頭頭為明上坐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坐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坐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眾真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表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表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益喫表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表長史建塔于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 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辨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任本院為第二世初上堂示眾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眾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坐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坐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遮箇消息

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 問僧眾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 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 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
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
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
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
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
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為什麼不識師曰汝道
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各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怎麼道即
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
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
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怎麼即虛申一問師
白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
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
今使須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眾
曰諸上坐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
斷怎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
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眾參請隨眾作務要去即
去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杭州奉先法環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鷲金禪師 荊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道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未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廬山歸宗性慧禪師 廬山歸宗宗省禪師
廬山歸宗性大禪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廬山歸宗性圓禪師 廬山歸宗明禪師
廬山歸宗性圓禪師 廬山歸宗明禪師
和州華嚴山佛手巖因禪師 金陵保安止和禪師
昇州華嚴山佛手巖因禪師 金陵保安止和禪師
大寧道通禪師 洪州西山道覺禪師
廬山歸宗性圓禪師 廬山歸宗明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海禪師 廬山圓通綠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黃慶道習禪師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襄州葛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
漳州報効院玄應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第二世黃龍和尚 |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鄧州大陽山誓玄禪師 | 第十世 | 天台山德詔國師法嗣四十九人見錄 |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 溫州大寧可弘禪師 |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 溫州鴈蕩願齊禪師 |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 福州王泉義隆禪師 |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 越州稱心衍璉禪師 | 福州嚴峯師木禪師 |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 溫州瑞鹿遇安禪師 |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 杭州善思德謙禪師 | 越州靈隱處先禪師 |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 越州雲門重禪師 | 越州安禪師 | 越州大高 | 仁壽澤禪師 | 越州地黃瑗禪師 | 杭州靈隱安禪師 | 越州大高 | 榮禪師 | 越州靈隱安禪師 | 越州大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一人見錄 |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 杭州千光王瓌省禪師 |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 杭州靈隱清峯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 杭州功目院道慈禪師 |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 衢州嚴寧可先禪師 |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見錄 |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 杭州無機禪師 |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 第十一世 |
|----------|-----------------|------------------|----------------|-----------|----------|----------|----------------|-----------|----------|----------|----------|----------|----------|----------|----------|----------------|----------|--------|----------------|----------|----------|----------------|--------------|-----------------|----------|----------|------|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錄上二人無幾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明寺希辯禪師法嗣高麗國慧洪禪師已上

語二人無幾錄

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 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 師勸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

師侍立次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

來淨慧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

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

遂開法住持 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閻梨不識曰莫只

遮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可失 問如何是道師曰勤

而行之 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 師有偈示眾曰秋江煙

鳥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 上堂謂眾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

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 有僧問願開甘

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眾證明

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開言語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環 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

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眾盡見曰法

王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 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

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

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升坐曰今

日令公請山僧為眾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眾中有問話

者出來為令公結緣 僧問曰令公親降大眾雲臻從上宗

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 問師常苦口為什麼

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閻梨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使斷

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

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世住 僧問遠離天台境

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

昔時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 師謂眾

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

感具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眾還會麼還辯曰得麼

問國王嘉如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

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

道 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登寶坐有何祥瑞師曰可

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虛言

高麗靈鑒禪師 僧問如何是清淨如藍師曰牛欄是

問如何是佛師曰按出癩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

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唱

問尺壁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
蚱蜢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通禪師 初任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

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

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綠勝禪師 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

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

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 師初上堂升坐維那曰槐

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

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為是觀為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坐共相

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 僧問諸

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

大眾前癡語作麼 問諸官已集大眾側聆如何是出世一

言之事師曰大眾證明 問香煙起處師登坐未審宗乘事

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 問優曇華坊人皆親達本無心

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言不是心心

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 問昔日余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

是二師曰謝汝證明 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

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 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

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師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眾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个

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眾誠心

既到遮裏且說个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

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

助無為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

事天高海深况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

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况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 僧問

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

謾道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 問未達其源

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 問久

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

界來與汝出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 問如

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為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四九凸 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

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 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

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綠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

瞻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

尋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

師開法 師上堂示眾曰諸上生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

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

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

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 問久負勿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

話墮也珍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明佛本光

瑞如是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麼意

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關梨今日雖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禮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
清涼得法 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
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見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个不
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刹刹現
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法嗣 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
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
問百川異派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
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願惡
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
和尚得旨刺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 隆壽師 上堂謂眾曰
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
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 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
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何却覓
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跡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
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 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
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鄂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喧向上宗
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个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
師指示未審法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鐘長慶峯前
一樣輝 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
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 問如何是大
陽家風師曰滿鉢傾不出大地勿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
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挂三秋月一句
當陽豈在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
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嚮下和得玉至今傳
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山
上水橫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花師曰出
戶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杲日當天後烏
雞出戶飛
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
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
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羣巖
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
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
不緇續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遺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

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于衣榻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
 哭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
 受記初任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賜師上堂曰
 雪竇遮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
 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
 寒華結三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
 為第一世明年復請任永明大道場為第二世眾盈二千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
 喜勿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
 紅塵 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
 个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 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
 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
 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問如何
 是大圓境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
 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眾受菩
 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等六時散華行道餘
 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
 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
 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
 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
 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眾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
 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
 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

八倒曰怎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 問皎
 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懂曰乞師指示師曰適
 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
 怎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怎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明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
 受業初參婺州金麟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
 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即使錢仁奉
 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 僧問如何
 是玄旨師曰四稜榻地 問如何是絕絲豪底法師曰山河
 大地曰怎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 問如何是
 徑直之言師曰千透萬曲曰怎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
 言歟 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任
 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
 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孽卑膚體
 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
 達性相嘗夢外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彌勒
 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
 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
 因入普賢殿中冥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
 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殊汝知之乎曰師有何
 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
 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
 胃疾十載方愈凡此是飲食及藥味等類皆棄之 吳越國王
 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侶

軸湊 師上堂曰諸上坐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坐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坐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 僧問叢林舉唱曲為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眾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 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个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眾笑汝 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曰一曰上堂良久曰大眾看看便下坐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 師上堂曰古德為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週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个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才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拍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為汝分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眾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國王稱年老願依林泉願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為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世三 師上堂曰數夜與

諸上坐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坐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 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為什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世四 師上堂曰一句深神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上坐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 僧問大眾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 師有時示眾曰幸有樓臺而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坐參取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閉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候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付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闍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 上堂示眾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 僧問洪鍾韻絕大眾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鍾韻絕大眾臨筵 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 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 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眾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鉢誦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為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福國師開示頓

悟本心乃辭出山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大
 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 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
 集與諸上坐證明諸上坐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上度
 僧問四眾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
 學人大眾有賴師曰禮拜著 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
 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
 汝却靈利 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怎麼即親
 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
 過遮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偈曰汝問西來意
 且過遮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
 蜒急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眾為別時有僧問
 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
 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怎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言也
 師曰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十四既
 闡維而舌不壞柔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
 嚴李長者釋論言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偏行
 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
 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
 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庭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
 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
 是方便 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
 師曰一聲擊鼓萬戶齊窺曰怎麼即天台妙言光聖親承也
 師曰莫亂道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
 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

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
 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國通妙覺禪師 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
 鋤頭師曰但怎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
 來 師有頌示眾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
 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
 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訖垂誠眾安
 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散容
 儀儼若髮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廬蕩山願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
 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
 國師發明玄奧乃住廬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
 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任持仍於城下諸禪眾中訪求名行三
 百人同入新寺 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為什麼碧潭無
 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
 佈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誦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
 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
 召入居普門寺 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
 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
 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縑素商
 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
 實主義無實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 時有僧問如何是

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即聞梨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塲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應寺過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壯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詔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眾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眾曰欲識曹谿百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个不用別追攀

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坐自會即得古

人意旨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坐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朗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應舊寺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寂天台山般若寺友瞻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眾盈五百僧問鼓聲才動大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雷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眾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个什麼師乃禮拜任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為上坐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温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依瑞慶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任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任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

僧問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曰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

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 師一日坐妙善臺受大眾小參
有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
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
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
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 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
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
法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
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菴璉禪師 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
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
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承禪師 初開堂升坐時有極樂和尚問曰大
眾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
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
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
隔於象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 問靈山會迦葉親
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 問如何是文
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坐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
辯才冠眾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為傑出 僧問險惡道

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
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干氏少投明州雪
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
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眾傾
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
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
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

是無盡燈師曰謝閣梨照燭 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
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 僧問一年去一年來
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
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
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
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
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師說偈付
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
門人與本寺瑜閣梨輒啟棺觀師右脇吉祥而卧四眾哀慟
師乃再起升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
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
命住上寺 初開堂眾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
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
云猶如夢事寐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
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

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个个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个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 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 異日上堂謂眾曰龍華遮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 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 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念 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擗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派行見乎別錄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清寺得法於天台詔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籬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籬不礙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答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頌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真實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頌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納三明明自已頌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天作麼

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適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勿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眾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 師示眾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眾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眾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 師示眾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坐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修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遮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遮个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个甚人彼此出浴勞倦不妨且退 師有

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語是參學未必學揀語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捨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个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个甚人參个什麼說到遮裏須自有个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个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

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
 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個什麼莫道別
 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遮个言語不妨
 狐疑不妨驚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遮个言語南泉遷化
 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
 南泉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
 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
 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
 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
 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其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甚處西家作馬甚處甚
 處如是諸家會也揔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其處去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遮个答
 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
 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
 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
 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打睡歸下處
 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
 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
 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

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昏唱禮了僧堂前唱參僧堂前
 唱參了主事處唱參主事處唱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
 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唱珍重僧堂前唱珍重
 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
 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
 為且作麼生說个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个那加常
 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
 重 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
 且道唯憑个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
 萬足無事莫立 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
 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
 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
 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如是等時是個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
 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个入底門戶且問你
 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
 身觸一切受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
 之物為復唯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
 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
 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
 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
 舉著你等見遮个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
 會去幸在其中莫令歇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師
 忽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畫稟命
 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
 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如畫答云也只是如畫師云你問我畫乃問騎
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
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
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
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 詔藏祕閣如畫特 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 師上堂曰如為一人眾
多亦然珍重 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 問圓音普
震三等齊聞竺王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
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
幾招晒笑師曰禮拜退後 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
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于光王寺環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
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
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
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煥然無滯後聞國城
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
懿王所遺納衣授之表信物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
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改請師
賜寶雲寺額請師
居之學者臻萃 師上堂曰諸上坐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
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月上坐今日上坐莫道舉亦了說
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來醫
三日前有寶樹浴地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
曠時集眾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

絲髮日用者如何師曰不知 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蟆
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
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
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
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
此施為全真智用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
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
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 問師登寶坐大眾咸臻請師
舉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坐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
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
自靈隱發明眾請出世 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
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坐參請無事久立 僧問羅
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
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
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眾人笑汝曰如何
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
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
曰汝却靈利 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
靈鷲巖前月輪皎皎
衢州濠寧可先禪師 僧問如何是濠寧家風師曰謝指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

便師曰適來豈不是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
著曰莫即便具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 初開堂升坐有二僧一時禮
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坐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釋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
師出家遂受心印 師上堂曰巍巍實相高塞虛空金剛之
體無有破壞大眾還見不見若言見也實相之體本非青黃
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
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高塞虛空為什麼不見 僧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怎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
認 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保地曰怎麼即不密也師曰
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
闍梨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 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橋
陳如上坐為諸上坐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
歸堂參取 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教上坐參
取聖僧聖僧還道个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 問如何是
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
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師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
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偏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王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怎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
院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 問荆棘林中無出路
請師方便為金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
言語 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
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
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括古代別等集盛行
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月申時令聲鐘
集眾維那白云眾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
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
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
麼處見為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遮裏若見便可
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眾付契環開
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眾才散師歸
西掖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 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
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洋爛左裏無風浪起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
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
於撫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
山之余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承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
徒眾三請師開法住持 初上堂未升坐謂眾曰天人得道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王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怎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
院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 問荆棘林中無出路
請師方便為金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
言語 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
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
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括古代別等集盛行
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月申時令聲鐘
集眾維那白云眾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
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
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
麼處見為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遮裏若見便可
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眾付契環開
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眾才散師歸
西掖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 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
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洋爛左裏無風浪起 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
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
於撫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
山之余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承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
徒眾三請師開法住持 初上堂未升坐謂眾曰天人得道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王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怎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
院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 問荆棘林中無出路
請師方便為金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
言語 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
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
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括古代別等集盛行
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月申時令聲鐘
集眾維那白云眾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
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
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
麼處見為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二處見遮裏若見便可
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眾付契環開
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眾才散師歸
西掖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此為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為重敷方乃升坐 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 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坐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為上坐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坐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坐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坐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个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 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 僧舉南泉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餅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餘眾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眾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世住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

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

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世住 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

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

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 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

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 師有頌示眾曰

雲蓋鎖口說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僧問

如何是雲蓋鎖口說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

柱拍手師曰一餅淨水一盞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眾師常節段食隨眾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任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真要 有百法坐主問令公

請命四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音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為什

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眾就本院創別室

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顛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括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操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感眾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

備錄

董

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遜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自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請解句與夫禪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眾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及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爇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閻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

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鐘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教陸倕製銘於家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教謚妙覺大師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翁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先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渡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鑪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

備錄

董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白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眾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恐懷故遣弟子傳晔告白晔投大樂今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晔燒手御路昌

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謂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為眾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為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遠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究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欬然枯悴陳大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為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

勿棺斂但聖賢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淳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大補釋迦及傳普敬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跏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實之仍以靈骨塑其像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聞禪師始因昔手探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冥繫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甚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亦不具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今百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

光晃晃尋常目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大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眾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顛即諮受法華行三十七日得悟顛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具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為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眾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眾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邪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炙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顛荆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鄰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况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

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縮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鳥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今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眾隱天台山佛龍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曩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微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捷稚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

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眾費及隨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為帝立法名號持帝乃號師為智者師常謂法華為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眾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眾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為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靜故以為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復具足凡七種具足三複三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復之一也 法譬為復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揔判為五時八教五時

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何合時
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
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眾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
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通
通無別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也該三世如來
所演聲彈其致廣如正三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
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慎示三止三觀一觀心
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
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
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切中無假無空
而不中空假亦不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
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得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
大師以心傳心三摩鉢底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
大師以心傳心三摩鉢底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
備此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
備此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
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
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眾生下至蟻蝨同稟妙性
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即名相者不信
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
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信論云以有忘想心故
信論云以有忘想心故
證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聞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
證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聞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
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四相似即佛
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四相似即佛
自稱得六根清淨如如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列位乃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去思
自稱得六根清淨如如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列位乃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去思
名位名位經唯識論三十一後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
名位經唯識論三十一後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
心開發得真如用位增勝故心開發得真如用位增勝故發圓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
心開發得真如用位增勝故發圓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
轉勝至等覺位轉勝至等覺位如四十一心盡通皆真因分位雖殊六究竟即
轉勝至等覺位如四十一心盡通皆真因分位雖殊六究竟即

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地契諸覺行本
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攝攝攝圓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
行第法報化三身為正三躡無遺獨對道終性般若十種大
通具法報化三身為正三躡無遺獨對道終性般若十種大
德一身一智三寶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身居之
相攝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土鈎地善產而居自三方便
有餘四淨穢同居攝三應化土也地前其實則非身非土無
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
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檀也
師之法攝施有攝隨得益云門人灌頂曰記萬言而
編結之極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止觀
六觀經等及四教禪觀凡四餘輪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
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
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
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
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阜憤錄承從一老僧謂師曰
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師與師造寺
成帝遣司馬王弘為國清言說不見開皇十八師二十一日到
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
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
領眾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味品弟子即法辨思
大禪師昔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跌坐而逝壽六
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幸准
海遣使送弟子智瑛及題寺頌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
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刺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
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
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
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

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

祇苑伽沙劫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

事但以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

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開手執楊枝棍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

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

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墟地

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

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

大師至葦葦深加禮異命任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

與度慧嚴慧岸木三人師書詩頌普光二年三月三日大

師示波剎令就薦福寺淨身起塔忽覺氣滿帝祝送師歸

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

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號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

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

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土風境了如

所見裝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

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

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

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

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

內時有扶風僧蒙頌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

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頌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

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爽制贈司

徒號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定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

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

松門眾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

麈尾日語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

日寒山問古鑪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

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

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其是

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弥

云州代豐干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間丘公趙州沙弥

丘將議巾車勿車頭疾驟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

謁使君問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問

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

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麈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

問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

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閒無人

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間立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

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春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

厨尋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

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

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廓

下徐行或時叫喚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

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

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

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

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間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鐘語笑間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咄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間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間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我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間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間見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燭攝受今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

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橋陳如上坐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燭忽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今厨內滌器常曰齋畢澄慮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个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問寒山提臂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所有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時道翹慕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合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骸

切股切鼻感顛腦腹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醃醃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釘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登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个人曰來也來也師云緣和尚師曰汝不是遮个人曰如何是遮个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凡非聖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
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禪宗錄云
台州大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假船無對
天台宗傳代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竺僧代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
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禪師代

僧門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大章如庵代
江南國主問老宿于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
麼處放歸宗錄代

南泉和尚遷化陸巨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
夫曰院主道得且即哭無對歸宗錄代
江南相馬廷已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

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久少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別云誰是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

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
有遮个也無僧無對師自代

僧問仰山響弓滿月齧鐵意如何仰山曰齧鐵僧擬開口仰
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
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德山云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坐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
得到來歸宗錄代

有僧入真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
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為什麼
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

劉禹瑞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
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
適來道什麼歸宗錄代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
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暮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
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怎麼好下岸稻得怎麼法曰下岸
稻搥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
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蓋子三

个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與茶三人無對又不取傾
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蓋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眼
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代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法念僧作麼生
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
真友不待請基法師代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
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法眼代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
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
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

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離文殊不離此定但起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妙云每日拈香擇

火不知真个道場者語選有規也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為只恁

麼便迴來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

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監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為主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

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

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彼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答云

不會洞山自代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

僧並不顧師亦打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

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美大覺

閩王途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

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

舉坐至是能法坐是所作麼生論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

見吾與真茶兩碗且道玄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法眼代云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才

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

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

不肯今日似云和尚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鄆教化以何為眼九峯曰日月

不曾亂法別云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

得東禪齊云界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開眼度會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

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聞一僧他道無手成人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

山曰拽出遮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

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遮僧若不肯鼓山有何伊罰

有庵主見僧來取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

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个什麼歸宗柔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

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

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

他即得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眼代

鷄子赴鷄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

影中常安常樂鷄子見佛為什麼却顛法眼代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

六六〇

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
僧問老宿竟今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云是覺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挽沙與上坐又
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燈代云此

廣南有僧任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
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

麼不起法燈代云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燈代云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坐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林麼圓通曰喚

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林法燈代云此云導宿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

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法燈代云此云導宿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

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

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個什麼不塞

你耳聞個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法燈代云此云導宿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燈代云此

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有金鎖難法燈代云此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

師麼法燈代云此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

那裏法燈代云此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

如明皇法燈代云此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

寢語住也未僧無對法燈代云此

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法燈代云此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法燈代云此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八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拄頭頭知拄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

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

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

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眾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滅然常說無有閒歇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眾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聖人說曰某甲龍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眾生畢竟得聞否師曰眾生若聞即非眾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眾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為師曰無情尚尔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

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瞞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

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尔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眾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躑躅佛身豈無罪邪師曰

眾生全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佛身無量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礙而說無礙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

既是空寧有礙礙曰眾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

生應時解脫今既不尔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獸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乎冥誦須隨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問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

傳燈錄卷二

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趣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尔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安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豪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為能度眾生若也無心阿誰度眾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

傳燈錄卷二

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懂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為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

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現劫沙劫生死重罪得見現劫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現劫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豪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為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眾曰夫學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奉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眾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 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

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真見 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却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

生為正若常生清淨心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任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

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之心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即真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眾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入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

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

須防禦莫教掉頭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深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怎麼菩提涅槃攝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彼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者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怎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開漢城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

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闍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怎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若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自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

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當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噴時無喜喜時無噴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眾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眾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

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揔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揔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眾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什麼處聚眾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即曰老僧目亦不會講華嚴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鬱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具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用坐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速劫悟人頓見維摩坐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墮墮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誘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為解說施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師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誘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眾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為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鶯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繞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諱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閣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閣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坐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

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坐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眾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慶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今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非淨非名只示眾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

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
 不見日不是無日 講青龍疏坐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
 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為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
 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
 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講華嚴坐主問禪
 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
 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
 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
 如今便死應作佛去 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
 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
 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
 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
 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僧問未審一切
 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
 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
 後夫名相關鑣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
 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
 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皆却般若波羅密
 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
 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
 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
 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己悟人般若
 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辨
 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
 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 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
 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刹那萬里往返無蹤火

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
 凡夫隨宜為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
 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
 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
 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
 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
 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
 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
 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
 佛去師曰不用捨眾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經云心佛及眾生
 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
 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
 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
 間而求解脫 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
 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
 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
 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
 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
 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 人問有人乘船
 船底刺殺螺蛳為是人受罪為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
 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
 非眾生受苦處
 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
 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
 者語默揔真會道者行住坐卧是道為迷自性萬感茲生又

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象義文殊於無住
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
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
說時疑何處不及 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
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
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
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
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
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
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
極百川眾派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
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摠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
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
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
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曰心名大幻
師身為大幻城名相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
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
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
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
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
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
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邪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
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
文眾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
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
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 有法師問念佛

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
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
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
所在之處皆為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
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
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
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
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
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
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 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
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
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吞曰弟子
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
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眾生入地獄佛性入否
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眾生入地獄佛性
亦如是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
賊用是賊性作眾生用是眾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
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
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即依此心
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
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
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
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為大
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
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為大經卷心為大義王若不了了

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為說師曰九類眾生一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外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欸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眾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為眾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為度眾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為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派洞明三藏生肇融徹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徹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何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

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甚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渡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為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摠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豪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煉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凡弟只

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眾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勝渡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願視大眾

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揔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檐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求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乘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

怎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怎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相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怎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怎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揔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

若認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弥勒出世還被他縛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真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點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

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遮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點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怎麼修怎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

傳燈錄天

當東行西行摠不思量是否師曰怎麼時誰道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列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坐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怎麼尋逐不住怎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讚歡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况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

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怎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怎麼尋逐誰與你為境曰既無為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遮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為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為修行師曰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怎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遮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虚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通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傳燈錄天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

專欲與物佛法在什麼處遮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果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

歷生會

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

傳燈錄三十八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眾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除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過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聞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為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為極則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頂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繫驢馬柵何以如斯蓋為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為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豪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

傳燈錄三十八

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高家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今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觀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

醫癘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
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何惜時
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
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
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
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上坐不用低頭
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
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
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為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為不丈夫男
子儂儂便無些子威光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
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
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為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

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為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
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
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
莫錯會若是遮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
佛為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
莫將為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
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
空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不是
今日老師始解怎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秘密不思
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既若如
此更籍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怪僧問從
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

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離珠
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離珠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
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
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怎麼即便自無瘡也
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何為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
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怎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
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
諸人朝晡怎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感亂身心不
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
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揔是
聲色名字若是佛法揔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雜
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
色以何為名三界如是崢嶸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

難為去只為諸人自生顛倒以為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
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
閑人話到遮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
諸處元無口似紡車揔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瘡皆由
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槌背便作
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筭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
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
裏作則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
無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
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坐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
來作什麼更有上坐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
得諸上坐且道遮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坐實

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錘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坐出來道彼二人揔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坐揔似怎麼行脚揔似怎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脣脣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揔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坐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肯襟仍爲他人注解將爲自己眼目上坐揔似遮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坐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怎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坐取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才見人怎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怎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

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使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使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其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 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怎麼師曰如何得怎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揔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怎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怎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怎麼會取僧問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坐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坐若會得即是真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真實他古人亦向上坐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較處上坐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成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事怎麼注解與上坐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坐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妄身臨鏡照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
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
相踈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
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更夢時夢中造作覺時
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
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眾生異佛
迢迢與佛常踈佛與眾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
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
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
病得汗無智者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
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名由尔情作無情即本

真如若欲存情負佛將綱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狂
用功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个
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
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為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
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
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
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
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
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
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
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不勞

妄心卜度眾生身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
惱自然消落

可笑眾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整求餅不解返本觀
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
愛惡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胃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
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
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水劫沈淪
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荆
棘荒草但執黃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
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
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

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
數黑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
由可得辭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
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個不相識眾生迷倒羈絆往來
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
本無有階梯堪嘆凡夫偃偻八十不能跛蹄徒勞一生虛過
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
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
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
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學如意
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見外求

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匙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
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
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
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
虛空始出塵

愚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
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
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
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
路上無生路

傳燈錄二十九

四

董

日昧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莫起功夫求的
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止運用不離聲色中魔劫
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歇負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
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思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
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著尚不殮誰能更飲無明
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
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
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
喚作波羅密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豪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

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室闕廓然無事頓清閑他家
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使用沒文
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
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揔無境上施為憚大
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避
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頭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
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
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淨

傳燈錄二十九

五

董

沈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事不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
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為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
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導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
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
略無些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眾生不二

眾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
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
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憍然自
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為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眾生一種眾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默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嬉怒性空饒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太平四海阿誰

傳燈錄二十九

六

董

厚薄無為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為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眾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

禪觀只為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道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為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身聲聞無不迴律法性本無瑕翳眾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關爭剛強心裏蛇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傳燈錄二十九

七

董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南座北座相爭四眾為言為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婆塞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婆塞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眾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為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碍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昔樂今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為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為色悟即以色為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忿忿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吼

頌一首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頻呻眾邪怖機警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鑲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言妙情難措棄个眼還瞞取个耳還瞞一鉢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頌一十九首

香嚴龍燈大師智閑

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

即遲無計校忘覺知濁流載今古偽一刹那通變異差我山石火氣內裏發焚薪煎煎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骸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偽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語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歸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所勤抱得旃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迹密密護持動容揚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闕無那被封疆人生須特達起坐覺馨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向無復安卧失却弓箭却射塚若人要知道先去釣維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快道

與臨滯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我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煩籠

顯言

思遠神儀興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驚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荅鄭郎中問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
宗呵起駭蟒奮迅成龍

又

語裏埋筋骨音聲淡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趁乘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
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廣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咳咳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思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書人問香
嚴旨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語呼召妙絕名
邈巍巍道流無可披剝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父孃向下無男女獨自一个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
此言人人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啐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頌一首

洞山和尚良价

無心合道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个中意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識
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暮歸若人心
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
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道向此

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闖使龍舟雖然舊閣於空地一度
贏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是道空士一乍
相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真不假居雲外得後
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
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無念
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
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得千經論一句
臨幾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真宗爭如佛是無疑士端坐
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無妄想妄除
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
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
無心道亦休

眉間豪相駭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
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為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
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
關舌無言切要辭會我最後向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更那頓許吸吸音風起引空雲迷子爭頭湊設使
總不是蝦蟆天張口開口不開口終是犯靈更欲識个中意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從
來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燈真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情

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道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
或閑園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為先澄慮身心漸坦然督爾有緣隨濁界當須
莫續是天年修持只話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
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挂珠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
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
何闕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為唇齒若以斯陳埋
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月中月於此不明
翻為刺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
特當陽顯赫佛及眾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

面門覆蓋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
還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覺妙
元明體全成無漏一真精明覺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
明明妙二覺宗體覺體覺性覺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
中無佛與眾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
地如來藏亦無覺照及無生非生非滅真如海湛然常住名
無名太虛未覺生霞點豈聞微塵有漏聲空漚匪離於覺海
動寂元是一真明覺明體爾含靈靈覺明逐欲致虧盈差之
不返名無覺會之復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覺生正覺還依
合覺明由地二種成差互遂今渾作賴邪名具含深淨雙歧
路覺明含處異途萌性起無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

起轉覺翻生所遂今有漏墮迷盲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
本漸次生七識轉處蒙圓鏡五六生時蔽覺明觸受有取相
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業識茫茫沒苦海徇流浩浩逐飄零
大聖慈悲興救濟一聲用處出三聲智身由從法身起行身
還約智身生智行二身融無二還歸一體本來平萬有齊含
真海印一心普現愆圓明湛光皎皎何依止空性蕩蕩無所
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淨
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具同水月應緣如響化羣情衆生性
地元無涿只緣淨妄翳真精不了五陰如空聚豈知四大若
乾城我慢癡山高屹屹無明欲海杳溟溟每逐旃陀橋誑友
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轉識翻為幻自心幻境自心驚了此
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太虛忽覺淨雲散始覺虛
空本自清今古湛然常皎瑩不得古今凡聖名

入道淺深頌五首

鄧州臨谿豁脫和尚

露柱聲聲喚胡絲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胡絲繩子斷上士笑呵呵中流若為見
胡絲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第代稱揚許我今問汝徒誰作將來主

頌十四首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
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礙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
物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

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瞻須菩提

須菩提貌古奇說空法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信得及復何
之倚筇杖視東西

街鼓鳴

鼓髮髮運大功滿朝人道路通道何所至達者莫言登
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南華不學僊却來乾竺寺披衣效坐禪禪若效
坐得非想亦何偏經劫守開死為報參禪者須悟道中玄如何
道中玄真規自宛然

金剛經為人輕賤章證云持經者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
則鳥迹虛空有無彌忒證云持經者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色裏勿摩尼摩尼與眾色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忽有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軌日煖月涼海深山
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開欲免心中開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个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順時節情有無皆合悅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教誰法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岱嶽碧潭水澄澄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眾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眾生實無度者

詩八首

同安禪師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為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喻紅鑪燭裏蓮莫以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為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問縱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邊諸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善提煩惱等空平誰言下野無人鑿我道驥珠到處晶萬法浪時全體現三乘分處假安名丈夫皆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時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盡執後非空有眾皆緣龍宮滿藏誓方義鶴樹終談理未玄真淨界中才一念闍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咸須歸本鄉雲水隔時君莫住雪山深處我非忙尋思去日顏如玉嗟歎迴來驥似霜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徑雪深覆一帶
峯巒雲更遮宿主默時純是妄君臣道合正中邪還鄉曲調
如何物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了期權桂坊衣云是佛却裝
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滂漉始應知

正位前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鷲立雲非同色明月
蒼蘆華不似他了了時無所了玄玄玄處亦須呵躬動為唱
玄中曲空裏塔光撮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
合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
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引三乘淨名倒岳雷聲吼鷲子
孤潭月影澄鄆市賣魚忘進趣巖林飼虎望超升雖知同體
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罣礙便應
博瓦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
親指的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便是道虧他

居士自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路仍忘稚子名儻若不疑
言會盡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變長
天外尚嫌低頓乾四海紅塵起能竭三塗累業迷如此萬般
皆屬壞更須前進問曹谿

自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慵問佛折臂
誰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火蒼生早晚休自蘊本來
靈覺性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劍猶王意似鏡
當臺待鏡觀眩眼參差千里莽低頭思慮萬重灘各於此道
爭深見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鳥如兔兩光明寧關晝夜精勤得非
是貪嗔懈怠生菩薩尚猶難說到聲聞焉敢擬論評然無
地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說然會了奈渠何非干世事成無事祖教
心魔是佛魔負子喻中明此理獻珠偈裏顯張羅空門有
路平兼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糾眸
拊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鞞響弓作者語此理若
無師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詩三首

因覽寶林傳

僧潤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
人心到佛心迦葉最初傳去盛慧能末後得來深覽期頓
悟超凡眾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句
長吟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
方爲了休執他經扣祖關

贈禪客

了妄歸真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
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
心心地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

三十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銘記箴歌

傅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琳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傳燈錄三十

南嶽懶瓚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巖和尚勸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心王銘

傅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尔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佛莫深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豪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遠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任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

含萬象不見精靈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任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自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夫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若有若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一但能如是是處不畢信心不二不

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帶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明用功縱橫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眾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真皆正雙低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

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
 明亮萬象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
 為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
 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
 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任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
 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
 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
 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夫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為本無
 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
 何用棄謂有魔與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
 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
 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
 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
 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
 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置內心
 虛真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
 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寃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
 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
 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具空不空三
 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未沙界合容一切莫顯安心無處
 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任皆
 平慧自寂寂定光明照無相苑朗坦槃城諸緣忘異詮神
 定質不起法坐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遊真寶無為無得依
 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
 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活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滅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
 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
 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
 謂何傷其苦做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
 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爾爾七竅閉爾六
 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
 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蔽捨棄厚
 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
 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惜曹誇拙羨巧其德不引名
 厚行薄其高遠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
 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既斲時悲衰長
 久畏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獸生患老隨思隨
 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
 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
 日慙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荷胎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辯子曇

法師者西域南天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
 踈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
 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
 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
 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
 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
 真道今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
 安心之法今無錯謬如是安心者靜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
 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

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疑住辭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邪一報究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究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派浪諸有多起究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今忍受都無冤許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究進道故說言報究行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無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憊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王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無念非想

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引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不見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真如性淨慧照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空寂即無相寂即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大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屈此為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三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

傳燈錄三

七

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孤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牙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注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前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此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寤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眾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離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具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任無著莫

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眾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因體本寂寂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真光迴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沈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為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乍

同死漢隨宜合開摩尊鮮觀

同死漢隨宜合開摩尊鮮觀

一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掉舉或利及博任等宜易觀公派劍閣無帶木鵝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咎日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羸羸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跛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鄩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故知歷代祖唯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禪箴

證道歌

永嘉聖具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開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吞具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万行體，中圓甚多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若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未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許任情微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猿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具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訛誘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林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迴生幾迴，死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真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岑幽邃

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聞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前還墜，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起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銀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落滂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字金剛，然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合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

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方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今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許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沈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不是差之豪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跡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籌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踏踏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裏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惜懂頑皮韌指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方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贖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今月可執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漫進途誰見螻蛄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

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誑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飧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揔知且作伴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噉立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納脚著爛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真箇箇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揀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豪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暮夜月為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
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
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合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
乘菩薩信無疑中下間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
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其上堅牢以為最青松下明窓內
玉殿朱樓未為對納帳幔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
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廊達靈根非
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
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交君長不昧欲識庵中
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峯無伴侶獨唱
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
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莫妨礙汝
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慙有時癡非我途中
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選
是元本山僧更若為採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勿限倚自古
長披一納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偽打鼓樂神施
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措改結
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闔慈悲恩
愛落牽纏棒打交伊破恩愛報平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
為改

一鉢歌

遇刺刺開眼聒揔是悠悠造抹捷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
生頭拚拚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
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

大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拚趁時結累學擺撥也
學柔和也應癡癡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
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
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窠窠月初上此時影空含万
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
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万代金
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成盡眾生不
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
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
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為分強為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
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是除
真妄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
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

塵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塵塵也無細上方香積
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
生何用覓無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
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
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默橫無
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
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
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冥冥無可把苦時
樂樂時苦只遮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
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
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
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
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

亦無凡亦無聖万行揔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
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咄本來無姓亦無名
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廊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
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
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旧禪眠
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
邊動北邊若覓法難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
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
走出若覓修八万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
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節羅漸入麤中細只遮塵中細也
無即是圓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
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
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
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
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
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
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内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
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
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
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漚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任一條百納餅孟便是生涯調
度為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
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

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
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
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
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
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
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打破盡併歸去

古鏡歌三首

法燈禪師 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一纖毫湛湛
冷光疑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媧母臨粧不稱情潘生迴首頻
嘉歎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只遮是轉沈醉演若
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淚流向予
聲哀哀啞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
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傳燈錄三十

十七

章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看不見時即此
為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
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
直至如今成錯悞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
顧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皎偏照河沙到處安名題字除儂更有誰
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真火裏
蓮華蓮華千朵乃不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穿
膝蘆牙不信鏡中看取羊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古鏡盡道
本來清淨只看清淨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
有纖毫俱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毗

亦知圓通少剩

編參三昧歌

潭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呵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觀諸。方垂帶直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鳴。下露幽竒縱去奪，來看殊特趙州關。雪嶺陟築虛，峯前驗虛實。珠證靈由關，方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納子攢眉碧。眼噴黃河倒，逆崑崙。崑崙崑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幡看。先丘廣陵謫，誰繼唱擬續。官商調難，况石人愠色。下鞭搥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垂監，田王祝融峯。攢湘浪，慶滿月澄谿。松韻清雲縱，龍騰好觀矚。

散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

傳燈錄三十一

十八

章

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逐，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吾師權指喻摩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燥眾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首，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滄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

崆洞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聞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古。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無生滅，遷變唯有摩訶般若。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謂復謂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方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吟二首

香嚴和尚智開

傳燈錄三十一

十九

章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咬，啞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語，暗瑤切快磨古錘。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牙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巍巍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晚去形骸甚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迹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迴玲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

思唯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
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悛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
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
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做勸時
依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
處覓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傳燈錄三十

二十一



跋

右書四庫未收卷首楊億序東吳僧道原冥心禪悅素隱空宗
搜奔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源派錯綜其辭句由七
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人成三十卷詣
闕奉進冀於流布云云而紹興長樂鄭昂跋則謂本住湖州鐵
觀音院僧拱辰所撰將遊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因出示
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拱辰謂
吾意欲明佛祖之道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遂絕不復言然則
著此書者名道原而實拱辰也楊億李維王曙輩奉詔裁定多
所損益具見敘言最初鏤版毀於靖康之亂是尙爲宋代舊刊
合三本而成其一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板心
有刻工無字數凡二十五卷有餘有一卷抄配行款同宋諱避

燈跋

一

玄弘朗殷匡敬警擊驚鏡竟成等字其一行數同每行二十三
至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無刻工僅有殘葉見於卷第十八第
十九中其一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八至三十字板心有刻工
存卷十至十二宋諱避玄弘朗貞偵徵署豎成樹等字此二本
均不避桓構二字及其嫌名然察其刀法筆意實已具南宋風
格不能以其不避諱字而遽疑之也貴池劉氏覆刻元延祐本
其元本所據又有兩宋刻一台州寧海思鑿刊本見紹興四年
劉棻序一廬山穩菴古冊卽湖州道場禪幽菴覆刻之祖本見
延祐三年希涓狀是可想見當時傳刻之盛劉氏謂延祐本與
瞿氏所藏宋本正同然取以對校同者祇卷一之十餘葉其他
各卷雖行數相同而款式絕異劉氏後序謂永樂梵夾本徑山
藏本雍正釋藏本讎校未精脫文譌字所在多有誇元刊爲鴻

寶而是本足以正其訛誤者尤非少數然則所謂一字百緣者
舍是更奚屬耶乙亥季夏海鹽張元濟識於牯嶺山居

燈跋

二